

明季忠義叢刊

嘉定義民別傳

胡山源著



世界書局印行

明季忠義叢刊

胡山源著

嘉定義民別傳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嘉定義民別傳（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編者	胡山源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自序

「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懸在人人的口頭，因此，同是抵抗滿清，而且江陰抵抗的規模比了嘉定的大，嘉定的聲名却超出了江陰。不過無論規模大小，嘉定一縣是作着單獨抵抗的，而其抵抗的力量，也是發之於民衆的，所以我寫了「江陰義民別傳」之後，就要緊來寫這本「嘉定義民別傳」。規模的大小，一毫影響不到價值的大小。至於這種抵抗的價值，則我已經在「江陰義民別傳」的「自序并題」和「後序」中說過了，此處不再贅。

不過嘉定的抵抗，日期只有十二天，死傷的人數只有二萬餘，遠不及江陰的八十餘天和十幾萬人，確是事實，到底爲了什麼原故呢？

江陰重於城而輕於鄉，嘉定則重於鄉而輕於城。江陰守城的戰事，固然轟轟烈烈，有聲有色，而守鄉的戰事，則不過東鱗西爪，偶一爲之而已。嘉定則不然，守城幾乎沒有經過什麼激烈的戰事，而羅店、葛隆各鎮，則死拚硬扯，頗足以轟動一時。爲了這樣，江陰的力量是集中的，集中了力量便大，而效力也就宏了。嘉定的力量是分散的，分散了力量便小，而效力也就微了。

造成這種原因的，則另外有着三點：一、江陰有智勇兼全，足以號召的領袖，而嘉定則僅有若干僅知氣節的書生。二、江陰人的個性，也許要比嘉定人堅強些。（嘉定城未破時，人們便已準備「買命錢」，既破後，大呼「都爺饒命」，江陰人則城破後還巷戰三天）

此外，江陰的漢奸少，嘉定的漢奸多。並且江陰人對於漢奸，見一個殺一個，既絕了內應，也少了搖惑人心者，而嘉定則認賊作父，開門揖盜的漢奸，居然還可以耀武揚威，搖唇鼓舌。三、那時江陰城內的糧餉器械，似乎也比嘉定城內充足些。

有了這三個原因，所以會有那樣不同的結果。

不過嘉定將力量分散在鄉間的抗戰方式，也有着牠的特長，所以嘉定城破後，崑崙外岡等處，還可以與清軍以重大的擾亂與威脅，不像江陰城一破，全境便告平定。

畢竟人類是會進步的，現在我們的抗戰，已經能集二者之長，而去二者之短了。那就是說，城也要守，鄉也要保；力量應集中時集中，應分散時分散，而且處處都有一定的計劃，為全盤計劃的一環。所以我們可以預言，將來的結果，決不會如從前，各個被擊破，逐漸被消滅，而一定會在最後五分鐘，出以致命的打擊！

本書和前書「江陰義民別傳」，在意義上的比較是如此，在文字技術上的比較，則我願意讀者自己會注意，究竟有什麼優劣。兩書都在我百忙中寫成，而寫時都用着我的全力的，寫的方法，也正相同，仍請讀

者批評。

羅店現在屬寶山，但在那時則確屬嘉定，因此我在這書中寫到羅店的義民並沒有自亂我的體例，附帶在此聲明一下。

二十七年十一月

嘉定義民別傳目錄

許龍	第一個攻打清兵的鄉兵領袖	一
黃淵耀	與兄黃淳耀同殉的首義者	九
蔣大忠	屍跡不磨的俠少年	一八
朱六	水擒清將的豆腐店夥	二七
徐文蔚	西門鎮鄉兵的首領	三六
梁成	拉漢奸一同溺死的善士	四六
唐景耀	嚴拒漢奸的老秀才	五七
老張	勇力過人的鄉農	六七
賣餅老兒	隱姓埋名的自願犧牲者	七九
嚴愛棠	大破蟹螯陣的智士	八五
性如	主張爲國抗敵的老和尚	九九
朱元亮	毀家紓難的薪炭店主	一一〇
郭元	痛罵漢奸的水果小販	一二〇

- 諸大可——死守三官堂橋的活佛……………一三〇
- 張錫眉——死守南門的廉潔舉人……………一三七
- 彭飛龍——計殲強敵的烈丈夫……………一四五
- 楊克武——襲擊清兵的跛老人……………一五二
- 鄭阿土——寧死不肯薙髮的鄉農……………一六三
- 明道人——擅長書畫的遺民……………一七一

附錄

- 嘉定縣乙酉紀事（明朱子素）……………一八三
- 嘉定屠城紀略（明朱子素）……………二〇三
- 侯嗣曾建義於嘉定（明古藏室史臣 弘光實錄鈔）……………二二二
- 嘉定之屠（清吳偉業 鹿樵紀聞）……………二二四
- 侯嗣曾黃淳權同守嘉定城（清計六奇 明季南略）……………二二九
- 忠節（清程其珏 嘉定縣志）……………二三一
- 明季嘉定忠義遺事（胡山源編）……………二四三

許龍

清將李成棟經過嘉定往吳淞的時候，沒有在嘉定耽擱多少日子。不過他的裨將梁得勝却還留在嘉定的東關外，不能走。因為天旱水淺，步兵騎兵雖則不成問題，而一百多條船，却就開不動了，梁得勝不能不帶了三百個兵，在這裏守着。

他們在這裏，和嘉定人似乎很融洽。有些很乖巧的嘉定人，甚至和他們狎玩着，或者摸摸他們的背，或者嘲笑嘲笑他們，就像老朋友一般，他們也不以為意。清朝新授的知縣張維熙，想差人戽水到東關外去，以便他們的船能夠開走，梁得勝更是高興，準備就此浩浩蕩蕩，開往吳淞去。

不料這天嘉定城內外，忽然發生了種種謠言。第一個謠言說，薙髮令已行到嘉定了，那一個不肯薙髮的，就要殺頭，因此大家很是恐慌。其他幾個謠言，則說什麼地方已經起事了，將清兵殺死了許多，原來的嘉定總兵吳志葵，就要領兵到嘉定了，來剿滅東關外的清兵，因此大家很是興奮。不過無論恐慌或興奮，大家對於東關外的清兵，的確從此懷着敵視的態度，幾天來的交歡，在片刻之內，就此消滅無餘了。

到了晚上，城門不閉，在等待着吳志葵的兵。各地的鄉兵，都陸續上城來，人數很多，其中有着王家宅的

鄉兵，他們的首領是全縣聞名的許龍。

許龍是一個武秀才，家裏很有錢。去年四五月裏，自從北京城破，崇禎自盡的消息傳到嘉定後，嘉定正和別地一樣，失却了平常的秩序，擾亂得不堪。而擾亂得使許龍奮然而起，立下他的威名的，就是全縣大戶人家的奴僕，起了叛變。

那些奴僕說，現在皇帝已是沒有了，官府也沒有了，自然主人也沒有了。所以有些比較溫和的，就向主人索取賣身文契，恢復自由，不再聽從主人們使喚，有些比較激烈的，簡直反奴爲主，將他們原來的主人威嚇着，虐待着，甚至殺死他們。

許龍看了這種情形，大是憤怒。固然他家裏也有好些奴僕，不容他們胡作妄爲，自由行動，而他一看見在別地的無法無天，簡直叫他氣破了膽。他說，「皇帝是沒有了，我們還該聽從他所派下來的官府；官府沒有了，我們還該聽從代他們維持着秩序的大人先生，這樣，才可以見出我們大明百姓的義氣，並且也就容易設法中興大明了。怎樣可以一看見國家有了患難，就自私自利，乘機搗亂呢！這不但爲我們的敵人所笑，並且還給他們造成消滅我們的很好的機會，這那裏可以容忍得下呢！我要處治他們！」

他說得到做得到。因爲他很有氣力，誰不聽他的話，而又勸說不從的，他就要動武。一動武，別人沒有不被他屈伏的。又因爲他有錢，凡是應該用錢或可以用錢的地方，他都肯慷慨解囊，大量地化出去。他因此在

地方上博得了「小孟嘗」的聲名。更因為他待底下人有恩，並不是一味的兇暴，所以他的奴僕，非但不叛他，反而肯赴湯蹈火，聽從他的任何使喚。爲了這種種原故，他果然將全縣的叛奴，處治得服服貼貼。

他先爲相近的大戶人家打抱不平，按事實的輕重，爲他們解決主奴的鬭爭，奴僕是溫和的，他就用溫和的手段，奴僕是激烈的，他也就用激烈的手段。對於幾個最頑梗，最會擾亂社會的，他老實不客氣，就將他們殺死了。他告訴人說，「我代替官府來懲治他們，官府也一定贊成的。我總不願意在敵人還沒有到來之前，我們就先亂起來，準備做順民。」

他又對他的奴僕說，「你們是我的奴僕，你們幫我做事，保我的家，你們是對的。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我是大明的奴僕，我幫大明做事，保大明的天下，這樣我才對。因此你們爲我們所管，我爲大明所管，我們都是差不多的身份，不過各人的職位不同罷了。大家是爲了大明。」他的奴僕很能夠了解他的意思，所以始終沒有一個對他發生糾紛過。

他將相近各處的奴僕處治好了，縣中其他各處的奴僕，自然也受到了影響，再不敢蠢然思動了。假使果然還有不服的，他不聽見便罷，聽見了不論是怎樣的遠，他都要趕將去，貫徹他的主張：維持社會的秩序，就是穩定大明的江山。

沒有多久，全縣的奴僕就沒有一個再敢叛變的，因爲敢叛變的，都給他殺死了。不過他並不就此以爲

滿意。他常嘆息着說，「處治家奴，究竟還容易；處治外賊，却有些艱難了。」他說的外賊就是清兵。

因此他在解決叛奴之後，就竭力準備着，以便解決外賊。他先將自己一家的人，都好好訓練起來，然後再將王家宅的人訓練起來。大半年的工夫，他的訓練，很有成效，王家宅的鄉兵，在各鄉兵中，就成了最完整的隊伍。他等待着機會，來發揮他的氣力，達到他的目的：處治外賊。

他今天一聽見城裏有了那樣的謠言，就領着他的隊伍，向城裏來。同時來的，還有其他各鎮的鄉兵，他看見了很是欣喜，以為前途樂觀，大事就可以成功了。

他到時已經在夜裏了。城內外的人雖然很多，人心雖然都搖搖不定，却還沒有什麼發動。他看見了不禁又有些詫異，以為大家究竟在那裏作些什麼。「有什麼遲疑呢，將那些韃子斬草除根就是！」他看見人就這樣說。

他領着他的隊伍，直衝到了東關外。一看見河裏的兵船，他一聲號令，就有許多火把，擲到船上去。天旱物燥，各船上便立刻烈燄飛騰着。

梁得勝大驚而起，只好丟了船中的東西，和他的兵奔上岸來。

「殺韃子呀！殺韃子呀！」兩岸一片聲地喊着。船上的火，照得兩岸如同白晝。

這一百多條船中，所載的都是極其寶貴的東西。因為李成棟自從投降清朝以來，走過揚州，南京，鎮江

常州各地，簡直將各地的精金美玉，名劍寶刀，劫掠一個乾淨。他正想將這些東西運往吳淞去，以便日後慢慢地享受，所以都載入了這些船中。不料到了此地，到了此刻，遇到了這一陣大火。梁得勝和三百個兵，只顧得自己的性命，那裏還顧得這些東西，只好眼看着牠們化為灰燼。

『救命！救命！』忽然在一條船上發出這樣的慘厲呼聲。大家一看，原來是一個美麗的少婦。『我家在揚州，我是翰林公的女兒，被他們擄來的，各位快來救我！』她在對那些鄉兵喊着說。

『快些跳到水裏去，水很淺！』有人在岸上告訴她。

『我的腳被鎖在船上呢！』她哭了起來。

岸上的人正要想下水去救她，可是一陣火焰，捲到了她的身上，她就此沒有了聲音，火焰過後，也就沒有了她的影蹤。

『救命！救命！』這樣的女人呼聲，也不但只有一條船上發出，差不多條條船上都有得發出。可是每一個喊『救命』的人，都和那一個翰林公的千金一樣，被鎖牢在船中，所以都遭了同樣的命運。

『這些槓子比了吃人的野獸還兇，』許龍眼看着這些景象，只氣得暴跳如雷，於是咬着牙說，『非將他們每一個千刀萬剮不可！』

他把守在一箇碼頭邊，一看見清兵上來，用刀就剝，一時之間，就被他剝倒了好幾個。他的隊伍，也都奮

勇趕殺着，其他各地的鄉兵，則在較遠之處，圍着吶喊，並追殺那些衝出來的清兵。『吳總兵的大隊到了，大家殺上前去呀！』他們還這樣喊着。

『上岡子！』梁得勝究竟是久經戰陣的人，所以雖然受到了意外的襲擊，他並不慌亂，在上岸，審度情勢之後，就發着這個號令。

河的左岸，有着開河時挖起來的河泥，堆得很高，頗像北方的岡子，他就領着他的兵，搶了上去。奔得慢一些，都被鄉兵殺死在地。

『包圍河泥墩！』許龍看見清兵都在紛紛爬上岡子，也就發了這個命令出來。『不要讓他們走漏一個！』

『散開！』梁得勝又在上而發着號令。

『圍攏！』許龍針對着梁得勝的號令，這樣喊着。

『放箭！』

『衝上去！』

岡子上有蘆荻，清兵就將牠們作了掩護；時間又在半夜，火光已經衰退，所以只有清兵看得見鄉兵，鄉兵看不見清兵。此外，清兵自上而下，鄉兵自下而上，彼此的勞逸，也全然不同，而對於清兵有利。因此，鄉兵沒

有一個衝得上去的，大都在沒有近到岡子時，就被清兵射倒，否則衝了上去，找不見清兵，也給清兵冷不防地戳下岡來。鄉兵一再嘗試，不能上岡，上了岡站不住腳，就氣餒了不少，不敢再衝上去。

『大家隨我來！』許龍雷一般地喊着，就有許多鄉兵隨着他再衝上去。

『大家專射那個爲首的！』梁得勝在蘆荻中指揮着。

許龍還離岡子有幾十步遠，箭就如飛蝗一般，向他叢射而來，立刻他的胸口和臂上，中了兩枝，以致跌倒在地。跟他的人，也有幾個被射倒了。他們一看形勢不利，就擡起許龍，往後退走。

『不要退！衝上去！』許龍還在喊着。『他們沒有多少人了，就要完了！』

鄉兵不聽他的話，只擡着他向後退。較遠的鄉兵，就是王家宅以外的鄉兵，一看見許龍跌下去，早就潰散了。吳志葵的兵，當然是空中樓閣，根本就沒有出現。

『衝下去！大家向東走！』梁得勝知道鄉兵已經不濟，就發下了這個最後的號令。

『我就拚了罷！』許龍眼見清兵衝下來，他再也忍耐不住，就拔去了身上的箭，迴過身來迎着清兵。血從他的創口，直噴出來。

可是清兵下了岡，並不找人廝殺，只是奪路而走，而鄉兵又已失了鬪志，不再攔阻他們，所以他們就都衝出了重圍，到了東郊。梁得勝在這裏和他們喘息了一會，才領着他們狼狽地向吳淞奔去。那時他們只剩

了二百來個人。

清兵去盡，天漸漸地亮着，許龍躺在地上不動了。

『要防外賊！』這是許龍最後的遺言。

黃淵耀

嘉定城鄉，自從南都被破，宏光被擄之後，就失却了秩序。總兵官吳志葵，存心不良，一再謊騙嘉定人，以致嘉定人，在不肯薙髮的決心之下，和鎮守吳淞的清將李成棟開了釁。到閏六月中旬，他們已經和李成棟的兵打過兩次仗，都得了相當的勝利。李成棟一心要報仇，嘉定人便也一心準備着，以便對付。

秀才黃淵耀這時本來和他的哥哥前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都在鄉間石岡，聽見了這種情形，覺得嘉定如此混亂下去，固然不是一個了局，而百姓的忠義之氣，不走上適當的道路，也未免可惜。他們倆本來是忠於明朝的，本來在找尋着一個盡忠的機會，就是不自白的死，要幹得有些意義的機會。現在在他們看來，機會已經來到了，所以他們倆就在十七日回到了城裏。

在城裏，還有幾個和他們倆志同道合的秀才，其中有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的兩個兒子，元演和元潔。他們這幾個人一見面，就彼此計議着守城的大事。

隔了一天，城中的百姓，殺死了奸細，又在城中搜尋着其他的奸細，鬧得滿城風雨，惶惶不安。此外，羅店的消息也傳來了，說李成棟的兵已經打破羅店鎮，將羅店人殺了一個乾淨。黃氏兄弟等，覺得這事

非同小可，還要一個更有力量的人從中指揮着，方才可以達到守城的目的。

「現在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黃淳耀說，「沒有一個總其成的主持者，一定要發生亂子的。」

「不錯，」黃淵耀贊同着他哥哥的意見說，「我們只有請侯家伯父進城來主持，各事方才會有條理。」

在大家磋商之下，就叫侯元演立刻寫信請他的父親侯嗣會進城來。當天，侯嗣會就進了城，城內外的鄉兵，都排了隊歡迎着他。侯嗣會的確有着安排一切才能，他當下就派定了各門的守者，以及其他應有的事情。黃淳耀守西門，而幫助他的，就是黃淵耀。

不過這時城裏的情形，實在有些為難，因為兵和餉都缺少，難於有所作為，於是侯黃諸人，就想了一個方法，來鼓勵民衆。他們在城上豎起了一面白旗，寫着：

嘉定恢剿義師，

以為號召，又四下裏散布流言說，「清兵叫百姓薙髮，並沒有好意。誰薙好之後，就要用刀來威嚇着，逼他自殺。他的妻子要被提去當兵，衝鋒打前陣，一定沒有活路。因此，與其聽人宰割，束手而死，還不如大家起來，合力抵抗，倒可以僥倖免禍。」這話果然有效，鄉間的百姓聽見了，怯弱的固然恐慌異常，而強狠的就此自動奮起，組成團體，來抵抗清兵了。

一直到此刻，城裏還在盼望着吳志葵的救兵。可是事實上吳志葵只是敷衍他們，並沒有誠意。那一天，他們又在說起了吳志葵，侯嗣會說：「我想吳總兵總會派兵來罷。」

「我想總是會派來的。」黃淳耀有這個信意。

「我看有些靠不住。」黃淵耀却有些懷疑。

「爲什麼呢？」侯嗣會問黃淵耀。

「因爲我和哥哥曾經同着丹陽來的葛麟，到松江去見過吳志葵。後來葛麟批評吳志葵的話是說，「志葵是個庸奴，只會誇口，不會幹事。他要別人幹好了來坐享其成。照他這樣子，將來必定貽誤國事。」葛麟又勸我哥哥不要相信他，說天下事尙可爲，須要謹慎。」

「是的。」黃淳耀說，「葛麟很有見識，所說的話總有幾分可靠。但是我想吳志葵對我們那樣的慷慨激昂，現在我們一再向他告急，總不至於就此不理我們罷。所以我想，他一定總會派兵來的。」

黃淳耀是個忠厚長者，所以他相信別人未必會怎樣的不可靠。果然，他的相信是實現了，吳志葵派了蔡喬來了。可是吳志葵到底並沒有誠意，因爲蔡喬只帶了三百個老弱殘卒，經不起李成棟的精兵一陣攻擊，就此全軍覆沒了。此後，吳志葵再沒有派兵來過，而李成棟的攻城，却日漸緊逼着。

嘉定的攻守戰，大概經過了十天光景，終於到了最後的階段。

這天，東關外傳入了李成棟的招降榜文，裏面有這樣的話：「開門降，誓不殺一人。」

「我看大勢已去，諸公應該爲十萬生靈打算一下才是呢。」居然有人這樣說。

黃淳耀聽見了這話，一陣傷心，不禁痛哭起來，同時又將面前的桌子推翻了，表示着反對的決心。侯廟會，張錫眉諸人，也都眼淚紛紛，哽咽着說不出話來，只搖着頭以爲不可。

「混帳，誰說這話便是漢奸！」黃淵耀奮然而起，將李成棟的榜文一手搶來，撕得粉碎，丟在地上，用腳踐了幾下。「誰要投降的，請他看這榜文的樣！」

這樣一來，誰也不敢說什麼中途妥洽的話了，一切事情，便仍舊按着死守孤城的方針進行。

在守城的時候，每到夜間，黃淳耀都住在靠近西城的一個寺院裏的，因爲這寺院本來是他平日和朋友的讀書之所，裏面的無等和尚，和他最要好。黃淵耀則住在城牆上。「不論什麼辰光，城要是破了，你就立刻通知我。」這是黃淳耀對黃淵耀說的話。

黃淵耀本來是一個面目清秀的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的，可是現在却完全改變了。他的兩隻眼睛，忽然突了出來，面孔成了青鐵色，筋都脹了起來。城垛被城外的礮彈打倒了，他就和其他守城的人，到城下去將泥土塞在大麻袋中，和別人用長木頭扛上城來。幾百斤的重量，在他似乎毫無困難，大家看見了，沒有一個不覺得奇異的。

他已經幾夜沒有睡，所以成了那樣的面目。他早已將死生置之度外，所以精神一奮，就有了那樣出奇的氣力。

七月初四日，便是嘉定城被攻破的這一天。那天一早便是大雨，守城的人都已經三晝夜沒有睡過，休息過，飲食過，所以東北城一被攻破，全城就不能守，立刻陷於混亂。

城剛剛被破的時候，西門還沒有清兵來到，因此城裏沒有武器抵抗的平民，男男女女，就都向西門走來，以便逃出城去。他們在大雨之下，在處處阻塞着亂石以作防禦的大街上，跌跌滾滾，到了西門。「開城！開城！」他們都一面哭着，一面喊着。

「不能開，開了韃子要進來的！」黃淳耀捏着鑰匙，立在城上，堅決地說。

「請你開了罷，百姓都很苦，放了他們出去罷。」黃淳耀的同榜進士王泰階，剛剛也到此地，就代表百姓向黃淳耀請求着說。

「不能開！我是負守城之責的，不能開！」黃淳耀說。

「年兄，看小弟薄面，開了罷，堅持是沒有用的，徒然苦了百姓。」王泰階又哀懇着說。

「什麼話！」黃淳耀發怒說，「我只知道守城，與城共存亡，不知道有用不用，你要獻城，請你自己動手罷；我是不久就要死的人了，不顧什麼年誼了！」

王泰階看看不是頭路，就獨自急往南門，絕城逃了出去。

「哥哥，」這時黃淵耀從較遠的城上奔來說，「東北城果然破了，兄弟已經看見韃子的先鋒殺進來了，還是開了城放出一些百姓罷。」

黃淳耀到了這時，才不堅持，將城門的鑰匙交給了他的弟弟。可是城門給大石堵塞了，黃淵耀雖然開了鎖，倉卒之間，竟沒有方法可以將城門開得大些。現在所開的闊度，只有一個人可走，人又非常的擁擠，因此，清兵追到他們之前，他們中逃出去的，不過幾十個人罷了。

「哥哥，還是下城罷，」黃淵耀又上城招呼着他那位雙淚直流的哥哥說，黃淳耀聽從了他。一下城，他們就遇到了一個自家的僕人，聽這個僕人說，他們的父親已經死於亂兵之中了，他們倆都哭倒在地。

那時雨很大，寸步難行，黃淵耀又去牽了一頭馬來，和他的哥哥同坐，到了那個寺院裏。寺院裏的主持無等和尚，還在那裏，看見他們來，還照常向他們獻茶。

「大師你還是快些避開罷，我們倆也從此要長別了，」黃淳耀對無等說。

因為城的破處在東北角，離開這裏很遠，而這裏又本來是個偏僻之處，不大人來，所以任憑城東城中以及其他熱鬧之處，喊殺連天，此地却還是寂靜如常。又加以外面的大雨，正在傾盆而下，所以除了雨聲之外，別的聲音也就聽不大見。這樣，給了他們兄弟倆從容佈置的時間。

黃淳耀等無等走出之後，就起來將門門住了，然後對他的弟弟說：「我是沒有別的，不過想在這裏了却我的紗帽事罷了。你怎樣？你或者不必罷，因為你並沒有吃過一些國家的俸祿。」

「哥哥，」黃淵耀說，「你了紗帽事，我也要了秀才事。況且哥哥到那裏，兄弟也總是到那裏。現在哥哥要長離人世，兄弟那裏敢獨生。兄弟總是要跟着哥哥的。」

黃淵耀這話，的確是出於真意至情的。因為他的哥哥本來是一個大學者，雖然中了進士，做了官，却因畢生的抱負不能發展，心裏總一直抑鬱着，他總向他百端勸解，使他寬心。自從南北兩京失陷，國家遭了大變之後，他的哥哥更覺得無聊，時時想死，他更向他譬說，安他的心，最後說，要是有一個非死不可的機會來到，他非但不阻止他，還一定要追隨他。

「不過你我現在共同畢命，家裏六郎還小，你我未免要留一個不孝的名了。」黃淳耀說。

六郎是他們的小兄弟。有一天，那時他們都在石岡，黃淵耀從外面回來，看見六郎在天井裏玩着，他看了他既是喜歡，又是難過，便拍拍他的背心慨然說：「六郎六郎，你這孩子真不知道呢。國家大事到了這個地步，你的大哥是一定要死節的，他死了我也不見得會獨生，那時不曉得你將流落到什麼地方去呢。你現在只知道嬉笑，將來恐怕就要痛哭罷。」

那時他說這話，清兵還沒有來，旁人聽了，未免有些詫異，以為不祥。現在呢，他這話居然應驗了。

「我想六郎將來大起來，」黃淵耀回答他的哥哥說，「總有自處之道，我們不必爲他擔憂。我們盡了忠，孝的一道，就只好完全託他代勞了。我總記得哥哥說的話：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只在人好自爲之，正不必豔羨着三年一人的狀元及第。現在我的確要實行哥哥的主張，好好地做一個人。」

黃淳耀看看不能勉強他，也就不再多說什麼。這時，黃淳耀已將墨磨好，就將筆蘸飽了，在牆上寫着下面這幾句話：

遺臣黃淳耀，於宏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當知予心。

他寫好之後，擡起頭來一看，黃淵耀已經赫然掛在梁間等着。他也就整好了自己的袍服，在他的旁邊吊了上去。

黃淳耀將脚一蹬，脚下椅子翻倒，身子蕩了開去，頭上的巾幘，被繩一夾，就落到了地上。黃淵耀見了，連忙踏定自己脚下將倒的椅子，走下來，拾起那巾幘，爲他的哥哥戴好，才再走上自己的椅子，將頭頸套好，椅子蹬開，和他的哥哥一同完成了大節。

他們倆剛剛吊死，城裏避難的人，爲了各處已經不能再避，都已陸續地避到這寺院裏來了。當然，清兵在不久之後，也就跟踪而至。他們一入寺院，逢人便殺，也不知被他們殺死了多少人，只有主持的和尙，他們

總算刀下留情，饒了他。

清兵打進了黃氏兄弟所弔死的房裏，看見了他們倆的屍首，向和尚詢問之後，知道了他們倆的來歷，也都肅然起敬，不去觸犯他們。

到了初七日，和尚才買了兩口棺材，來收殮他們兄弟倆。粉壁上有着他們所噴的血跡，非常鮮明，並未變色，並且他們的屍身，也毫無穢惡之氣。其他被殺死的人，則血肉狼藉，臭腐難聞，由和尚用蘆席裹着燒化了。有人說，這是他們有着忠烈之氣，所以會真個流芳百世，有異於平常人。

蔣大忠

滿清的薙髮令頒到了嘉定，人民都很憤激，不肯聽從。羅店鎮上的人，聽到了這個消息，也是議論紛紛，在想着可以保全的方法。

在一個晚上，蔣大忠爲了這事，走到了唐景耀的家裏。他平素是和唐景耀不大往來的，因爲他自小不肯讀書，只喜歡使槍弄棒，曾被他的父親斥爲不孝子，因此鎮上的人都不大看得起他，而唐景耀又是鎮上的大紳士，對於他更沒有好感。所以他雖知道唐景耀和他的父親有些交情，他也不敢以此自恃，輕易便去見他。不過今天，他經過再三考慮之後，却下了一個決心，不管唐景耀對他怎樣，一定要去見他了。

「你有什麼話呢？」唐景耀看見了他，待理不理地問着。

「我，我對於外面的事情，」蔣大忠吞吞吐吐地說，「有，有一些意見，不曉得唐先生以爲，以爲怎樣？」

「有話快說！」唐景耀還是板着面孔。

「我的意思是，」蔣大忠咽了一口唾沫說，「現在薙髮令已經來了，清兵也已經到了相近的地方了，可是大家都不肯薙，正在想對付清兵的法子，唐先生是一鄉之主，應該出來主持一下。」

「你叫我去勸大家薙髮，投降清兵麼？」唐景耀怒容滿面地說。

「不是的，」蔣大忠連忙解釋，並且鄭重地說，「是請唐先生藉着大家不肯薙髮的心思，就此激勵大家，起來恢復大明，抵抗清兵。」

「什麼？你也會說這樣的話麼？」唐景耀不勝驚異地問着。同時，他的態度就變了，他對蔣大忠再不是那樣不可親近了。

「我沒有讀過什麼書，」蔣大忠又說，「所以不曉得我的話對不對。不過我覺得，我們既然是大明的百姓，我們就應當忠心於牠。滿清是韃子，不是我們自己人，存心不良，要來害我們，我們就應當起來打牠。我聽說北京南京雖然失陷了，浙江福建各地，還是大明的天下，我們要是肯起義，前途還很有希望。不過此地要起義，就非唐先生起來號召不可，所以我來和唐先生談談。」

「大忠，」唐景耀聽了蔣大忠的話，很受感動，因此誠懇地對他說，「想不到你也會有這個意思！我家兄等，正在這裏計劃，怎樣才可以鼓動大家，和我們共成大事。現在你來對我說明外面的情形，和你自己的意思，真正再好也沒有了。我們一定起兵，盡我們的力量，爲大明留一片乾淨土，捧一份中興的基業，就煩你出去招呼各街各巷的領袖，來此相商罷。」

蔣大忠聽了唐景耀這樣的話，很是高興，便滿口答應說，「我就去，我就去。」

他來的時候是慢吞吞的，怕人看見的，現在則走得很快，每逢遇到一個在街坊上比較重要些的人，他纔趕上去告訴他，『快去，到唐先生府上敘會。』

沒有多久，爲了蔣大忠的邀致，在唐景耀的家裏就到了許多人。唐景耀對大家說明了他的意思，大家沒有一個不贊成的，都說，『我們本來有這個意思，只是不曉得怎麼辦，現在唐先生肯出來做領袖，指揮一切，那就好極了，我們願意聽候差遣。』

『我們要派出人來保守全鎮，』唐景耀說，『也要派出人來保守一村一卷，不叫韃子對我們得到一些便宜。』

接着，大家就共同議定了種種攻守的計劃。當時大家都很踴躍，說從此我們可以不必再留什麼臭瓣了。

衆人陸續散去之後，蔣大忠還是不走，又悄悄地對唐景耀說，『我還有一個意見，不曉得唐先生又以為怎樣？』

『你說。』唐景耀現在完全相信他了。

『我想……』他將他的意見又說了出來。

『很好。』唐景耀點着頭，『只是你要小心些。』

蔣大忠帶着輕快的心，離開了唐景耀的家裏。他回去將一切的事情，告訴了他的妻子，她也很滿意。她是一個拳師的女兒，也長於技擊，爲了她的父親很喜歡蔣大忠這個徒弟，所以將她嫁他的。可是蔣大忠娶了她，雖然伉儷情深，却就更爲士林所不齒，這是她一直覺得痛心的。現在，蔣大忠所幹的事，固然她根本上就很贊成，而唐景耀的看得起他，則更使她暢快地呼出了心頭的鬱氣。她說：「從此我們要好好做人，好好地幹事了。」

過了幾天，有風聲傳到羅店鎮上，說清兵由阿克什統帶着，就要來打羅店了。蔣大忠聽見了，便在一個黑暗的夜晩，從自己所住的蔣巷，迎了上去。

在阿克什的營中，阿克什盤問着蔣大忠：

「你說你來投降我們，爲了什麼呢？」

「爲了他們都看不起我，不許我和他們相近，說他們是大先生，我是草包。我一直受着他們的欺侮，早就想報復一下，只恨沒有機會。現在你們來得正好，所以我就來了。」

「你知道他們的內情麼？」

「當然很知道，他們……」以下是一派隨口編排的謊言，說得他們極其不堪。

「要打破他們，用什麼方法爲最好呢？」

「這事極其容易，」蔣大忠表示着熱切的神情說，「我就住在本鎮的蔣巷，並且他們就派我守蔣巷。我手下也有五六十個小弟兄，都是我的心腹。明天你們可以領兵來打蔣巷，我一定放你們進來，就此我們會合着。蔣巷一破，別的村坊就要混亂，全鎮也就不成問題了。」

「你的話固然說得很不錯，但怎樣才可以叫我完全相信你呢？」阿克什也是多經驗的人，自然事事要仔細着。

「呀，你們竟不相信我麼？那末好，」蔣大忠激昂地說，「我是來詐降的，你們就此斬了我罷！」說罷，他就兩手向背後一搭，昂起了頭，歪着頸，立着不動，作着等待的姿勢。

「好，我相信你，明天辰牌，在蔣巷相見，」阿克什說。「現在你快些回去準備罷。」

蔣大忠果然很快地回來準備着。不過他所準備的，不是阿克什所說的準備。

明天辰牌，阿克什領着兵殺到了蔣巷，只見柵門大開，沒有一個人守在着。阿克什很是歡喜說，「那個蔣蠻子倒很有信義。」

阿克什領着兵一直向裏面衝進去，好久總是遇不到一個人。起先，他以為這裏都是蔣大忠的防地，所以並不懷疑，後來轉了幾個灣，似乎離開蔣巷已有相當距離了，還是空空洞洞，可以長驅直入，他就不免遲疑起來。可是他正在遲疑，蔣大忠却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出來了，在他的後面跟着不知多少鄉兵。

「我不騙你罷，」蔣大忠對阿克什說，「你們不是已經進來了麼？」

清兵看見蔣大忠出現，並無惡意，並且有許多人已經認得他，知道他的來歷，所以更不防備他。他漸漸走向阿克什去，他的兵跟着他，清兵也不加攔阻。

「怎麼碰不到別的人的？」阿克什看見蔣大忠走近來，就問着他。

「他們都在別的地方等你，着我來請你去。」蔣大忠說時，已經到了阿克什的切身，就此舉起刀來，向他的頸間砍去。阿克什急忙讓開，也便拔刀相迎，並且罵着說，「好一個不怕死的奴才，敢施詐降的詭計！」

兩方面的兵，一看見主將已在交鋒，也就彼此混戰起來。

「韃子，」蔣大忠一面戰，一面說，「我勸你還是降了我們罷，你已經成了甕中的死甕了！」

阿克什不再說什麼，只拚命鬪着。不過他並不再向裏去，只想向外奪路而走。無奈兩方面的兵都在混戰着，他不論要向那一個方面跑，都不容易。他雖勇，也免不了心慌。

蔣大忠明知阿克什已經沒有去路，所以他並不急於見功，反而好整以暇，在緩緩地鬪着阿克什。因此他格外不覺得疲勞，即使叫他這樣鬪一天，也不要緊。

漸漸地，清兵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還在跟阿克什一同奮鬪的，沒有多少了。阿克什一看這個情形，完全沒有了主意，手裏的刀就慢了下來。

蔣大忠一看機會已到，更不放鬆，反而將手裏的刀緊了一緊，直逼過去。阿克什勉力抵擋，那裏抵擋得住。不到三五個回合，阿克什的肩頭就著了一刀，跌翻在地，還想掙扎起來，擋不得蔣大忠跟進一步，一刀砍下去，將他的頭砍了下來。殘餘的清兵看見了，發一聲喊，都丟了手中的兵器，跪在地下，喊着「願意投降」。鄉兵恨透他們了，並不理他們，只像砍瓜切菜一般，將他們全數殺死了。

蔣大忠大功告成，著實受到了唐景耀的獎勵。一般本來看不起他的文人學士，到此也都另眼相看。他固然歡喜，他的妻子尤其歡喜，因為誰也不會笑他娶一個拳師的女兒了。

逃得性命的清兵，到太倉大營裏去報告了阿克什全軍覆沒的消息，大營裏就發下命令到吳淞，着李成棟前去攻打羅店。李成棟也因為羅店阻礙着他通往太倉的大道，要將這條路打通，所以奉命之後，就領兵向羅店進發。他到了羅店，爲了蔣巷是阿克什陣亡之地，不能不爲他報仇，所以就單單先來打蔣巷。可是這時的蔣巷，大非昔比了，蔣大忠把守得非常嚴密，任憑李成棟和他的部下是怎樣地驍勇，連打三次，終於無功而退。

不過鄉兵的組織，究竟要比正規的軍隊差些，而刻苦耐勞的經驗，當然也不及正規的軍隊豐富。他們跟着蔣大忠打了幾次勝仗，心志不免懈怠了下來，而後來這幾天，又正是狂風暴雨，鬧個不休，他們就更懶於出去衝鋒陷陣了。

「各位弟兄，」蔣大忠激勵着他們說，「這樣的天氣，真是天來照應我們了，我們正可以出其不意，殺得他們片甲不回！」

有人表示着躊躇的態度，也有人說着委實難於從命的話頭，於是蔣大忠又說，「我們現在出去，固然要吃些苦；然而這些苦，他們也要吃的。而且我們現在不吃這些小苦，不久被他們打破，就要吃大苦，那時懊悔也就要嫌遲了！弟兄們，我們還是乘機殺出去的好！」

衆鄉兵經了他的激勵，果然誰都踴躍爭先，沒有一個躲着不出去了。清兵沒有料到他們的突如其來，只好大敗而逃，四野裏都是水，寸步難行，以致弄得個個狼狽不堪。

李成棟吃了這個虧，才知道區區的蔣巷，不是好惹的，只好四處調兵，來作最後的一擊。同時，蔣巷的鄉兵雖然得了幾次勝仗，到底不無損失，所以人數却漸漸地減少了。等到李成棟的大隊，向蔣巷直壓而來的時候，蔣大忠雖然還是敢於開了柵門出去迎敵，而交綏之下，鄉兵就四散逃避了。他看看事情已經沒有希望，就急急奔回了自己的家裏。

「怎樣？」他的妻子正在乳着孩子，問他說，「又打勝了麼？」

「敗了敗了！」他喘着氣說，「我是準備死的，我想你和孩子可以不必，所以趕回來通知你一聲，你趕快和孩子逃命罷。憑着你的能耐，你總逃得出去。你們一走，我就要再去拚命。」

「呀」他的妻子一聽這話就立起來生着嗔說，「我們是一直在一起的難道到了這個地步，你就要丟了我獨行其是麼？你會拚命，我就貪生不成！」

她說了，就將手中的孩子交給了婢女，對她說，「快些逃罷，趁現在韃子沒有殺到，還來得及，不用我們護送！」

婢女還有些猶豫，蔣大忠就舉起刀來嚇着說，「你不走，我就先殺死你！」她才抱了孩子匆匆地走了。『我想我們出去和他們相爭，』蔣大忠的妻子又對蔣大忠說，「我們不免有分開來不得死在一處的危險。我看我們還是死在家裏罷，你說怎樣？」

「那也好！」蔣大忠應着。

於是夫婦倆急急更換了衣冠，端端正正地在他們所住的大廳風清堂上，對縊了起來。

他們的氣還沒有斷，清兵已經殺到風清堂上了。清兵一看見他們，因為恨得他們厲害，就走過去將他們亂刀砍着。他們都從懸掛着的空中，跌到了地上。

清兵更不放鬆他們，就此圍攏來將他們剝成了肉醬。

據說，風清堂上的方磚上，一直留着他們的屍跡，鬚眉肢體，了了可辨，要是天陰，就格外顯明。太家都說，這是他們的忠義之氣不散，所以會這樣的。

朱六

「走開些，走開些，不要在此碰手礙腳！」說這話的，是葛隆鎮上的勇少年劉敖。

「看看有什麼要緊。」回答這話的，是豆腐店裏的夥計朱六。

那時李成棟受了浦嶠的慫恿，正派了萬國昌領兵去第二次攻打嘉定，爲了要免除路上的危險，先來攻打葛隆鎮。鎮上的一班勇少年，以劉敖王憲爲首，就召集了一千多個人，號爲鄉兵，起來抵抗。這天他們聽見萬國昌的兵已經到了離鎮不遠的織女廟，他們就聚在一處，焚香祭告天地，共同立誓，抵抗清兵到底，決不反顧。

劉敖王憲是鎮上的出風頭子弟，大家都認識他們。他們平日間使槍弄棒，以好漢自命，大家也都另眼看待他們。這次同心起義，更爲人所稱讚，所以他們就立刻成了鎮上的英雄，使其他的少年，看了都發生着羨慕之心。

朱六雖得其反。他一天到晚——天不亮就起來，半夜後方睡，真正的一天到晚——磨豆腐，輕易不來用粉，許多天都不認識他。今天他在店中聽得街上鬧烘烘，再也忍耐不住，便偷偷地溜了出來，擠到人

堆裏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事。他擠得很厲害，許多人都給他擠了開去，不免起了一些騷動，主持一切的劉教看見了，就不免向他聲斥了一下：『這裏不是你看的。地方。』

王憲看朱六襤不堪，齷齪非常也，趕他走開去。

『擠什麼，你這豬糞！』有認得朱六的人，就這樣罵着，因為他叫朱六，一般認得他的人總叫他豬糞。

『我也來當鄉兵，好不好？』朱六覩覩着說。

『哈哈，你也來當鄉兵，沒的不辱沒了鄉兵！』有人這樣回答他。

『豬糞，快快去磨豆腐，老板尋到了又要打你了。』另外有些人又對他這樣說。

一時之間，大家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對他呼喝着。老板要打他，倒也是實話，因為他是沒有父母的孤兒，從小就吃老板的飯，由老板養大，為老板作着牛馬般的工作，不論老板怎樣待他壞，他從來沒有反抗過。但這樣，他在社會上也一些沒有地位，誰看見了他，只喊他一聲豬糞，得便還要欺侮他一下，他要是不服，人們又會擡出老板來壓他，使他只好嘴裏咕嚕幾聲，就此忍耐下去。而他的為人，又有些傻氣，所以人們更加喜歡戲弄他，侮辱他。

『不要我就拉倒，』他受到了衆人的排斥，恫嚇，只好自言自語地擠了出來，依然回去磨豆腐。幸而他去來得很快，沒有給老板發覺，免了老板的打或罵。

劉王諸人立過了誓，就領着一千多人，浩浩蕩蕩，向鎮外去迎敵。同時，外岡鎮的鄉兵，因為和葛隆鎮有唇齒的關係，也已經前來接應。兩下裏會合了，就在薛市門橋紮了營，然後吹角鳴鑼，連發大礮，一齊殺上前去。他們個個人都挺着刀，喊着殺，勇猛非凡，一看見清兵，就拚命斬殺。

清兵一則人數沒有他們多，二則沒有料到他們會如此英勇，所以兩下裏一經接觸，清兵就露着退却的意思。他們看見勝利在握，就格外奮勇向前追擊着。經過了若干時間，清兵只好且戰且走，漸漸地繞着葛隆鎮，另尋出路。

朱六的手雖然在磨着豆腐，他的心却早已隨着大衆到了鎮外了。老板看見他工作得不著力，就罵着說，『懶骨頭！又要吃生活麼！』

他給老板一罵，又只好奮發一下，將磨子推得格外響些。然而磨子的響，終於敵不過鎮外的礮響。他的心，他的工作的氣力，都被那更大的響聲吸去了。

『老板，我要去出恭，』最後，他停了工作，皺着眉，摸着肚子說。

『不要裝腔，當心我給你吃門門！』老板不信。

『真的要撒出來了，騙了你是烏龜！』他_一不免立誓，以便取信於老板。

『你老是出去了不就回來，當心我打斷你的腿！』這話，老板分明是准着他的出恭了，他就捧着肚子，

從後門走了出去。

他的確要大便，但並不何等急，所以他利用這個機會，比往常他大便的時候，多走了一些路。出後門不遠，便是一片稻田，往常他就在相近的田岸上大便秘，今天他却走過好幾塊田，越過了鎮後的大路。在一個近河的田岸上，方才蹲了下來。在這裏，果然一切都格外聽得清楚些，兩方面的喊聲，都能夠斷續地到他的耳朵裏來。他想，大便完畢之後，索性再走得遠些去看看，大不了回去給老板再打兩下罷了，這樣熱鬧的機會是難得的，給老板打兩下也很值得。

他正蹲在地上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聽得東面有「的搭」的馬蹄聲走近來。他的精神一振，就擡頭從稻葉中望過去。他依稀看見有一個將官模樣的人，面孔很黑，身體很爲魁偉，提着槍，坐在馬上，正在由北向南而去。他知道這一定是清兵，因爲鎮上的人是沒有馬的。他還沒有看得十分仔細，那個清將已經要走過他的面前了。那人騎在馬上，竟沒有注意到蹲在大路旁田岸上的人。

不曉得受了什麼鼓勵或督促，他朱六一看見清將走到他的面前，他就不顧一切地跳起身來，兩手向馬上一抱，將那人抱下了馬。那人丟了槍，用力掙扎着，朱六却格外抱得緊，不過扭了兩三下，他和那人便一同跌入了河中。河中的水還不算深，使他們不致有沒頂之憂。那人慌忙伸手去拔腰間的刀，可是朱六不等他的刀拔出鞘來，又將手移得稍下些，將那人的手緊緊地束了起來。

『大家快來，我捉住一個韃子了！』朱六在河中狂叫着。

那清將本來不是尋常人，氣力很大，所以他抵抗朱六的壓逼是很猛烈的。可是朱六的氣力，不知是那裏來的，竟能夠使那清將不能脫身而去，只好和他在河中輾轉搏鬥着。

『大家快來，我捉住一個韃子了！』

有一個鄉兵聽見了，就奔到河邊來看。他見了這個情形，就立在岸上向各處大聲疾呼着：『大家快來，這裏捉住一個韃子了！』

片刻之間，就從各處趕來了五六個人。他們看見朱六正在水中和清將搏鬥不休，攪得波浪洶湧，水花四濺，情形既是激烈熱鬧，又很滑稽可笑，不覺哈哈大笑起來。看看他們的勇猛，好像水鬪的兩條蛟龍；看看他們的蠻勁，好像攪水的兩條牯牛；再看看他們的泥藻滿身，又好像在淺水中潑刺的兩條泥鰍。

不過在岸上的人，並不一味欣賞着，他們立刻就爭先恐後地下了水，參加着這一幕的水戰，似乎這是一種遊戲，人人都愛有份。當然，那清將早已鬪得力乏了，現在又下來這些人，他再也不能與風作浪了，只好像死泥鰍一般，動彈不得，給他們擒上岸來。

『豬羅，你怎麼會捉到他的？』有人問朱六，同時，又來了許多人。

『我在這裏出恭，』朱六敘說着這事的經過，大家聽了只是笑。

「那末你跳起來抱他時，屁股亦沒有來得及揩罷，是不是？」有人這樣的問。大家一陣狂笑，朱六答不出話來，只牙齒呖了呖。

「哈哈，你的褲子呢？」忽然有人這樣問他。原來他上岸時，渾身塗滿了污泥，一時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衣裳，現在有一個眼尖的人，偶然發見了他的下身赤裸着，才這樣問他。

「不曉得那裏去了，」朱六吞吞吐吐地說。

「哪，這不是你的褲子，」有人在田岸上用脚踢着說，又引起了許多笑聲。

朱六面紅紅地走過去穿上了他的褲子。

「屁股也來不及揩，所以褲子也來不及繫了，」有人代他解釋着。

在他們的嘻笑之中，他們已經將那個清將按在地上，由一個人拉着辮子，一個人舉起刀來，像殺甲魚的情形，將他的頭砍了下來。

「這頭倒有笆斗大呢，」有人在估量着。

「豬糞，這匹馬你牽了去罷，」又有人吩咐着。

「真的麼？」朱六喜出望外地說。「我可以當一個鄉兵了麼？」

「真的真的。」

「可以可以」

大家都這樣答復他。

「我騎倒不要騎，却可以叫牠替我磨磨豆腐了。」朱六說。大家聽了，又是一陣笑。

「我們不要多耽擱工夫了，」有人這樣提醒大家。「快快追上前去。」
他們撇下了朱六，就一哄而前。

「我回去交代了，就來。」朱六對他們說。

他回到豆腐店裏時，老板正在罵着他，說他出恭不知出到那裏去了。一看見他回來，一手提着一個頭，一手牽着一匹馬，不禁呆了不敢出聲。

「老板，我是真的出恭去的，」朱六說，「不料後來又有了別的事情。請你不要打我，收了這兩件東西罷。」他將頭和馬交給了老板。「我還要和他們去多取些回來呢。他們已經答應我做個鄉兵。」他說完就走了。

老板一句話也說不出，眼看着他回來，眼看着他出去，只好將頭和馬收了下來。

朱六和大衆一直趕到相近太倉的南馬頭，又和清兵大戰一場，清兵四散而走，他們才得勝回鎮。他們計點起來，一共斬到了清兵的首級七十二個，都拿出去掛在鎮外，以為號令。他們都很高興，以為清兵從此

怕他們，總不敢再到他們的鎮上來了。

朱六回到豆腐店裏時，覺得老板待他很客氣，因為他出去了一天，老板既不打他，更不罵他，只笑嘻嘻地看着他。朱六覺得比任何獎賞都有味，因此將一天的交戰情形，夾七夾八地說個不休。

第二天，全鎮的人還是高興之至，有些店家和富家，捐了一些錢出來，請那些鄉兵吃喝，朱六居然也享受到了一份。這一天，看看清兵沒有動靜，大家總算在歡樂中過去了，打算從明天起，再照常過生活。

明天天還沒有亮，朱六就按着常例起來磨豆腐，忽然聽見鎮外有些異樣的聲響。他很覺驚奇，就奔到由太倉入鎮的要道南橋去看看。他還沒有到那裏，大隊的清兵已經衝進鎮來了，前面有葛小溪的三個兒子奔着。

『我的父親已經被韃子殺死了，』葛小溪的大兒子對朱六說，『就只有我們父子四人在那裏，我們守不住。』

『好，你快些去叫人，待我來抵擋一陣。』朱六從他的手裏取過刀來，就立在街中等待着。

『大家快些起來，韃子進鎮來了！』葛小溪的大兒子一路奔一路喊着。可是他喊的效驗很微，因為大家此刻正在做着好夢，沒有幾個人聽見他，就是有些人聽見了，也沒有幾個人肯起來。

『媽媽的，豆腐磨不成了，』朱六看着手中的刀說。

清兵看見前面有人擋着去路，便有幾個蜂擁而前，向朱六殺來。朱六毫不遲疑，拿刀就砍，一連給他砍翻了最前的三五個。不過清兵大隊擁到了，立刻就將朱六圍了起來，葛小溪的其他兩個兒子，也被圍在一起。無論他們三個人怎樣的拚命廝殺，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給他們殺死的人固然不少，但他們自己則都化成了肉泥。

同時，清兵已分散到各街各街去，各門各戶去，有地方就鑽，見人就殺，統計全鎮給他們殺死的，幾乎佔了八九成，大多數都是死在牀上的。當時的情形真是可慘，街上所流的血，幾乎沒到了清兵的踝骨上。

清兵屠了葛隆鎮還不滿足，因為前天打敗他們的，外岡鎮人也在內的，所以又乘勢去屠了外岡鎮。在葛隆鎮幸而逃得性命的少數人中，有一個便是豆腐店的老板，因為他一則起身早，容易逃，二則他就騎了朱六奪來的馬，逃得快。

『唉，阿六到底是幫着我的，』老板在鎮外嘆着氣說。

徐文蔚

警報一陣陣傳到城裏來，說鄉兵和清兵在磚橋之東開戰了，鄉兵恐怕不能抵敵。負着西門守衛之責的黃淳耀，聽了這個消息，很有些惶急。因為他知道，磚橋一失，西門便要吃緊，而鄉兵沒有好好的指揮者，人數雖然多，也不見得有用。他很想自己出去，但是他一想到城防的重要，又使他躊躇不前。

他自己既不能去，但又不能不有一個可靠的人去，因此他就再三地思考着，派誰去爲最好。他苦思之下，到底給他想到了。他吩咐手下的人說，『去請徐文蔚先生來。』

徐文蔚是黃淳耀的連襟，也是一個秀才，素來和黃淳耀很相得。他雖然是一個文弱書生，不能使刀弄槍，對敵搏戰，却很喜歡談兵，講究戰鬪之法。他本來是西門外人，現在則也在城中，幫着守城，有如黃淳耀的參謀那樣。

『蘊生兄有什麼見教？』徐文蔚到了西門城上，問着黃淳耀說。

『這事非老兄一行不可。』黃淳耀就將自己的意思告訴了他。

『這事不要說是老兄的命令，』徐文蔚慷慨地說，『就是沒有人叫我去，我也是要去的。爲了保全大

明的江山，抵抗韃子的進攻，大家都是有責任的，小弟一定就去，不曉得老兄還有什麼吩咐？」

「也沒有什麼別的，」黃淳耀說，「鄉兵人數雖然多，勇氣雖然可用，只是缺少作戰方法，不能彼此聯絡，共同進退。老兄到了那裏，就是單要注意於此。小弟本意要親自前去，此地實在走不開，只好一切拜託老兄了。」

「小弟知道，一切自當遵照老兄的意思辦理。」當下徐文蔚就差人通知西門鎮的鄉兵，和他一同前去迎敵。

「來，」黃淳耀對手下人說，「準備美酒三杯，爲徐先生壯壯行色。」又對徐文蔚說，「等刻老兄凱旋回來，小弟還要整備筵席，和老兄痛飲。」

「老兄盛意，小弟感激不盡！」徐文蔚說，「只是無功受祿，愧不敢當！」

他們說話之間，酒已經取來，黃淳耀酌了一大杯，捧到徐文蔚的面前說，「老兄盡了這第一杯，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小弟一定盡力！」徐文蔚將酒一口氣就喝了下去。

「這第二杯祝你殺退韃子，保全嘉定！」黃淳耀又爲徐文蔚斟滿了。

「好，一定殺得韃子片甲不回！」這第二杯酒又一下子下了徐文蔚的喉嚨。

「這第三杯，祝中原的胡騎絕跡，大明中興！」

「好一個大明中興！小弟雖然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徐文蔚在高呼之中，又喝下了這最後的一杯酒。

「一切拜託！」黃淳耀向徐文蔚深深地作了一個揖。

「這是小弟應盡之責，不勞奉揖。小弟去了。」徐文蔚說着，還了一揖，就往城下走去。

「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將來老兄的威名，一定可以垂於不朽！」黃淳耀跟在他的後面說着。

「唉，只可恨小弟手無縛雞之力！」徐文蔚一面走，一面回過頭來說，「不能親自割刀於韃子的腹中，

還須假手於他人。正是

韃虜跳梁擾里閭

秀才攘臂保田廬

筆桿難作刀槍用

方悔從前誤讀書

蘊生兄恐怕也正有此同憾罷！」

「是呀，生當亂世，我們都吃了這個文弱的虧。」

城門開了，徐文蔚出去了。在黃淳耀和徐文蔚彼此一拱之後，城門又閉了。

黃淳耀回到城上去，時刻留心着警報，等待着徐文蔚的消息。

徐文蔚一出城，早就有西門鎮的鄉兵在迎候着。

「人已經齊了麼？」徐文蔚問。

「齊了，」鄉兵馮滿說。

「那末急速趕往磚橋去！」徐文蔚吩咐着。

他們急急地走，人人心裏都是熱烈非常，恨不得立刻趕到磚橋，遇見了清兵，殺一個痛快。

他們走了好些時，在一個交叉路上，忽然遇到了一小隊鄉兵。這隊鄉兵，有一面很大的紅旗領導着，掌旗的是一個很英俊的少年書生。徐文蔚看見了，就連忙趕到前面來，打着招呼。因此兩下裏就暫時停了下來。

「你們是那裏來的？」徐文蔚問。

「我們是安亭鎮杭家村來的。」

「請問尊姓大名？」

「學生叫杭文若，」那個掌紅旗的人答；又指着身旁一個人告訴徐文蔚說，「這位兄弟叫毛玉佩，是學生的鄰人。」

徐文蔚向毛玉佩一看，見他手裏提着斬馬刀，殺氣騰騰，是一個很精壯的漢子。

「好極了！」徐文蔚說，「杭兄和毛兄都能出來赴義，韃子一定可以殺完的了！」

「請問先生尊姓大名？」杭文若也問。

徐文蔚告訴了他們。

「那末我們就此會合同行。」杭文若說時，就又將大旗舉了起來。

「紅旗是大吉之兆。」西門鎮的鄉兵龐瑞，許臣諸人都說，「應該走在前面作先鋒。」

「那末就請杭兄先行。」徐文蔚說，「小弟在後接應。」

「好，學生有佔了。」杭文若說了，就領着杭家村的鄉兵，拔隊先行。

他們兩隊合在一處，向前走着，沒有多久，就接近了戰場，許多接過戰的鄉兵，紛紛地四散着，有許多就衝到了他們的隊伍中。徐文蔚急於要知道接戰的經過，就拉了一個，一面和他走，一面對他說，「你不要走，我們是來接應你們的，再和我們一同殺上前去。」又問他說，「你從那裏來的？」

「磚橋的東面。」

「你們和韃子打得怎樣？」

「我們差不多有十萬人，韃子則人數很少。但是韃子會擺蟹螯陣，所以我們就散了。」

「什麼叫蟹螯陣？」

「韃子交戰的時候，總是左右開弓，分兩面夾合攏來，所以我們都叫牠蟹螯陣。」

「爲什麼你們就散了呢？」

『我們實在人太多，大家聚在一處，擁擠不堪，想要好好地走一步路都不便當，不要說打仗了。所以韃子只要放出十幾個馬兵來，向前一衝，我們便手都舉不起，只好聽由他們來槍刺刀劈。』

『爲什麼連手都舉不起，聽由韃子來殺？』

『因爲我的手一舉起來，就要碰到你的手。手還要相碰，我們手中的刀槍更其要相碰了。碰來碰去，所以手都舉不起來。韃子呢，大都是馬兵，他們高高地騎在馬上，可以自動揮舞着他們的刀槍，來殺我們，我們抵擋不住，所以只好散了。』

『哦，原來如此。』徐文蔚聽了這個鄉兵所說的話這樣應着。當下他得了一個主意，就吩咐着西門鎮和杭家村的鄉兵說，『你們等刻遇到了韃子，不要擠在一起，應該三三五五，分頭攻打。尤其要分作兩翼，對付他們的蟹蟄陣。』

他們在路上又遇見了不少潰散的鄉兵。徐文蔚杭文若總是鼓勵他們，叫他們不要跑，再一同殺上去。有些果然聽從他們，迴身加入了他們的隊伍，有些則疲勞不堪，只好奔着他們的前途。比較起來，迴身的多而跑的少。

他們越走，所遇見的這樣的鄉兵越多。並且起先所遇見的，都還走得不大快，後來所遇見的，便走得很快。因此，來者越多越快，幾乎將他們的隊伍都衝散了。他們知道，他們立刻就要遇見清兵了，一個個都磨拳

擦掌準備着。

果然，他們沒有再走多少路，就看見前面塵頭滾滾，清兵騎在馬上馳騁着。

杭文若走在前面，一看見清兵，心頭一陣惱怒，就不顧一切地衝了出去。

『文若兄且慢，待我來結果他們。』毛玉佩揮着斬馬刀，趕過了杭文若。杭文若就立定下來，將紅旗插在地上，拔出刀來，向後一招，跟在毛玉佩的後面殺上去。

毛玉佩走近清兵時，舉起刀來就砍。他本來有些氣力，又加以銳氣方盛，所以砍下去的力量很大。清兵呢，本來已經和各地鄉兵，戰了好久，有些疲乏，又沒有防備到毛玉佩如此勇猛，所以一連便有兩個騎兵，被毛玉佩砍下馬來，死在地上。毛玉佩越殺越勇，就一直殺入了清兵的核心。

杭文若和杭家村的鄉兵，並不遲疑，也一齊在毛玉佩之後，找着清兵廝殺。西門鎮的鄉兵，則在馮滿，龐瑞，許臣諸人的領導之下，散開來作着包圍之勢，來破清兵的「蟹螯陣」。當然，還有許多沒有潰散的鄉兵，仍在那裏和清兵混戰着，看見了救兵，他們的精神便增加起來，戰得格外奮勇。

『這就對了，』徐文蔚走過來將紅旗拔在手中，爬上了相近的一個小邱，看着兩方面的作戰這樣說。他並且將紅旗不時指東指西，指揮着鄉兵。

毛玉佩戰了好久，又給他殺死了一個騎兵。他正要走上前去拉他的馬，不料有三五個清兵，從他的背

後和兩旁，直衝過來，都用槍向他刺着。他要回身抵敵，已經來不及，身上就中了三槍。

『你們這些臭老鼠，只會暗地裏傷人！』毛玉佩跌下去時這樣罵着。清兵不待他再罵出來，也不待他再有轉動，就衆槍並下，將他的頭面和全身，刺了許多窟窿。

杭文若離毛玉佩不遠，毛玉佩倒下去時，他身上也已經中了幾槍。

『大明天子萬萬歲！』最後，杭文若支持不了，倒下去時，喊出了這一聲。

不論徐文蔚怎樣的會指揮，鄉兵的失敗，實在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因為清兵都是久經戰陣的精銳，而主將也是久歷戎行的李成棟，而鄉兵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罷了，雖有熱血，終是無濟於事，而徐文蔚到底還只是一個文縐縐的秀才。所以他們來此接應的結果，並不能使鄉兵轉敗爲勝，只將敗的時刻，拉得長久一些。西門鎮和杭家村的鄉兵差不多死完了，各地的鄉兵，又作第二次的潰散了。

『弟兄們，大家拚命呀！』馮滿一面喊着，一面還在鬪着。

『不要走，不要走，殺盡了韃子才可以走！』許臣對那些潰散的鄉兵招呼着。

『你們還想那裏去！速速再上前！』徐文蔚立在小邱上，急急擺動着紅旗，也在喊着。『你們不抵抗，你們也回不了家！你們抵抗，你們還有回家的希望！』

『兵敗如山倒，』無論徐文蔚和馮滿等怎樣的呼喊，總遏制不了鄉兵的潰散。甚至馮滿等幾個還沒

有戰死的西門鎮鄉兵，給大批的潰兵一衝，反而和清兵隔絕了，不能向前，不得不向後退走。清兵看見了這個形勢，更是在後面奮勇地趕殺着。

徐文蔚立的地方比較高些，所以沒有人能夠擠着他，他依然可以在那裏擺着他的紅旗。然而等到鄉兵都已離開他，而清兵看見他時，他要走也來不及了。好在他並不想走，還只在那裏招呼着四散的鄉兵，「你們不要走！你們來！你們走是死路，來是活路！」

這時鄉兵已是慌亂不堪，自相踐踏而死的，也有許多人，誰也不來聽徐文蔚的呼喊了。

「好大膽的蠻子看刀！」有兩個清兵，爬上了小邱，向徐文蔚劈過去。

「太祖高皇帝——」徐文蔚的話沒有說完，頭就落了地。

大批的鄉兵，慌忙的奔着，不料奔到了一條大河邊，不能過去。爲了後面清兵緊緊地追來，他們就都丟了刀槍，赴水逃命。可是正在夏天，又在大雨之後，河水很大，大多數人，就都溺死在河中，屍骸到處浮着，一眼望出去，也不知有多少遠。

黃淳耀在西門城上，簡直沒有定心過，時時望着城外，等候着消息。起先有人來說，「勝了，勝了，並且大勝了。」他很歡喜，就命令手下人去傳信城中各家人家，準備酒飯，犒賞得勝之兵。然而沒有多久，敗信却連續地來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凶險。

『徐先生也陣亡了，各路鄉兵全軍覆沒了。』這是最後的報告。

『啊，文蔚兄，黃淳耀聽見了就大哭起來，『你總算求仁得仁了。你稍待一下，小弟就趕上來了！』』

梁成

這夜，梁成的心裏很高興，他想，方才唐景耀、朱讓諸人，都是那樣的熱心爲國，誓死抵抗滿清，天下事到底還是可爲。他在路上走着，雖然是在黑暗裏，他也覺得前途很是光明，所以只是大踏步地走去。他以爲一到他的營中，他所招集來的鄉兵，一聽見他的消息，一定是很喜歡的。

他的鄉兵，紮營在羅店鎮外的青龍橋，他曾領着他們，和李成棟的兵，打過好幾仗，都得了勝利。原來他雖然是秀才出身，却曾學過武藝和兵法，在崇禎十六年，還到揚州去幫過史可法，能文能武，能戰能守，史可法很器重他，後來丁了母憂才回來。史可法死後，他就不再出去，只在故鄉發展着他的抱負。他說：『要抵抗韃子，中興大明，各處都是一樣的。』

將近青龍橋時，他看見樹林那邊，有些融融的火光。他知道是什麼地方失火了，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失火本來是常事，不足爲奇。可是他仔細辨別一下，那發着火光的方向，却正就是他紮營的所在，而且遠近也差不多，他的心裏，不覺就慌了起來。他愈向前走，他的猜測愈覺真實，等到轉過一叢樹林，看得格外清楚些，他確定了他的信念：他的營房在燒着。他拔出了腰裏的刀，脚步緊了一下，就趕上前去。

他到了；他看清楚了。一大半的營房和篷帳，都已燒去；他的兵，有幾個已經倒在地下，淌着血，沒有了氣。而大多數則已經跑得毫無影踪，無處尋找。顯然，這裏會發生過夜襲，清兵是得勝了，他的兵是敗了。

「啊啲！」他看了這個情形，失聲喊了出來，說：「是我回來得太遲了！唉，」他又嘆着氣，「多少心血，都付與流水了！」

他本來很窮，全虧他爲人勤儉，所以後來積了一些家產。等到羅店鎮上主張起兵時，他就捐出了幾百石米，以爲首倡，因之鎮上的富戶，陸續捐出的，爲數很多。他就將這些糧食，招了幾百個兵，單獨駐紮在青龍橋，以爲羅店鎮的犄角。李成棟的所以不敢直攻羅店，就是受了他的牽掣。他一直想將他的隊伍擴大開來，成爲一枝勁旅，幹成中興的大業，所以他和他們，時時操練着，時時講解着，他們都很聽他的話，在他的率領之下，建了許多功績。他以爲他的希望就好實現了，却不料今夜回來，就只見了一片白地，幾堆灰燼。他傷心起來了。而且他知道士氣一失，人心一散，要恢復就很爲難。他於傷心之際，不覺哭了起來。

「罷罷罷！」他仰天喊着，漸就熄滅的火光，照出了他面上的熒熒淚痕。「此仇不報，我也不要活了！」他重新結束了一下，咬着牙，挺着刀，就向清兵紮營的所在奔去。相去不過三五里罷，不消半個時辰，他就到了那裏。

清兵的營中，有幾處還有些燈燭，沒有睡着的人還在嘻嘻哈哈地喝着酒。他在營外，聽見了下面這些

話：

「今夜真痛快，那梁蠻子果然不在那兒，給我們好好地幹了一下。」

「這是陸蠻子的功勞，要是他不來通知咱們，咱們怎敢去。」

「他們怎的這樣早就睡了，不再多喝兩杯？」

「沒有用的壞種，小小的幹了一下，就要緊去挺屍了！」

「咱們明天就可以到羅店鎮上去發財，玩花姑娘了！聽說這兒的花姑娘挺好玩。」

「那梁蠻子明天看見了那地方，那才好玩呢。」

「咱們要拚命才行，不然的話，真要給他們抓去了，就得抽筋剝皮，開膛破肚，他媽的，他們好狠心！」

「誰說他們要對我們這樣？」

「你沒有聽見麼？還不是陸蠻子說的？」

「好，咱們也這樣對付他們。要是抓到梁蠻子，我就要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大前天，他把我的哥哥砍

了！

去。
梁成在外面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此大喊一聲，「你家梁老爺在此！」用刀砍開營柵，衝了進

在喝酒的幾個人，再也沒有防備，在他們要想立起來之前，就給梁成一刀一個，剝翻在地。一則梁成的來勢快，二則他們都已喝得醉醺醺，腳已經軟了，三則他們認得梁成，給他一嚇，益發動彈不得了。

「哈哈，」梁成冷笑着說，「你們來抓就是！」

這時，有一些相近的清兵，自然驚醒了起來，要來抵擋梁成。可是在真有人出來抵擋他之前，已經被他殺死十幾個人了，因為他們總覺得突如其來，自己措手不及。

不過聲音一大，全營都起來了。只是有些人睡意還沒有退去，又大都在黑暗中，不曉得劫營的鄉兵有多少，所以不是慌作一團，便是自相踐踏。真正在圍着梁成攻打的，起先還只少數人。

「你們這些畜生，」梁成一面戰一面罵着，「看你們怎樣來奈何你家梁老爺！」

當然，時間一長久，圍着他的人便多起來了，燈球火把，也都點起來了，又給他剝翻幾個之後，他心裏就在打主意。他最初敢於來單獨劫營，是抱了必死的心腸的。可是自從聽見他們的談話，他知道自己一落在他們的手內，一定要受他們的恥辱，所以他就換了一個主張，適可而止，不給他們抓住。

「暫時饒了你們這些畜生，」梁成且戰且退地說，「你家老爺明天再來宰殺了。」

他始終很驍勇，誰也擋不住他。他要向那一方面去，那一方面攔他的人便遭了殃。所以在他的東蕩西除之下，他終於輾轉地從他進來的地方退了出來。

「不必客氣」他將那些追出來的人打倒了說，「梁老爺是不喜歡人家送他的！」

清兵看看上去一個死一個，又恐他前面有埋伏，就都回了營，不再追他。他到此刻，才立定了透一口氣，揩了揩身上的汗。東方在發着魚肚白，天在快亮了。

他提了刀，緩緩地走着，心裏只是亂紛紛，不曉得怎樣是好。大家素來佩服他，說他懂得兵法，如今遭了這個失敗，雖然別人不會說他什麼，他總覺得難於見人。況且，要想恢復，在勢又有所不能。

太陽剛剛升上來的時候，他回到了他的營房所在地。火已經完全熄了，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回想昨天的聲勢，昨天的熱鬧，如今則一無所有，就只有他一個人，冷清清地來憑弔這劫後的殘灰。他一陣心酸，覺得前途茫茫，毫無希望，很想就此向水裏一跳，了却他的殘生。他不曉得該往那裏去，只懶懶地走上了青龍橋，坐在石條上，望着橋下的水，在那裏發呆。

「呀，怎麼梁先生一個人在此？」過了一會，忽然有人在他的背後說着話，打斷了他的遐想。

他擡起頭來一看，原來是素來相識，同住在蔣巷的陸義。他不作聲。一方面爲了他心中正是難過，懶於開口，一方面則他記起了在清營中所聽來的話，所謂陸蠻子也者，想來便是他，因爲他的投降清兵，給清兵暗通消息，早就有人說過了。

「可惜可惜，」陸義又說，「好好的營房燒了；多少鄉兵散了，就剩了梁先生一個人！」

「這都是奸賊私通外國的結果！」梁成終於說了這樣的話。

「這是什麼意思呢？」陸義假意問。

「問那奸賊便知端的了！」梁成冷然地答。

「但是我看梁先生也不必在此懊惱了，還是到鎮上去了再說罷。」

「你也到鎮上去麼？」

「是的，我也到鎮上去，我們正好同行。」

梁成本來不知所可，一聽見陸義也要到鎮上去，他就想到了這個念頭：到了鎮上，正不妨將他在衆人之前，拷問一番，明正典刑，然後自己再作打算。

梁成暫時又沈默着，就此立了起來，和陸義一同走下了橋。

梁成走在前面，陸義走在後面，正當梁成跨下最末一級石條，要想向右轉灣時，陸義突然從上面直衝下來，嘴裏喊着「悄悄悄悄」好似失了足留不住的樣子，衝到了梁成的左側，趁勢將梁成一撞，希望就此將梁成撞入水中。

梁成當然沒有防備陸義有這個手段，但是他並非無能的人，會立足不牢，給人撞倒，所以他經了一撞之後，非但沒有跌入水中，反而站得穩穩地，將陸義的一條手臂拉住了，使陸義不得不立定下來，站在他的

旁邊。

「哼！梁成鼻子裏嗤了一下，用低而有勁的聲口說，『你的算計倒不錯。你害了我全營的人，還滿意，一定又要來害我！你得了一個大功還不夠，還要將我作你邀功的工具！你以為我不知道麼！』說到這裏，他的手緊了一緊，將陸義的臂扳了過來。

「哇哇哇哇，陸義連聲喊着痛，就在梁成的面前跪了下來。『梁先生你誤會了——我那裏敢請你饒我。』

「饒你？」梁成將手一扯，使陸義在地上滾了一下。『我要饒你，天地也不會饒你！你這狼心狗肺，畜生還不如的東西！你只曉得自己要升官發財，就去向韃子獻殷勤，來殺害你自己的同胞！我正要找你，鬼使神差，你落到了我的手裏，倒還想活命！哼，你簡直油蒙了心，在做夢！』

「梁先生，陸義的面孔埋在塵土裏說，『你饒了我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從今以後，我一定做一個好人！』

「好人！梁成說着，又是一扯，陸義又翻了身，面孔朝着天。『我就要你這好人的命！』

「梁先生，梁老爺，梁大人，你不要殺我！一味求着。

「我不殺你。」

『那末你就放了我。』

『也不放你。』

『那末千萬不要帶我到鎮上去。』

『也不帶你到鎮上去。』

『那末好極了，你就在這裏放了我罷。』

『我不殺你，』梁成故意又用着緩和的口氣說，『也不就放你，只想請你陪我做一件事。』

『好好，不論什麼事，我都答應陪你做，』一連地答應着。

『那末很好，你却又是我的同志了。』

『我本來是你的同志呢！什麼事？你可以放我起來了陪你做麼？』

『那也不一定，要你起來了才好陪我做。這事簡單得很，就是請你和我一同到水裏去；我們倆攜手同行，做一個生死至交來罷，』說到這裏，就一手拖了陸義，向河裏跨去。

『梁先生，』陸義竭聲的叫，『這不是玩的！我陸義是小人，死了不打緊，梁先生是君子，是英雄，死了實在可惜！不要這樣！』說着，一手扳了石條，兩脚用力抵抗着，不肯給梁成拖過去。

『你剛才不是要我死的麼？現在也不必說了，總之你陪我就是！』

陸義那裏能夠抵抗呢，梁成跨入水中時，只輕輕一帶，陸義也就跟着入了水中。

「啊呀啊呀！」陸義已經吃了幾口水，不過因為近岸之處，水不算深，他還可以立起來這樣喊着。「梁先生，我不要死，你也不要死！」

「你不要死，」梁成一面說，一面只拉了陸義向河中跑，「不關我事；我却非死不可。我自從起兵以來，沒有吃過敗仗，如今給你這畜生還不如的東西，弄得我兵敗人散，無處投奔，再沒有面目活在這世上！我正嫌一個人死得寂寞，恰好你來，我就只好有屈你陪我一下了。」

「要我陪你，還不是要我死！」梁先生，梁祖宗……」以下的話沒有說出來，水已經咯咯地塞進了他的喉嚨。

陸義吃了幾口水，梁成的手略略放鬆些，他的頭又浮出了水面，連忙哭着哀求說，「梁老子，不論怎樣，你放了我罷。以後你要我怎樣便怎樣，我決不敢違抗，只要你不叫我死。」

「你這一片好心，我沒有用，因為我確確實實，要在此時此地，和你同死！」

這時，梁成拉着陸義，還在向河中走，水已經要沒到他們的肩頭了。

「爹爹，什麼事？」那邊岸上，忽然有一個少年在向河中喊着。

「呀，快來救我！」陸義聽了聲音，向岸上一看，見是他的兒子來了，很是喜歡，就急急喊着。

他的兒子，不說什麼，就將鞋子一甩，入水從對岸游過來。

「你來得正好，梁成看陸義的兒子游近時，就用另外一隻手，將他的頭髮抓住了，往水底下一揪，並且這樣說，「我們三個人同死，愈加不寂寞了。」

「啣啣啣」陸義看見了這種情形，就一疊連聲喊着，又說，「他還是孩子呢，不懂事，你饒了他罷。」
「你自己的兒子知道要饒，別人的兒子你就不知道要饒了！依着我的憤恨，也要將你這個龜子，一併浸死。但是他本人還沒有作什麼孽，我就饒了他罷。」說着，手一放，陸義的兒子就浮了起來。

「你不要來，你回去，」陸義命令着他的兒子。他的兒子也許吃到了一些苦頭，就不再掙扎，返身游往對岸去。

「那末現在我們太太平平地走罷，」梁成拉着陸義，走到了相近河心的地方，水漸漸地浸到了他們的頸項。

「你放了我罷，」陸義還在作着無可奈何的嘍叨。「我是豬狗；我是畜生；我是糞蛆，我是蟲豸；我該殺，該剮；我什麼東西都不如；我該受隨便什麼的罪。但是我要活呢，我不要死呀——」

「你這人真是無恥極了！」梁成作着最後的申斥，「幸而河水大，否則水都要給你浸臭的！」
他們不住地向深處走，水淹沒了他們的口鼻，他們的眉目，最後，他們的頭髮，在水面上發出了兩個微

過，一轉瞬間，就一無所有，依然是天衣無縫的水面。

「救命呀！」陸義的兒子到了岸上，這樣喊着。看看沒有人答應，他又奔到橋上去喊，「救命呀！有人淹在水裏了！」

他一直喊着，過了好久，才有幾個人走來。經他一說之後，誰也沒有辦法，因為河闊水深，到那裏去找這兩個人的呢？

陸義的兒子在這裏守了一天一夜，到明天才看見兩個屍首浮了起來。梁成的手還是拉着陸義的臂，一些沒有放鬆。他將陸義撈起來埋葬了，鎮上的唐景耀、朱霞諸人，也將梁成埋葬了。

後來李成棟打破羅店時，死的人很多，他們都說，「人總要有些志氣：梁成可以不死，還是死了，我們只有死，還要活什麼呢！」

唐景耀

李成棟奉了滿清貝勒博洛之命，領兵來鎮守吳淞，相近各地的百姓，爲了要薙髮的原故，都對他抱着敵視的態度。不過百姓中的敗類，一看見他來，就去投降，乘此獻媚邀功的，也不乏其人，羅店的吳宏宇，便是其中的一個。

「唐先生，識時務者爲俊傑，我看還是趁早投降了的好呢。」有一天，吳宏宇從吳淞回來之後，興匆匆地來勸說他的鄰居秀才唐景耀。

「什麼話！」唐景耀大爲憤怒，登時就斥責着吳宏宇，「堂堂大明的百姓，要去投降韃子！你真不要臉，自己去投降了，還要拖人下水！」

「唐先生，我是一片好意呢，你不要後悔才好啊，」吳宏宇還在獻着他的殷勤。

「廢話少說，滾滾滾！」唐景耀決絕地說。

「我和你是幾代鄰居，所以不忍你的大禍臨頭，看死不救，還請你考慮一下。」

「原來你和你是鄰居，現在我和你是敵國。你如果不走，莫怪我無情！」唐景耀聲色俱厲，大有立刻撲

殺吳宏字的意思。

「唉，那末真正不可救藥的了！」吳宏字走出唐景耀家裏時這樣說。

「你回去告訴李成棟：他也是明朝的將軍，爲什麼要投降韃子？叫他快些反正，免得一朝被王師擒獲，明正典刑。」唐景耀待吳宏字走出門時，又補充了這幾句話。

吳宏字去了之後，唐景耀就在鎮外馬橋之南，立了一個大木牌，上面用擘窠大字寫着：

諭李成棟

投降免死

他的意思，的確希望李成棟能夠重新忠於明室，幹着中興事業。

吳宏字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他的所以先往吳淞迎降，無非看到天下大勢，已經於新朝有利，想在新朝中作一個新貴；因此他今天受着唐景耀當面的肆言極罵，他並不就對唐景耀發作，只一味敷衍着唐景耀，一則他恐怕自己吃了眼前虧，二則他暗地裏已經另外打定了主意。

原來他來勸唐景耀投降，並不是他對於唐景耀果真有什麼愛好之心。只因爲他自己投降了滿清，很想建立了一些功業，以便自己在新朝中造成地位，在地方上造成勢力。他知道，各地都有「俊傑」，他要進行他自己的前程，就只有從他的故鄉羅店入手。然而他又知道，他自己一個人非但勢孤力弱，不足以成大

事，並且素來不理於衆口，要是對大衆有什麼話，準會給大衆所唾罵。他考慮之下，所以就想到了利用唐景耀這一點。他以為唐景耀肯和他合作，他就可以得其所哉了。

唐景耀是羅店鎮上極爲人所佩服的秀才。他爲人非常嚴正，凡是公益的事，他都趕着去做，一毫沒有私心，凡是邪惡之事，他却嚴厲地排斥着，一毫沒有寬容。他是一鎮一鄉的領袖，也就是嘉定一縣的公正士紳之一。自從南都失陷以後，他早就立意要抵滬南，恢復明室，如果大事不成，便以一死相拚。吳宏宇想以區區利祿的觀念，鄰居的情誼，來勸他投降，真是癡心夢想罷了，給他大罵而去，當然是在人人意中的。

吳宏宇回到吳淞，看見了李成棟，便對李成棟說，羅店的人，尤其是秀才唐景耀，罪在不赦，非予以嚴懲不可。

「羅店的人半路截殺我派往太倉的騎兵，果然可惡，定須懲罰他們一下，」李成棟說，「但是你說的唐景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這唐景耀尤其可惡，」吳宏宇說，「他是羅店鎮上的惡霸，專和你老爺作對。他說，他要領着鄉兵，來捉拿你老爺，捉到之後，將你老爺抽筋剝皮，千刀萬剮，爲大明報仇。」

「這還了得！」李成棟果然憤怒起來了，大喊着說，「先將羅店剷平了再打嘉定！」

當下李成棟便發下號令，領着全軍，一早向羅店進發。

他們到了馬橋，看見了唐景耀所豎的木牌。

「這就是秀才唐景耀所豎的，」吳宏宇對李成棟說，「可見小的所說的話，句句都是實言，並無半句虛說，此人不除，實在使人難於平氣。」

「好，我自有道理，」李成棟說。一面叫人將那個木牌拆了。

李成棟的兵沒有過橋，羅店鎮內外的鄉兵，早已得到消息，在橋西列陣以待了。李成棟和他的親信裨將，暗暗說了幾句話，就策馬走上橋去，對鄉兵們說：

「我李成棟奉命守吳淞，本來和你們羅店沒有一些仇隙，不曉得你們爲什麼上次要截殺我的騎兵，這次又攔着我的路？我現在不過想回到太倉去，並沒有別的事情要到這裏來，請你們放我過去，好不好？我決不來驚動你們一草一木，你們放我過去就是。」

「你們這些東西，專會害人，那裏好算人，」鄉兵支洪陸文等都對李成棟這樣罵着說，「你們都是豬圈裏的豬，羊牢裏的羊，就要給我們宰殺了，不要再作癡想！」

李成棟看看鄉兵不肯退，並且預計他所派出去的裨將大概已經達到目的地了，就不再和鄉兵敷衍，只領着他的兵殺下橋去。鄉兵並不退讓，兩下裏便在馬橋之西混戰起來。

戰了好久，鄉兵的陣後忽然大亂，弄得大家都無心作戰，只往後面退去。原來李成棟所派的裨將，已經

一路渡過練祁塘，一路渡過荻涇，抄在鄉兵的背後了。

鄉兵第一次退到來龍橋，在那裏抵抗了一陣，還是不能阻止清兵前進，只好退到鎮裏去。

那時時間還早，鎮上的人正在做買賣，很是熱鬧。一聽見鄉兵退入市中，清兵接踵而至，大家要逃已沒有了路。因為街道狹小，市人很多，一有驚慌，大家爭先恐後，將各街都擠斷了。他們沒有辦法，就都爬上了屋面，由屋上奔走。

清兵一到市中，也是通不過去。他們看見羅店人都在屋上，他們的步兵也就上了屋，趕着殺人。他們東西馳逐，弄得屋瓦亂飛，情形非常混亂。他們的騎兵則在空曠之處包圍着，梭巡着，見人就殺。大多數羅店人都是沒有武器的，自然沒有什麼防禦，被他們殺死了許多。

『唐秀才在那裏？老百姓將他捉來的有賞！』不論步兵馬兵，都這樣一片聲的喊着。

秀才唐培，領着一部分鄉兵，在一處街道中和清兵對殺着。清兵不但有刀槍，還有銃和箭，所以不久，唐培和他的兵，就都給清兵殺死。

『唐秀才已經死了！』有些還在抵抗而沒有死，沒有逃的羅店人，聽見了清兵的呼喊，看見了唐培的被殺，就這樣喊了出來。

這唐秀才已死的消息，立刻就傳到了吳宏宇的耳朵裏。他趕到唐培死的地方一看，便說，『不是這個

唐秀才，這是唐培。那是另外一個唐秀才，他是唐景耀。」他接着就高喊着說，「捉拿唐景耀誰捉來的有賞！」

「捉拿唐景耀，誰捉來的有賞！」清兵處處應和着。

羅店人凡是有武器的，都在盡力抵抗着。但是死的死，逃的逃，人數漸漸少起來了。秀才朱霞看見了這個情形，心裏急得不得了。他是文弱的書生，不能直接作戰。但是他更不逃走。他想到了一個法子，來鼓勵大家。他撐着一把小傘，拿了一面鑼，爬到了他自家的屋頂上。他將鑼拚命地敲着，希望羅店人能夠集中起來，再和清兵作殊死戰。他的小傘，是準備跳下來時用的。

清兵看見了朱霞，在街上的就向他射箭，在屋上的就向他用槍刺着。他身上受了好幾個傷，就此由屋而跌入了後面的河裏。他沒有完全沈在水中，也沒有立刻就死，整整地喊了一天，罵了一天，方才完成了他最後的志願，將他的性命報給了大明。

「這是鄉兵首領支廉所住的支家橋，應該格外加倍懲罰。」吳宏宇向李成棟指點着說。

「燒！」李成棟只說了這一個字，立刻支家橋一帶便烈焰飛騰起來。因此這裏的房屋，差不多燒了一個乾淨，被殺死的人，比了別處尤其多，男女共計，竟有一千六百四十餘人。

「捉拿唐景耀，誰捉來有賞！」吳宏宇和清兵還是這樣喊着，而吳宏宇更領着李成棟直向他和唐景

耀所住的街上來。

爲什麼到此刻他們還不能捉牢唐景耀呢？原來唐景耀自從將吳宏宇罵走之後，知道清兵不久就要攻來，早就作着準備。他吩咐他的鄉兵，聽他的號令，堅守他所住的街道兩端。同時，他在那街道的兩端，建下了柵門等防禦之物。清兵攻到他這條街上來，一時就覺得攻不進去。不論在街上或屋上，都攻不進去。

還有呢，吳宏宇和唐景耀是鄰居，兩家的屋宇是彼此緊緊相連着的。清兵看看攻不進去，就想放火，却給吳宏宇阻止了下來。因爲清兵一放火，當然連他家也就不保了。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更加將抵抗的便利，給予了唐景耀。

『我們戰是死，不戰也是死，』唐景耀激勵着他的鄉兵說，『我們自然只有戰下去，戰到一個人都沒有爲止！』

可是無論唐景耀和他的鄉兵是何等的英勇，防禦是何等的牢固，經過了長久的搏鬥，他們的人只有逐漸少着，他們的力量，也只有逐漸減着。在那一方面，則清兵似乎越殺越多，越殺越有力，因爲別處都已經給他們解決，他們都集中到這一處來了。

清兵在街道兩端逐漸逼攏來，唐景耀的防地便逐漸縮短着。到了最後，他只有幾個人，死守着他家門前的一段。在他們沒有來得及自殺之前，他們就都被清兵捉了起來。這時，羅店鎮上的百姓，死的死了，逃的

逃了，除了唐景耀和吳宏宇以及其他與唐景耀同時被擒的幾個人以外，一個也沒有了。吳宏宇和李成棟親自指揮着攻打唐景耀，現在又親自看見捉牢唐景耀，他們都覺得很滿意。

「哈哈，唐先生，不聽我的話，居然弄到這個地步，現在你想怎樣呢？」吳宏宇嬉笑着對唐景耀說，那時李成棟坐在街心，他侍立在旁，像是審問唐景耀的樣子。

「不要臉的豬狗奴才的奴才！」唐景耀罵着說，「誰來聽你的話！今天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不必多說廢話！」

「我和你有什麼仇恨，你要剝我的皮，抽我的筋？」李成棟問着唐景耀。

「你看見我豎的木牌麼？」唐景耀反問着。

「看見的。」李成棟答應說。

「看見就好了，爲什麼你不反正呢？」唐景耀還是反問着。

「這有什麼難懂：方今大明的氣數已盡，天命是在大清，我們自然應該棄暗投明，乘此建功立業，才是道理。」

「你既不肯反正，那末你這個叛逆是做定的了，要是我捉住了你，自然要將你碎屍萬段，以爲亂臣賊子的警戒。」

「現在你給我捉住了，你想我應該怎樣處置你呢？」

「大不了也將我碎屍萬段罷了。」

「好，將他砍了罷。」李成棟終於這樣命令着。

「且慢。」吳宏宇對李成棟說，「小的還要問他幾句話。」他又面孔一板，對唐景耀說，「唐景耀平日你的威福也作盡了，今天也該讓我吐吐氣了！你常常說我是小人，而你自鳴是君子，現在畢竟你的君子可以賣幾文錢？我是不不要臉的，你是要臉的，你的臉果然比我有價值麼？我倒不信，待我試試看。」說着，他就走上幾步，在唐景耀的臉上打了幾下。

「不要臉的豬狗，奴才的奴才！」唐景耀嘴裏噴着血罵着，「你私通敵人，賣國求榮，羅店人全是你害死的！你的祖宗必定爲羅店人咒罵得從棺材裏跌出來！你的子孫必定被羅店人唾罵到死無葬身之地。你不要得意，你的報應就在眼前！」

吳宏宇聽得不勝忿怒，就一刀將唐景耀砍翻在地，唐景耀還是激烈地罵着。

「弟兄們，幫我一臂之力，將這畜生碎屍萬段。」吳宏宇向各個清兵說。

清兵一擁而上，亂刀齊下，果然將唐景耀砍成了肉醬。

和唐景耀一同被擒的幾個鄉兵，當然也完成了他們的志願，抵抗清兵而死。

據說，唐景耀在天啓年間，曾發過一場重病，在恍惚的夢中，作了這樣的一首詩：

鷓鴣臺上鷓鴣啼

啼罷樓頭日已西

千載不消亡國恨

夢魂常繞古城隄

當時他一些也不了解這詩的意義。等到他現在抵抗清兵而死，大家才恍然大悟，這詩竟是預言。

老張

城裏傳出來的消息，一會說要薙髮了，一會說不要薙髮了，究竟實在的情形是怎樣，每一個鄉下人都急於要知道。羅溪鎮上的農夫老張和老李，也有着這樣的心理。不過他們是輕易不大上城的，所以實在的情形，終於不知道。

「我想到城裏去看一看，」有一天老張對老李說，「順便糶些米，買些零物回來。」

「我正也有此意，」老李說，「我們就同去罷。」

他們在一個清早，便各自挑着米，動身往城裏去。老張在鄉間，素來有大力士的名稱，所以老李挑一擔，他却挑了兩擔。天氣雖然熱，路也不算近，可是在他們終年勞力的人看來，也算不了什麼。

「黃進士已經進城了，」他們在近城的時候，一路上便聽見往來的人這樣說。黃進士是誰，他們是知道的，黃進士的入城，大家認為意義重大，他們也是能夠意會的。不過黃淳耀就是黃進士，入了城究竟有什麼關係，他們却不知道。

「黃進士入城，我想有些道理罷，」老張對老李說，「我們來得恰恰正好，可以看一看究竟了。」

「唔，」老李應着說，「我們總算碰着了。」

他們一進城門，就只聽見大家在說着，「往縣衙門裏去，今天要議事了。」

他們將米挑到了常去的店家，糶得了現錢。在米店裏，他們略略知道了一個月來城裏所發生的事變：知縣逃走了，清將李成棟的兵，曾在東門外被鄉兵打得落花流水，李成棟就要派大兵來打縣城了，而雍髮的命令，的確已經從蘇州頌來，「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就是這命令的一切。

「呀，」老李對老張說，「這頭髮到底要雍的了。」

「我們也到衙門裏去聽聽罷，」老張的主張，「黃進士總有話的，他的話總不錯的。」

他們一到衙門裏，只見大堂上下，黑壓壓地通是人。衣冠整齊的先生們，都在堂上，普通人和穿短衣的工農，都在堂下。他們用力擠了一陣，方才擠到了稍為前面些的地方。堂上的人在說着話，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麼。堂下的人也在說着話，雖然可以聽得清楚，却亂烘烘地沒有系統，只是一些閒話，也聽不出究竟有什麼主張。他們要想擠到堂上去，一則事實上不可能，一則也有些不敢：他們都敞着懷，赤着腳，手裏扶着一根扁擔，在堂上當然沒有他們立足之地。

「大家不要響，」忽然許多人都在彼此招呼着，「聽黃進士說話！」

他們疑目向堂上一看，果然見一個四十來歲的人，從衆人裏面立了起來，走到了大堂的滴水檐前。他

的面目，清秀而端重，使看見他的人，都會相信他是一個正人君子。

「各位父老兄弟，」黃進士開口了，他的聲音是那樣的清楚而沈着，「我們都是大明天子的子民，漢族的同胞，我們要過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不認識韃子，我們不喜歡滿洲人，我們不要他們來管我們的事。譬如說，你們本來有父母的，忽然有一班強盜，到你們的家裏來，將你們的父母趕走，要我們奉他們爲父母，你們願意否？譬如我們是吃飯的，這些強盜是吃糞的，也叫我們一同和他們吃糞，你們願意否？你們不要以爲他們決不會吃糞，當然不會叫你們吃糞，但是我告訴你們，他們的風俗習慣，爲我們所憎惡的，他們一定要我們跟從他們，例如薙髮梳辮子，也就和要我們吃糞差不多。」

「這話很對，」老張低低地對老李說，「各有各的家長，各有各的過日子方法，他們怎樣可以來勉強我們，我們又怎麼可以聽從他們呢？」

「這還是從好的方面說的呢，」黃淳耀接着說，「這些韃子，連這樣的強盜還不如。他們將我們的南京打破，將我們的宏光皇帝捉了去。他們到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凡是一個好好的人所不能做的事，他們都做了出來。凡是他們對於自己人所絕對不肯做的事，也都做了出來。又可以打個比喻，他們自己並不吃糞，却一定要叫我們吃糞，你們受得下否？他們一到，房子就要燒光，東西就要搶完，人就要殺死，尤其是女人，就要受他們的侮辱，你們願意否？」

「不願意！不願意！」堂上堂下一片聲地喊着。老張和老李也加入了這個喊聲。

「不願意將怎樣辦呢？」黃淳耀說到這裏，就停了一停，看大家有什麼話。

「我們要抵擋，不讓韃子到我們的地方！」有的說。

「韃子到了我們的地方，我們就殺死他！」也有的如此說。

「我們要剿滅韃子，將他們的滿洲踏成平地！」老張居然更作進一步的主張。

「……………」

「……………」

在衆口紛紛，稍稍停頓的時候，黃淳耀又激昂地說：

「對，我們要起來保護我們自己！我們先要將我們的嘉定守牢，然後叫各縣的人將各縣守牢，這樣，我們就可以保全我們大明的江山，恢復我們漢人的天下！到那時，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殺到滿洲去，來報我們在這幾年來被他們欺侮的仇了！」

「殺到滿洲去！殺到滿洲去！」

「對呀，總要殺到滿洲去！你們要記牢：韃子是我們世世代代的仇敵！我們漢人，雖然也會吃過異族人的虧，總沒有比吃韃子的虧來得厲害的！我們有一口氣，總要和韃子拚命！我們要告誡我們的子孫，永遠要

和韃子拚命——

「你們不要懈怠，以爲韃子現在還沒有來，或者來了還沒有對我們那樣壞。他們是到處亂跑的野獸，惡鬼，今天不來，明天總要來，除非我們早早在他們的前路擋住了。他們一來，就要吃人，就要使我們不得安居。」

「你們更不要以爲韃子裏面也有好人，或者以爲他們的所作所爲，也有好事。他們裏面絕對沒有好人，所作所爲，絕對沒有好事。假使看來像好人或好事的，都不過是他們的假面具，所玩的手段，來騙你們的，來給毒藥你們吃的，你們切不可以上當。這樣的人假使還可以算作人的，他們都是惡棍，騙子，否則至少也是瘋子，神經病者，因爲他們的思想已經中毒，他們的頭腦已經入迷，他們已經是非不明，香臭難辨。你當面恥笑他們，他們面皮厚，一些不難過，便是你當面打他們，殺他們，他們也至死不悟，還以爲自己是對的。」

「他們是世界上最惡劣的人，最下流的人。這樣的人來做我們的主人，來勉強我們和他們一樣同過日子，你們肯麼？」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老張將扁擔在地上碰了碰，憤憤然說，「乾脆一扁擔一個，打死拉倒，譬如踏死一條刺毛蟲！」

「我們現在已經成了沒有父母的孤哀子了，」黃淳耀眼裏有着瑩瑩的淚點，「因爲我們的京城已

經被打破，我們的大明天子死的死，擄的擄，逃的逃，就剩下了我們這些無告的老百姓。我們的天子還這樣，假使我們老百姓還不奮發起來，我們死了還有葬身之地麼？到了那時，恐怕我們非但求生不得，還要求死不得呢！我想到這裏，我真有些難過！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不是別人的事情。——」

接着他又闡發了一陣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我們懂，就請你給我們辦法罷！」一片的呼聲。

「自然要有辦法，」黃淳耀說，「凡事假使有了主張，沒有辦法，就等於沒有主張。我們的主張是抵抗，我們的辦法是：一，守城；二，招兵；三，捐餉。守城要有主持的人，我們已議定去請侯通政峒會先生進來。招兵則凡是有氣力的人，我們都用得着，你們來就是——」

「我就來！」老張不等黃淳耀說完，就跳着喊了出來，一時之間，喊着來的，更有許多人。

「捐餉，」黃淳耀還在宣佈辦法，「不一定要現款，不論什麼用得着的東西，例如米麥布帛，都可以捐。總之，我們有聰明的出聰明，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

在若干人自願認捐之下，黃淳耀還有許多別的話，同時他的弟弟淵耀，侯峒會的兒子元濱元潔，也都

有意見發表。等到這一場會議完畢，衆人的心裏熱得比中午的太陽還要厲害。

老張和老李走出縣署的頭門，到了大街上，買了一些零物。正要回去的時候，老張卻對老李說，「我不

回去了，這些東西請你交給我的家裏罷。」老李問他原故，他說，他要去當兵，幫着守城。老李勸他回去了再來，他不答應，說何必多走一趟呢，況且守城的事情非常緊急，說不定什麼時候就需要着人。老李說之再三，都歸徒然，只好代他帶着東西，一個人回羅溪鎮去。

從此，老張便在城裏當鄉兵，幫着守城。他很奮勇，往往一看見敵人，就拚命向前。因此，他不但在城頭上抵禦，並且時常開了城門，或者縋下城去，殺入清兵的營中。他有相當的膂力，又加以至死不怕的決心，所以清兵一遇見他沒有不敗走的。有時他和別人一同出去，有時他甚至一個人單獨出去。他的膽氣得到了許多人的欽佩，而他的戰績，也超出了一般人之上，沒有多久，他就從一個鄉下的農夫，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兵官，受到了許多賞賜。

有一次，他又領着一小隊的人，衝殺出去，起先很爲順利，不料後來清兵越殺越多，將他困入了垓心。他酣鬪了好久，跟他同去的人，差不多傷亡完了，他自己身上也負了許多傷。但是他毫不畏懼，還是奮力地殺着，被他一個人殺死的，總有一百多人。清兵看看實在圍不牢他，而且傷亡的人又太多，終於給他衝出了重圍，回進城裏去。

他在城外力戰時，城上有人看着他，等到他一進城，便有人來扶持着他，因爲他渾身是傷，爲平常人所難受，非好好休養不可，就將他送到了西林菴。這是黃淳耀常到的讀書之所，自從守城的戰事發生以後，就

成了黃淳耀的休息之所，和不戒規模的傷寒病院。

「你這位弟兄真正忠勇，」黃淳耀看見了老張對他說：「要是大家都像你，幾個韃子，早就可以剿滅了。」

「黃進士，」老張用着沈著的聲音說，「這還是你的功勞！要是沒有你，我也不會這樣。」

「爲什麼呢？」

老張就將那天進城聽見黃淳耀演講的事情，告訴了他，又說：「要是各位大人先生，都像你黃進士一樣，大明就不會亡了；即使亡了，也就容易恢復了！我做了一世的人，直到聽見你講的話，我才知道我們不能單顧自己，要顧大家。單顧自己，連自己也保不牢，只有先顧大家，才能保牢自己。我用力打仗，是我所願意的；假使我就是打死了，也是我所願意的。現在受這一些傷，真不算什麼！只要我立得起，走得動，我一定要去殺韃子！我與他們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我一定要這樣做，否則我那裏可以算得人，還不是一隻狗，一頭豬，糊塗一世，聽人使喚，聽人殺——」

他的話很多，使聽見的人都很有感動。黃淳耀除了嘉許他以外，還勸他安心多養息幾日，說：「健全的身體，好好地用，實在比了冒險地孤注一擲，更爲有價值。」

老張對於黃淳耀這最後的吩咐，認爲非常地有理。所以他在傷未養好之前，就不出去，便是在後來城

破時，他也沒有立刻巷戰而死。

七月初四日城破時，老張的傷早已好了，就領着他手下的鄉兵，和衝進來的清兵，拚命巷戰着。等到他手下的鄉兵都已戰死了，他就暗暗地避了開去。

他本意思出南門。不料他掩掩藏藏走到文廟前映奎山相近的地方，遇見了一個單獨的清兵。他一看四下無人，就出其不意地將那個清兵殺死，心裏立刻轉了一個念頭，將那個死人的軍服脫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這樣，他就不再往南走，反而向北，往熱鬧的大街上去。

清兵一進城，只忙着幹他們的拿手傑作，殺人放火，奸淫擄掠，鬧得天翻地覆，誰也不來注意他。到了晚上，清兵也並不收隊，只三三五五地找他們認為滿意的人家住，也就混入了他們的淘夥中。

他似乎正有一種計劃，所以清兵人數過多的地方，他不進去，人數過少，只有二三個人的地方，他也不進去。只有那人數在五個至十個之間的地方，他總要挨身而進，向他們分一席之地，即使受他們不歡迎，被他們斥罵，他也毫不介意。他在這樣幾個人裏面住一夜，誰也沒有看見他作些什麼事，可是到了明天，從這個地方走出來的，就只有他一個人，其餘和他一同過夜的人，就此長眠不醒了，有的身首異處，有的斷手缺足，有的心肺剝了出來，有的肚腸拖在外面。

他每夜住一個地方，一連幾夜，這樣悄悄死去的清兵，便有了好幾十個。這一帶領兵的清將，漸漸知

道了這件事，覺得很為奇怪，就留意偵察着。

這一晚，也許他，老張，另外又換了一個主意，不再和前幾晚一樣，去找幾個人一處的宿處，而只在彎彎的秋月之下，於積穀倉的四周徘徊着。積穀倉就是那個清將的駐紮之所。

等到日落而只有星光的時候，他悄悄地走到了積穀倉的後垣，按着他白天看好可以立足的地方，爬過了後垣，到了裏面的空場上。他猜想清將總住在中間較為高大的屋子裏，所以他就伏在地上蛇行着，向那邊去。那屋子的門開着，他心中很是喜歡，以為他的計劃就可以實現了。

「有賊！」忽然一個呼聲，從他的腳邊發了出來，原來他的腳，在暗中碰着睡在地上的衛兵了。

「賊在那裏？」立刻就有人應着。

「在這裏！」這樣答應的人，已經從地上跳起來，握着刀，在暗中向老張砍來了。老張知道不能再進，就反身退出門來。同時，跟着他出來的，就有三、四個人。

霎時間，全倉的清兵都驚動起來了，燈球火把，照耀得很是明亮，處處只是喊着：「不要走了賊人！」

老張知道，磚牆之內，又添了人牆，再也逃不出去了，心一橫，就不再作逃走的念頭，只沒命地砍殺着，希望在自己翻倒之前，可以多殺幾個人。果然，時候一久，被他殺死的人固然不少，而最後的結果，他到底也翻倒在地。

清兵沒有就立刻砍死他，只將他捆了起來，搶着來見清將。

「你是誰？」清將坐在椅子上問他。

「你老爺姓張，是大明天子駕下的老百姓！」他瞋着眼睛說。

「你來幹什麼的？」

「我來取你的狗命！」

「你降了我們好不好？」

「放你的狗屁！要殺便殺，不必多言！」

「你降了大有好處。」

「住嘴！」他說時，用力掙扎了幾下，竟將身上的繩索都迸斷了。立刻，他就提着拳頭，一個闊步，跨向清將去，並且說，「要你的狗命！」

兩旁的清兵，再也不想不到他有這樣的氣力，會將繩索迸斷，所以沒有預先防備他。等到一看見他那樣的向前奔，就都舉起刀來，一擁而前，沒頭沒臉的砍下去。他赤手空拳，在白刃林中，奮鬪了好幾合，才又給他們砍翻在地。但他這次似乎凝聚着他最後所有的全力，來作最後的應付了，所以他一跌倒在地，不等清兵近身，他就從地上一躍而起，並且在最近他的一個清兵手裏，奪得了一把刀。

他一有了刀，正是如虎添翼，份外驍勇。又因為在室內，地方小，清兵雖多，不能個個上前，所以給了他足以持久的便利。他背倚着牆，少了後顧之憂，一意對付着前方，於是清兵在他面前倒下去的，又是好幾個人。

「不怕死的，儘管上來！」他喊着說。

不過他的氣力到底是有繼續不上的時候的，在他雙手逐漸緩下來時，他身上就受了許多重傷。他仍舊倚着牆不倒下去，還是用兩手支撐着。最後，他的刀丟了，他的手臂提不起了，他的頭終於給他們割了下來。然而他的身體仍舊沒有倒下去，還是好好地立着，倚在牆上。

「想不到這個蠻子竟會這樣厲害！」清將看着老張的頭說。「明天將牠掛在城門上，以為號令！」

明天走過南門的清兵，都看見老張的頭，豎着眉毛，張着眼睛，露着牙齒，殺氣騰騰，似乎要一口吞盡他們的樣子。他們都說，「要是蠻子們個個都像他，我們就不要想活命了！」

賣餅老兒

黃淳耀聽人說起賣餅老兒，不覺也起了好奇心，以爲這人不是隱士，便是奇人，很想見他一面。有一天，他就派了一個家人前去邀請那老兒。

沒有多久，那個家人就一個人回來了，說那老兒不肯來。

「爲什麼呢？」黃淳耀問。

「他說的，」那個家人學着說，「黃進士是什麼了不得的人，敢來叫我麼？他如果一定要見我，當然他應該先來。」

「喔，」黃淳耀聽了這話，益發奇怪起來了，「那末我就親自前去走一遭罷。」

黃淳耀由那個家人領着，就走到了賣餅老兒的茅屋中。他一走進去，只見壁上掛了一口寶劍，案上放了一部漢書。他心裏便想，「這個人畢竟是非常人。」

黃淳耀擡起頭來一看，才發見一個年老的人，正坐在屋子的一個角裏，在製着餅，他的面目很清癯，鬚髯很長，完全不是一個市井之流的態度。

「老先生請了，」黃淳耀走過去，向他拱拱手說，「我就是黃淳耀。」

「哈哈，幸會幸會，」那老兒笑着立了起來，對黃淳耀作了一個揖。「我到貴邑之後，早就聽人說黃進士的盛德，很想來拜望拜望，恐怕唐突，所以沒有來。現在我公居然光降，足見我公的謙讓了。請坐請坐。」

黃淳耀一面坐下來，一面就問着說，「老先生的尊姓大名，可以賜告麼？」

「那還是不要提起罷，」那老兒笑着說，「這裏的人，因我癡長幾歲，又以賣餅爲業，就叫我賣餅老兒，我想這名字很好，所以你也叫我賣餅老兒就是了。」

「哦，老先生既然不肯賜告，那也不敢相強。但聽老先生的口音，是北方人，不曉得怎麼會到南方來的？」

「這倒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是北方人，我有兩個兒子，三個孫子，都曾做到不大不小的官兒。爲了國事大變，他們都先後盡了忠，以一死報答了國家。我看看北方的情形，混亂得很，不曉得南方怎樣，所以便到南方來看看。假使國事還有希望，我就再活幾年，否則我就只想找一個速死的機會，報答了國家。我沒有帶着錢，也不願意受別人白白的供給，所以就以賣餅餬口。」

「喔，原來如此，」黃淳耀立起來表示了一下敬意說，「老先生是大忠臣的封翁，我們這些後生的先輩，真正失敬了。」

接着他們又談了好一會天下大勢，彼此都覺得很是投機。從此黃淳耀一有空，就去找賣餅老兒。而賣餅老兒也時常到黃淳耀的家裏，作個不速之客。

南都破了不久，清朝下令薙髮，嘉定人不答應，大家就揭竿而起，從事反抗。他們經了幾天的混亂，推黃淳耀作了領袖。他爲了這事，便又特地來到茅屋中，探訪着賣餅老兒。

「老先生，」黃淳耀說，「我們決定起義了，大概你也贊成的罷？」

「贊成贊成，」賣餅老兒欣然說，「凡是大明的百姓，理當如此。」

「那末就請老先生出山，共成大事，好不好？」

「我當然願意竭其棉薄。但我在這裏究竟情形不熟，並且一般人對我也沒有認識，只恐誠信未孚，徒然有累我公，成不來什麼事。我看我還是不出面的好，只從旁贊助着。並且我另外還有一個打算，這時更不便公然和你共事，你日後便能知道。」

黃淳耀看他說得很堅決，知道他定有什麼主張，所以也就不再勉強他。

談了一會，黃淳耀告別的時候，賣餅老兒從壁上將那口古劍摘了下來，說，「這把劍是我的父親傳下來給我的，我一直很寶貝牠，隨身帶着，沒有分離過。現在你要作地方的領袖，起義抗滿了，我願意贈給你，作爲斬殺韃子之用，請你收了罷。」

他說着，就將劍遞了過去，黃淳耀恭敬地接到了手中，極其感激地說：『謝謝，我一定要好好地用牠，使牠不會辜負老先生相贈的美意。』

從此一連許多天，黃淳耀忙着守城的事，沒有去看賣餅老兒，而賣餅老兒也忙着自己的事，沒有去看黃淳耀。原來清兵已經由李成棟統率着，將幾個重要市鎮打破之後，來攻打嘉定本城了。

賣餅老兒照常賣着餅。不過他這時不但在城裏賣，還趁着清兵沒有合圍，偷偷地往城外去賣。他本來是北方人，清兵大都也是北方人，所以他的生意很好，而且清兵還當他是他鄉的故知，和他很說得來。沒有幾天，他已經可以在清兵營中自由出入了。

然而在幾天之後，賣餅老兒不到清兵的營中去了，而清兵的營中却一天之內突然死去了許多人。經他們再三的研究，才知道死的人都中了毒，而毒的來源則在井水中。誰投毒在井水中的，自然就成了他們研究的最後中心。他們在各方面考察之下，才決定這事是賣餅老兒幹的。

『這老賊再來時，』李成棟恨恨地發下命令，『將他抓起來，碎屍萬段！』清兵受了意外的損失，攻勢就減退了不少，因此嘉定城得以多維持幾天。

這時，賣餅老兒却去見黃淳耀了，他看見了黃淳耀，便說：『我現在可以死了。』

黃淳耀問他究竟，他先將他這幾天所做的事情，告訴了出來，然後又將他所擬作的事情，也說給黃淳

耀聽了。

「老先生，」黃淳耀說，「你已作的事情，實在很妙。可是你要作的事情，未免太苦了你，我實在於心不忍。我們還是從長計議，另圖破敵之計罷。」

「這有什麼苦！」他決然說，「人生總有一死，只在死得其所罷了。我是賣餅的，我就打個比方給你聽：麥子生在田裏，也不過和野草一般，自生自滅。一旦人們將牠採了下來，把牠磨成粉，製成餅，我想麥子有知，一定是願意牠的粉身碎骨的，因為牠到底作了有益於人們的事情，沒有如野草一般，由春而夏，由夏而秋，徒然過了一世。還有，麥粉製成了餅，不經烈火的煇炙，牠也不能成熟，供給人們吃食，我想麥餅有知，也一定願意受那炮烙之刑的，因為牠只有這樣的受苦，才能夠達到牠的最後目的。因此，像我這樣的老朽，除了賣餅以外，百無一能，現在能夠因這事而死，已經是大幸了，還有什麼可惜呢！況且從前的樊於期，不也是這樣做過麼？現在人難道就一定不及古人！請你不要阻止我，只算成全了我！」

黃淳耀聽了他的話，知道了他的決心，一時竟說不出什麼來，只是簌簌地落眼淚。

「黃進士，」他又正色地說，「請你不要傷心。老實說，你現在起事，將來如果失敗，也是要和我一樣，爲國而死的。我們還是打起精神，幹我們應幹的事情罷。」

黃淳耀只得拭去眼淚，叫了許多人來，作着一切準備。他先對他們吩咐了一番，然後叫他們將賣餅老

兒縛了起來。他又寫了一封給李成棟的信，叫他們拿着，連同賣餅老兒，一同送往李成棟的營裏去。

由於營門的通報，先叫送信人走了進去。李成棟看了信，很是喜歡，說：「黃進士畢竟有見識，現在也來投降了。這個投降的信物，的確很好。」說着，就一疊連聲喊：「將那個老賊抓進來！」

送賣餅老兒來的人有幾十個，都是勇壯的少年，李成棟只是喜歡，一些都沒有防備。他們到了營中，果然將賣餅老兒交了出來。李成棟正要審問他的時候，他們突然發一聲喊，將身邊的爆仗取出來放了，搶入中軍帳去，趕殺李成棟。李成棟一見來勢不好，連忙向後逃走，總算沒有被他們殺死。不過這樣的意外，也就夠他狼狽了。

同時，外面團圍着清營的鄉兵，一聽見爆仗響，就都衝殺前來。他們和送賣餅老兒去的人，裏應外合，大殺一陣，清兵完全沒有準備，因此死得很多。其他留得性命的，保着李成棟，逃出了十多里路，方才喘息略定，重新紮下營來。

賣餅老兒在那混戰之中，就此失了蹤，沒有再回進城去。當然，以他那樣的年齡，又抱着必死的決心，逢着那樣的局面，他那裏還能活呢！

「唉，唉，人亡物在，我總要不辜負他才好呢！」這是黃淳耀摩挲那古劍時所說的話。

嚴愛棠

在磚橋東面的一仗，嘉定鄉兵大敗，死了好幾萬人，甚至黃淳耀的連襟，領兵前去救應，也一併陣亡了。黃淳耀又傷心，又着急，一時沒有了主意。

『鞭子擺的「蟹螯陣」實在沒有破法，』一些敗將殘卒，回到城裏之後，都這樣說。最後，黃淳耀、侯峒曾、張錫眉諸人，就召集各個守城的領袖，開着會議，看有什麼破法。

『這個容易，』在會議場上，居然有一個人說了這樣的話。大家一看，原來是秀才嚴愛棠。『請愛棠先生說明破法。』黃淳耀奮興地期待着。

『牠既是蟹螯，我去將牠扳作兩片就完了。』

『怎樣扳法呢？』黃淳耀追問着。

『這個不能在這裏細說，上了戰場，我自有辦法。』

黃淳耀看着嚴愛棠的面，有着堅毅自信的神色，所以便不再追問他的詳細計劃，只說：『那末要多
少人呢？』

『五百個也就夠了，』嚴愛棠說。

『什麼？前天不是有十多萬人麼？却還敗在蟹螯陣裏，現在只有五百個人，那裏經得起這蟹螯的一夾呢？』

侯嗣曾和張錫眉諸人聽了，也都覺得奇異，以爲所要的人果然太少些。

『會將兵的，』嚴愛棠說，『固然多多益善，不會將兵的，多了反其受累。你們看，清兵出來，從來就沒有幾千幾萬人的，却往往會打勝仗，就是這個道理。前天我們十多萬人，擠在一處，一毫不知進退，又沒有誰作指揮，一看見寥寥的清兵，擺出蟹螯陣，自己就先慌了，還有什麼不敗的道理呢？所以也可以說，我們的敗，不是清兵來打敗的，是我們自己弄敗的。等到開始一敗，接着就如山倒，連敗不歇，再也站不住腳了。只要將有謀，兵精，人數少是毫沒有關係的，何況韃子的每次出戰，也不是大隊人馬呢。』

『好，』黃淳耀表示着充份的信任，『我們就聽你，請你就領五百個人去破蟹螯陣罷。』

嚴愛棠到了外面，就去找到了鄉兵的小頭目老張，叫他去召集鄉兵。老張本來平日也很信任嚴愛棠，所以嚴愛棠的命令，他很願意去執行。他去找到了另外兩個小頭目，王全和趙阿生，在不多時之內，幫同召集了許多人，由嚴愛棠和他們挑選了五百個出來。

在靠近南城的一片空地上，六月裏的清晨日光下，嚴愛棠對那五百個人說：

『今天我要領你們去破蟹螯陣——』

他的話沒有說完，就引起了一陣歡呼，因為他們吃了蟹螯陣許多苦，巴不得早些去報仇，並且使這陣失去牠的效用。『好呀！蟹螯陣終於也有被破的一天了！』這是他們的話。

『我先告訴你們一個道理！』嚴愛棠接着說，『我們看見蟹螯夾物，夾得很緊，用什麼方法來對付呢？我們不是用什麼東西，或者是穀穗，去引牠張開來麼？這是軟的方法。我們又不是兩手拉緊了牠的兩引螯，用力扳開來麼？這是硬的方法。不過無論軟的或硬的方法，我們總要將螯跟扳開來，才是徹底的解決辦法。——』

『對！』大家又喊着說，『我們去扳斷牠！』

『不過你們要明白：第一，你們必須聽我的話，不要隨便瞎跑；第二，你們必須膽大，不要怕，相信一定可以破掉牠。你們能夠辦到這兩件事情，我們的成功是可以預定的。』

『我們一定辦到，請你說出實際的方法來罷。』

『我們出城，遇見了敵人，我自有的實際的方法告訴你們。現在我們就出城罷。王全領一百個人先走，我領三百個人次走，趙阿生領一百個人後走。老張還是幫着守城，因為守城比了出戰還要緊。』

老張很想一同出去，經不得嚴愛棠的再三勸阻，只好送他們到城門口為止。由於外面來的探報，知道

清兵在磚橋大勝之後，已在由西而南，由南而東，向吳淞去的路上走着，所以嚴愛棠便決定全軍出南門，前去邀擊清兵。

他們在相近馬陸的一個地方，全軍匯合在一處，駐紮了下來。探報說，清兵的前隊，大約有一千人光景，由李成棟的兄弟李成林率領着，已經在前面五里之內了。嚴愛棠相度了一會形勢，對王全趙阿生面授了一切應戰的機宜，又留下了一部份人，然後帶着其餘的部衆，向前走去，準備廝殺。

他們大約向前走了一二里，遠遠地，就看見了清兵的前隊。清兵一看見前面有兵攔着去路，馬上一陣移動，就出來迎敵。清兵還是老法子，中路之外，又分出左右翼，迅速地向着這邊包圍上來。

這裏地方，河浜港汊非常多，田裏的稻和棉花，又正長得很茂盛，不識路的陌生人到這裏很難找到路。清兵只會揀大路走，在地理上實在是吃虧的。而且他們有馬兵，雖然有漢奸領路，也不能走小路。

嚴愛棠一聲令下，王全領着一百個鄉兵，就向東南上去迎着清兵的右翼，趙阿生也領着一百個鄉兵，向西南上去迎着清兵的左翼。嚴愛棠自己，則暫時停止前進，只叫他的部下，好好準備着。

『你們一定要聽我的話，一定不要慌，好好廝殺！』這是在作戰前最後的誥誡。

王全和趙阿生各領着一百個鄉兵，迎着清兵的左右翼殺上去，可是正在清兵認得清他們，要想衝上來時，他們却並不上來接戰，就各自轉了一個灣，向左右兩端拉長了走開去。王全這方面走了正東，趙阿生

那方面走了正西。清兵的左右翼，要想包圍他們，非但在他們後面趕着，還加派一部份騎兵，在他們的南面，向東西兩個方向，遠遠地兜過去。

王全所走的這一帶地方，河浜特別多，凡是有小橋的地方，他們將小橋都拆了。清兵的右翼趕了他們好一會，看看似乎近在目前，已經趕上了，不料到得跟前一看，兩下裏還夾着一條大河，粼粼的綠水，使他們輕易不能渡過去。沒奈何，清兵只好沿着河，找尋過河的地方。

王全他們在隔河看到了清兵，並不後退，只沿着河在韃子長，韃子短地罵着，激得清兵牙癢癢地，憤無可洩，只想趕上前去。

清兵向東走了許多路，終於找到了一座未經毀去的石橋，不禁大喜過望。可是等到他們一過石橋，却又發見王全他們在另外一條河的對面了，這條河是和方才的大河垂直的，河上的木橋，都已經抽在河東了，他們還是不能過去。

騎兵雖然走得快，但對於王全諸人，也只是可望不可即，非但不能包圍他們，更其無法接近他們，因為有許多田岸，在稻葉的覆蓋中，實在不便於走馬。

清兵就這樣趕一程，停一程，停一程，趕一程，被王全越引越遠，而且爲了要保持和後方的聯絡起見，沿途留下人來，那出來時是二三百個人，等到後來，在最前線的，也就只有一百個人光景了。

王全這一方面呢？他們是用不着和後方保持聯絡的。他們在出發之前，已經有着整個計劃，他們只要按着計劃行事，就可以得到預期的勝利。他們自始至終是一百個人。

再過些時，清兵的最前線已經不到一百個人了，王全才立定脚跟，發下號令，反身殺轉來，實行搏戰。這時，清兵被動地跟着人家跑，已經跑得很吃力了，而且心裏既是懊惱，又是慌張，也就沒有了鬪志。鄉兵一反過身來，他們略加抵抗，回頭就跑。

從此，一百個鄉兵所遇到的敵人，數目總是比他們少，勇氣總是比他們衰，他們以一百個人的堅固單位，就此消滅了清兵的整個右翼，也就此扳下了蟹螯的一引。不論他們的騎兵或步兵，能夠回到大隊去的，為數很少。

清兵的右翼是這樣，左翼，蟹螯的另一引，又怎樣呢？牠的命運也正和右翼差不多。

趙阿生所走的那一帶地方，河浜要少些，可是竹園和樹林却非常的多。他們左灣右繞，迤邐向西而行，總不給清兵趕上，當然更不給清兵包圍住。騎兵遇到了密密的竹樹，不能直穿而過，必須繞道，進行的速度，並不能過於步行的，因此，這河浜較少的地帶，對於趙阿生他們，也不是一個威脅。

清兵也有幾次想就此收隊回去，不加追趕，可是趙阿生他們，也正像王全他們一樣，看見清兵不趕，就遙遙地毒罵着，弄得清兵欲罷不能，只好走上他們滅亡的道路。

蟹螯的兩引，就此在嚴愛棠的計謀之下，被扳去了。螯的跟部，清兵的中軍，又是怎樣呢？說也使人不信，竟完全遭遇了覆亡，一個都沒有走脫，連李成林也在內。

本來李成林的兵，左右翼一分，中軍也只剩了三四百個人。不過比較起來，他還比嚴愛棠的中軍多些，所以他有恃無恐，只顧命令他的兵，努力向前。

嚴愛棠除了在後面埋伏了一百個人以外，現在出來迎敵的，就只有二百個人。他們又都受過他的訓示的，在這一時機內，不要拚命，只須敷衍就夠，所以清兵一出來，便佔了許多便宜。嚴愛棠的兵，似乎竟不禁一打，只對清兵略作抵抗，都望風而逃。清兵一起興，就跟着追趕上去。

可是清兵趕了一里路，嚴愛棠不知往那裏去了，他的兵，也一個都不見了。李成林在馬上一眼望出去，只見一片平疇沃野，上面低一些的是稻田，高一些的是棉田，田中都是綠油油的葉子，在南風裏搖動着。不是稻田或棉田的地方，則是樹林，竹園，蘆蕩，以及一塊塊的池塘，和一條條的長河短河。至於一些聚居的村莊，零居的家宅，則大都掩映在這樣的一片青翠的顏色裏，很難看得見牠們的屋瓦或牆磚。李成林望了好久，總不見有人從這個顏色裏浮現出來。

『這倒奇怪了，』李成林在馬上自言自語說，『他們都往那裏去了呢？』

但是鄉兵並沒有變化去，而且更沒有走得遠，却就躲在清兵腳邊。原來鄉兵到了嚴愛棠預先指定

的地點，就都四散開來，三三兩兩，各自躲入了田裏，林中，橋下，河畔，或任何看不見的地方。清兵要搜索他們，也就不能不四散開來。可是清兵在亮地看暗地，鄉兵在暗地看亮地，清兵就吃了虧。鄉兵看見走過的清兵人數多於他們，就伏着不動，聽由他們過去，要是清兵人數少些，或者相等，他們就出其不意，竄出來襲擊。清兵因此被他們殺死的，爲數不少，雖然他們自己也有着少數的犧牲。

被襲擊的清兵，當然會叫喚起來，召集後援。可是等到後援來到時，在襲擊着的鄉兵，不論有無得手，早又躲得無影無蹤了。清兵要找到他們，也只好三三兩兩，向田裏，林中……亂鑽，希望能夠先發見他們，加以重創。

鄉兵和清兵，就這樣捉迷藏般暗鬪了好久。鄉兵固然有着小勝，清兵也還未曾大敗。漸漸地太陽已經西斜了。清兵的鬪志已經沒有，就想收兵回去，鄉兵則還在堅持着，等候預定的結果。

清兵要想回去，不料發覺回去的路，都已經斷了，不知怎樣一來，原來在他們前面的鄉兵，似乎都已經到了他們的後面。鄉兵雖然還是散的，沒有結成有形的陣勢，可是却像水裏張着的網，使魚游不過去。清兵到那裏，那裏的路，不是堆塞重重疊疊的樹枝或石塊，便是橋斷或挖下極深的溝。尤其厲害的，鄉兵暗暗的襲擊，更加頻繁了，以致即使是可走的路，清兵要回去，也不能不每一步提防着，並且用一部份人的性命去交換。清兵慌了，李成林便連忙傳下號令，叫大家集中在一處，不要四散亂走。

「砰——拍！」這時東面天空裏發了一個聲音，好像是大爆仗。

「砰——拍！」過不了多久，西面也這樣響着。

「捉拿李成林！」南面，清兵的來路上，忽然在兩個爆仗聲之後，有多人發着這樣的呼聲，遙遙接應着。

李成林看看自己的人，還有三百左右，就喊着說，「向南衝！」

「李成林快快下馬受死！」是嚴愛棠在一座小石橋上的呼聲，「你的後路已斷；你已陷入四面包圍中了！」

李成林叫他的兵來奪路，無奈鄉兵都抵死抗拒，雖然彼此都有殺傷，總通不過去。李成林又叫他們另尋別路，却總覺凡是往南去的路，不論大小，都有鄉兵死命守着。

「向東走，」李成林看向南走不通，只得如此命令。「我們回吳淞老營去。」

他們向東，沒有多遠，就迎着了得勝而回的王全一千人，王全的人數雖然只有一百，他們却正在勇氣頭上，而清兵是方才在南面碰了壁來的，以致接觸之下，清兵還是不能通過去。同時，南面的鄉兵，也已經和王全的鄉兵得到聯絡，步步緊逼而來，李成林只好急急喊着：

「後隊作前隊，向西走！」

可是清兵還沒有來得及轉身，趙阿生領着他的一百個人，已經到了他們的背後了。他們在三面夾攻

之下，不待李成林再有命令，本着自然的趨勢，只好全體向北而行。他們開始才覺得僥倖，走了一里路光景，沒有遇見鄉兵。不過走得慢的，以及和東南西三面的鄉兵最接近的，已經被殺死了不少，就只剩着一百多個人了。

在太陽離地平線還有二丈高的時候，清兵奔到了一個地方，聽聽後面和左右的喊聲稍遠，就坐下來透一口氣。

「蠻子們好厲害，」李成林不能不承認地說，「可是我們到底逃出來了。」

「砰——拍！」李成林的話沒有說完，前面一個大竹園裏，放起了一個大爆炸。

清兵一聽見，便都立起來，向北衝過去，希望早些衝過那個竹園。可是他們總是來不及，等到他們近那竹園時，園外的路上，已立着密陣陣的鄉兵在等候了，這是嚴愛棠早就留在這裏的部隊。

「啊喲！」李成林失聲喊了出來。「孩子們衝！」又命令着說，「不衝就沒有路走！」

一方面是以逸待勞，一方面是困獸的死鬪，所以這一仗打得最是厲害。可是兩方面正在鬪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東南西三面的喊聲又近得來了：

「殺盡韃子……」

「不要放一個韃子逃走……」

「活捉李成林……」

片刻之間，四路的鄉兵，都得到了聯絡，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鐵箍，將一些殘餘的清兵箍在裏面，真叫他們成了甕中的鼈，釜底的魚。

「罷了罷了，」李成林喪氣地說，「不曉得是那一個蠻子使的詭計，害到我這般田地。」
鐵箍逐漸箍緊，清兵的人數逐漸減少。鐵箍沒有隙縫，清兵一個也逃不出去。

「不要放走一個韃子！」嚴愛棠立了一個大墳的頂上，作着指揮。

太陽平地了，清兵都躺在地下了，戰事於是完畢。

在嚴愛棠的指揮之下，將那些已死的清兵，略略作了一會檢點，他們的衣甲兵器，都由鄉兵取了去，然後乘着夕陽的餘曠，他們奏凱回城。

「愛棠先生辛苦了！」黃淳耀等早已得報，在南門口迎接着，都這樣說。

「我們非但將蟹螯扳斷，還將螯跟都消滅了，」得勝的鄉兵，在飲酒食肉的時候對大家說。

「這全仗嚴先生，要不是嚴先生的妙計，那裏會有這個勝仗。」這是不論何人都會說的一句話。

『叫嚴愛棠出來見個高下！』第二天，李成棟親自出馬，在嘉定南門城下高喊着說，他自從聽見了他兄弟的全軍覆沒，既傷心，又憤怒，所以便專來向嚴愛棠尋仇。

城裏聽到了這個消息，便商議應敵之策。按着黃淳耀諸人的意思，嚴愛棠還是暫避其鋒，不要出去，因為李成棟雖然狠，到底一時之間，總打不進城來。但是嚴愛棠却說：

『我不要躲在城中，滅了我們義師的威風。我不怕，我要出去迎敵。便是失敗，也給韃子知道，我們這些義師並不是好惹的。我只希望大家都不怕，會繼續我起來，將韃子趕出關外，完成我們中興大明的事業。』

大家看他意志很堅決，未便阻擋他，又知道他足智多謀，總能應付，所以也就放了許多心，聽由他出去。不過爲了李成棟的來勢厲害，所帶的兵很多，就又勸他也多帶些人出去。好在這時城裏的鄉兵還有一些，可以自由調遣。

『我還是只要原來的五百個人就夠了，』嚴愛棠說，『至多只須將昨日陣亡的，另外挑選，補足此數。因爲沒有受過好好訓練的兵，多了反而難指揮，一些的力量都不能顯出來，還不如精選的少數人，可以運用自如，多少總可以有一些成績。』

這話，大家也就依了他。

嚴愛棠領着五百個人一出城，李成棟率領着大小三軍，更不遲延，便一路大罵，直衝而來。李成棟的兵總有一萬以上罷，五百個人無論怎樣的勇敢，總也抵擋不住，而且他們剛剛出城，陣腳還未穩，給清兵一衝，就只好且戰且走，且走且戰，作着逐步的抵抗。

清兵還是那一套，分了左右翼，包抄過來，將五百個人團團圍住了。不過這五百個人，並不慌張，更不逃走，只集攏在一處，紮成圓陣，四面八方地對敵着。同時，由於嚴愛棠的指揮，漸漸由東向北移動，因為他知道城外東北方，有一個很大的荷花蕩，有着特殊的地勢，很可以利用，作着更為堅強的抵抗。

『不要走了嚴愛棠！』這會是清兵在喊了。

城上的人，看見了這個情形，都為嚴愛棠和這五百個人，捏一把汗。然而他們知道，即使叫全城的鄉兵都出去接戰，還是過不了李成棟的兇焰，而解除嚴愛棠的困難，所以他們在城上，除了嚴加防守，以備攻城以外，就只有乾着急。

城下的戰鬪在東城外而由南而北地移動着，城上的着急的觀戰者並防守者，也在由南而北地跟隨着。等到過了東門，戰鬪一直向東北方進行時，城上和城下就漸漸不大看得清楚了。

『各位同胞努力，我嚴某從此不回來！』嚴愛棠對城上的最後辭言。

『愛棠先生，你先走一步，我們跟着就來了。』嚴愛棠從黃淳耀那裏所聽到的最後贈言。

等到他們到荷花蕩那裏時，五百個人只有三百多些了，其中已經沒有了趙阿生。這蕩好像馬蹄形，三面環繞着，就留着南面一個缺口。嚴愛棠領這三百多個人進了那缺口，登時覺得事情輕鬆了許多，因為直接受攻的，就只有南面一面了。不過嚴愛棠很知道，三百多個人也很知道，走進了這個地方，就休想再走出去，因為不但南面的缺口被封着，就是其他三面，在水的那邊，也有清兵密密地包圍着。

「這就是我們的葬身之地了！」嚴愛棠說。

「葬在這裏很好！」王全說。

蕩裏的荷花，千紅萬紫，開得正旺盛。假使沒有戰事，這時也許正是欣賞荷花的時季罷。不過荷花的本身，是不受人事的影響的。戰事發作之前，牠是那個樣子，戰事激烈進行時，牠也是那個樣子，就是後來戰事完畢了，牠還是那個樣子。牠只有聽着大自然的化育，而自爲生滅，自爲興衰。人就沒有牠那樣的有節序，所以戰事告畢之後，好好的人都遭了橫死，其中有嚴愛棠和他五百個鄉兵，以及數目兩三倍於鄉兵的清兵。

現在，荷花蕩的蹤跡是渺乎難尋了，不過有人紀念嚴愛棠和這五百個人的詩，却還在人們的口頭：

將軍死戰荷花蕩

五百健兒不苟生

若把古人來相比

英風直欲邁田橫

性如

西林菴的地點，離開西城不遠，四週很空曠，輕易不大有人來所以很是幽靜。而且菴的西有竹林，東有叢樹，北有一泓清水的池塘，南面的大門，開在一條鵝卵石砌成的小徑上，遠看起來，紅牆綠葉，掩映生姿，就好像一幅畫景。黃淳耀以此爲讀書之處，實在再適宜也沒有了。

還有呢，菴裏的方丈和尙性如號無等的，又是一個年高有道的高僧。他本來是世家子弟，於書無所不讀，後來看破紅塵，在此出了家，精研着內典，更是高出其他僧人一籌。黃淳耀固然很看得起他，一空就去和他談天，他也很欣賞黃淳耀，以爲黃淳耀雖然中了進士，也非富貴中人，因此很樂於接待黃淳耀。這樣，黃淳耀未中進士之前，固然常在這裏，而既中進士之後，爲了淡於仕進，也就常在這裏避世了。

在性如的主持之下，西林菴的外形，固然那樣的引人入勝，而牠的內容，却更使人好像走入了真正的極樂世界，樂而忘返。大而至於一庭一院，小而至於一草一木，都無不清淨異常，佈置得宜。至於室內的一切用具，以及應有的裝飾，更加是優雅之至。凡是懂得這種方外的幽趣的，到了這裏，沒有一個不流連忘返的。自從嘉定城上豎起了「嘉定恢剿義師」實行抵抗清兵以來，大家都忙着打仗和守城的事情，這冷

僻的西林菴，更其沒有人到，更其合了性如的意。所美中不足的，便是黃淳耀忙着守城，因之也不能每天來，而隔了幾天一來，也不能久坐長談了。菴外的戰事在熱鬧地進行着，而菴內的靜意則在悄悄地增加着。

這天，太陽的炎威，非常猛烈，所有的綠葉，不問是樹的，花的，草的，都有氣無力地垂了下來。狗躺在樹蔭裏喘氣，鴨躲在碼頭旁邊，將頭伸入了水中不肯拔起來。城外的戰事，爲了清兵的退去，已經沒有一個人，而毫無動靜了，城上的守城者，便也都拄着槍，倚着刀，打起瞌睡來。每一條路上，不論城內城外，似乎都已絕了行人的蹤跡。

可是往西林菴去的小徑上，却在這樣的大熱天，有兩個人在走着。他們走時，不停地東張西望，不知道他們來歷的人，總以爲他們在欣賞着這裏的美景。他們到了菴前，就在右前的小門上，隆隆地打着裏面的香火，聽見了這聲音，就揉着眼，打着呵欠，出來開門。

「俺們是來掛搭的，」這兩個一人一看見門開來，便對香火這樣說。

香火一看，是兩個口操北音的和尙，都生得身材高大，氣勢雄糾。他們身上雖然都穿了僧衣，手裏拿了僧帽在當扇子，頭上也沒有頭髮，而頂門之上，却沒有受戒的香洞。香火不禁遲疑起來，不曉得應該放他們進來否？

「俺們是來掛搭的，」他們又說了一遍，不等香火說什麼話，就擅自擠了進來。香火沒奈何，只好關了

門，隨在他們的後面，一同進來。

『方丈在那裏？』其中走在前面的一個說，『俺們要去見他。』

香火沒有擺佈處，只好領他們到了性如的地方。

性如在打坐，聽見有人進來，眼睛微微睜開了一些，見是兩個陌生的僧人，就低低地念了一聲『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兩個人也同時高聲念了一下，不待性如有什麼別的招呼，就都在一旁椅子上，叉開兩腿，坐下來。

『老師父法號？』他們都向性如問，性如告訴了他們，也轉問着他們。

『俺叫無明，』坐在上面的一個說，『他叫無知。俺們倆是師兄弟。雲遊到此，要在此掛搭兩天。』

『只是小菴荒僻，供養不週，』性如說，依然打坐着，眼睛半睜半閉。

『老師父，城裏到底有多少兵？』那一個叫無明的突然這樣問。

『阿彌陀佛，』性如答，『出家人是不管這兵事的。』

『老師父不說，俺們也知道，』無明微微笑着說，『白旗寫着「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其實鬼也沒有一個，就只有一面白旗迎風招颺罷了。』

『阿彌陀佛，這又干我們和尙何事。』

『老師父，這會那個叫無知的開口了，聽說黃進士時常到這裏來休息，有沒有這會事？』

『有的。』

『俺們要見他。』

『今天沒有來。』

『俺們等他兩天，行不行？』

『阿彌陀佛，這亦不干老僧事。』

『好，俺們自己會去找他，』說着，他們就立了起來，自管自地走了出去。

他們去了之後，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再來，性如和香火也都忘却了這件事。

七月初四日的清晨，在傾盆的大雨中，嘉定城終於被清兵打破了。許多沒有抵抗能力的百姓，因為城門緊閉，無處逃生，就逃到了這個隱僻的西林菴來。性如對他們說，『這裏並非安全之地，還是想法出城去的好，』無奈他們無法出城，就只好暫時躲在這裏。

雨是那樣的大，似乎要將所有的樹木花草，都打得粉碎糜爛。要是在平常，有了這樣的大雨，誰也不肯出門的，可是今天爲了性命關係，誰都在雨中急急亂竄着。固然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淋着水，並且也每一個

人的身上，都沾滿了汗泥，因為在慌忙之中，泥濘的途上，誰都免不了要跌倒。

幽靜的西林菴，在翻江倒海的大雨中，擁來了這許多人，早已失却了牠的原來面目，而菴中也處處拖泥帶水，摧毀了所有的清淨與雅致。性如看到了這種情形，一面竭力照顧着他們，一面不時念着阿彌陀佛。
『黃進士來了！黃進士來了！』到了將近午刻的時光，外面一片聲這樣喊着。『黃進士總有辦法救我們。』

香火不知已經跑到那裏去了，性如聽見了這喊聲，便迎了出去。

黃淳耀和他的弟弟黃淵耀，是合乘着一匹馬來的。但是他們身上，並不比了別的人乾淨些，因為他們在上馬之前，早就跌過了。

『居士們辛苦了，』性如一見他們就說，『阿彌陀佛，請進來歇歇罷。』

他領他們進入了黃淳耀常坐的書室，又親自給他們倒了茶。他們初來時，頗有些氣急敗壞的樣子，等到坐下來喝了一口茶，才定了心，於是黃淳耀對他說：

『大師父，此地你也住不得了，還是早些避出城去罷。我們兄弟倆，爲了責任所在，就要借此地作個結束。我們或者有緣，將來在西方的七寶池上，和大師父再相見罷。』

『阿彌陀佛，』性如對他們合十稽首了一下說，『西方相見。』說罷，就退了出來，黃淳耀則在裏面將

門關上，下了鍵。

外面的聲音，真好似千軍萬馬，動地而來。這固然是雨勢，然而軍與馬，也的確到了。這裏面還夾着許多號哭呼喊之聲，愈加襯出了雨和軍馬的可怕來。

『鏟子來了，快逃呀！』菴門口有人這樣喊着。接着，便是『蠻子獻寶』聲，『吶嚟吶嚟』殺人聲，藏躲聲，奔逃聲，以及哭聲，叫聲，罵聲，塞滿了菴中各處。性如在這些聲音中，走進了方丈，坐上了蒲團，閉了目，作着他的日常功課，打坐。

各種聲音，過了片刻，終於由熱鬧而冷落，由冷落而寂靜，所能聽得見的，便只有逐漸回小的雨聲，和零落的刀槍碰撞聲，以及偶有的笑聲和北方口音。性如知道，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現在是另外一個世界了。他決定安坐在蒲團之上，不下地去。

『老和尚好呀，』隨着禿禿的履聲，有人到了他的方丈，對他這樣說。

『……………』

『老和尚不認識俺們了罷？沒有多天呢！』

性如略略開了目，一看，原來就是若干天以前來過的兩個掛搭的和尙。不過他們現在已經不是和尙了，他們穿着軍衣，執着刀槍，除了頭上沒有辮子以外，完全是兵，是清兵。

『阿彌陀佛，』性如覺得無話可說，只好念這一聲。

『老和尚爲什麼不逃走？』

『老僧在此，已經二十年沒有出過巷門，老僧不想別的地方去。』性如這才回答。

『黃進士在那裏？』他們掉轉了話頭。

『在右面書房裏。』

『你去給俺們找來。』

『老僧不再下這個蒲團了。』

『什麼？』

『老僧不再下這個蒲團了。』

『那末俺們自己去找。』

他們去了之後，又寂靜了好一會。雨差不多已經止了，下着霏霏的小雨，階前只有一些疏落的檐溜聲。

.....

『呀！和尚獻寶！』忽然在一陣脚步聲之後，有人在他的面前喊起來。

『.....』

「呀！和尚獻寶！」聲音更大了些。來人也許以為性如是睡着了，所以再喊一遍，否則他們看見沒有答應，說不定早就惱怒，將刀砍下了。

「阿彌陀佛，性如幽幽地說，『出家人那來的寶。』」

「大施主佈施你們的，到那裏去了？」

「本來沒有寶；要是有，也給你們先來的取去了；要是沒有取去，這裏人死得很多，老僧留在這裏作甚，也早已帶了寶到別地方去了。」

「你說謊！」

「阿彌陀佛，老僧不打謊語。」

「沒有寶要殺！」刀在椅子背上碰了兩下。

「要殺就殺；殺了也不會有寶。前世冤孽，現世報應，阿彌陀佛。」

「你不怕死麼？」

「怕有什麼用。」

「你不怕滿城的死人麼？」

「活人還不怕，那裏會怕死人。」

「喲，這和尚倒很了得，」來人忽然轉了和氣些的語調，在互相說着。「看來沒有油水，咱們去罷。」又在一陣雜沓的脚步聲之後，這些人都離開了性如，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性如依然閉了目，坐在他的蒲團上，他耳聽着那些聲音，眼看着那些光景，要說真正絲毫不動心，而能安坐在蒲團之上的，也未必見得。但是他將怎樣辦呢？他只有念着阿彌陀佛，坐在蒲團之上。好在他早已養成不爲將來憂慮的習慣，此刻他更一心靜坐着，再也不去想將來究竟怎樣。

「黃進士已經盡忠了，」最先來的兩個人又回到了方丈，坐下來對性如說。

「阿彌陀佛，願他早生西天。」

「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後生是誰？」

「黃進士的弟弟黃淵耀秀才，阿彌陀佛，願他早生西天。」

「俺們早就知道黃進士是好人，很想勸勸他，不要幹這守城的傻事。等到城破了，也很想來救他出去。不料一切都遲了。」

「阿彌陀佛，你們這一點善心，也就救了你們。」

「什麼？救了俺們？俺們是也想來救你的，你肯跟俺們出去麼？」

「老僧是不下這個蒲團的了。況且跟你們往那裏去呢？」

「俺們送你到名山寶剎裏去修行。好不好？」

「現在那一處不是干戈遍地，烽焰連天，叫老僧到那裏去修行，即使有什麼安靜的名山寶剎，老僧看着衆生同胞，如此遭劫，老僧於心何忍，更從那裏去修行起？你們將救黃進士和老僧的善心，去救一般的百姓罷，也就是救你們自己罷。因為現在所受，都是已往的業報，現在的所作所爲，都要在將來受報。我希望你們真正能夠放下屠刀，你們曾經一度當過僧人，也是有緣，不要誤了你們的將來。」

「哈，」他們笑着說，「老和尚在說法了。」

「老僧也不是說僧人果然萬萬不能顧到國家大事，」性如果然就說起法來，一直對他們說下去，「只要看是什麼情形，就可以決定要不要顧到。從前宋末元初的時候，常州護國寺的萬安和尚，就領了兵打過蒙古人。他有兩句詩，說得很好，叫作「時危方作將，亂定復爲僧。」他是因「時危」而出來抵抗外侮的。像你們國內，本來太太平平地過着，沒有誰來欺侮，正是修行的好機會，爲什麼要跟了造孽的軍隊，出來爲非作歹呢？」

「那末說，老和尚就應該出來「作將」了？」

「何嘗不是。只是老僧年老了，沒有用了。我要勸凡是年輕的出家人，都要像萬安和尚一樣才好。」

「但是俺們覺得老和尚還有一件事情應該做；做完了再上你的蒲團。」

「什麼事呢？」

「哪，就是收屍。除了老和尚，恐怕也沒有別人可做，這也一樣顧到了你的同胞。」

「阿彌陀佛，」性如點了一點頭，「這倒是對的，老僧只好再下蒲團走一遭了。」

「這樣，俺們給你一枝箭，你掛在菴門前，俺們的弟兄看見了，就不會進來了。」

「阿彌陀佛，謝謝。」

那兩個一度假裝爲和尚的清兵去了，果然別的清兵就沒有走進菴裏來的。

到了初七日，城裏的秩序，稍爲恢復些了，逃出去的人，也逐漸回來了，香火回到了菴裏，性如也暫時下了蒲團。

他差香火出去買了兩口棺材，好好地將黃氏兄弟從樑上解了下來。除了牆上他們倆噴着一些血以外，他們的屍首經過了熱天的三晝夜，毫無惡氣的確有些異樣。他和香火將他們入了殮。

他又幫着香火，用蘆席裹了菴內外其他諸人的屍首，叫香火帶到遠些的空地上去燒化。不過衆人屍首，不是斷頭，便是缺足，不是開膛，便是破肚，情形十分淒慘，而且大都委在汙泥裏，和汙泥攪在一起，給太陽一蒸，熱氣一逼，早就腐爛，發着奇臭，要去收拾他們，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阿彌陀佛。」性如將這些事情辦好之後，重新坐上了蒲團。

朱元亮

呼喊聲，叫罵聲，處處聽得見，以致本來在第二進廳上的朱元亮，也捧着水烟袋，要緊趕到前面的店堂裏來，看一個究竟。

倉橋街上的景象，確實有些異樣，許多人都在往來奔着，似乎什麼地方發生了重大事故，有些人要想去看，又有些人要想避開。

『什麼事，這樣的熱鬧？』朱元亮呼了一口烟，將紙摺插入滅火筒中時間。

『鞭子殺來了！』店夥阿二回答他。

『什麼，殺不怕的鞭子又來了麼？』他將水烟袋放在帳桌上，再走到門口去看。

由於往來人的傳說，他才知道，果然李成棟又派騎兵打從這裏經過，要往太倉去。

李成棟在吳淞鎮上，覺得侷促一隅，有被包圍的危險，曾派過四十個騎兵，往太倉去討救兵。不料他們走到羅店，就被鄉兵殺得落花流水，狼狽而歸。後來雖然他領着大隊，攻入羅店，報了仇，可是往太倉的路，仍舊被嘉定阻塞着，太倉的救兵，還是不能和他會合。這次他再派騎兵去，的確是他的必要之圖。

『阿二，你出去叫各地的鄉兵頭腦來，我有話對他們說，』他說。『這樣的亂烘烘，是沒有用場的。』他說了，阿二就出去，一面他自己也在店門口招呼人進來。

『我們不幹便罷，要幹總要幹得到家，』他對那些陸續進他店裏來的人說。

他開的是柴炭店，有三大開間的門面，第一進和第二進之間，還有一個大天井，所以不久之間，由街沿上到他的大廳上，站上了幾百個人。

『韃子不是好人，我們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他繼續說。『我們向他們投降，還是要給他們消滅，倒不如和他們拚上一下，還有生存的希望。即使我們還是要失敗的，我們也可以死得痛快些，既不至於受他們零碎的宰割，又可以給他們相當的損失，出出我們的氣。』

『是呀，朱先生的話一點都不錯！』有人這樣說。

『我就覺得韃子最討厭，非打他們不可，』也有人這樣說。『但是我總說不出所以然。到底朱先生是進過學的秀才先生，一說我就明白了。』

『假使他們來的人多，』朱元亮對他們說，『我們就散開，斷絕他們後方的交通。假使他們來的人少，我們就老實不客氣，趕上前去，將他們包圍起來，全數解決他們，使他們一個都走不了。』

『好好，這辦法好，』大家都應和着。

他們正在說着，外面奔了一個氣喘吁吁的人進來。『韃子離開這裏不過五里光景了，人數也不多，只是三五十個騎兵。』

『那末好極了，』朱元亮決然的說，『我們大家來解決他們罷！現在事不宜遲，你們本來帶領鄉兵的，作速領人前去，將他們包圍起來，不要給他們逃走。我這裏另有準備。總之，我們有氣力的出氣力，有錢的出錢，有才能的出才能，否則韃子一得勢，任憑你有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他說了之後，便有一大半人散出去，邀集了四散的鄉兵，實行包圍清兵的計畫。

『來，你們這些不會打仗的，幫我做這件事，』他又指揮着說。『你們大家動手，將我店裏的柴炭，盡量都搬到倉橋上去。等刻聽我的號令，我叫你們再搬到那裏去，就搬到那裏去，叫你們點火，你們就點火。』

當時果然便有許多人，聽了朱元亮的話，將他店裏的柴炭搬出去。沒有多久，所有的柴炭，便搬得乾乾淨淨，一無所存。他家裏的妻子等人，看見有些捨不得，他說，『到了現在，反正這些東西總不是我們的了，爲什麼不自己好好地用牠們一下呢！』

『來了來了！』又有人來報告朱元亮。『韃子已經被殺死一半光景，還有一半光景，無路可走，已經被逼進街來了。』

『好，你們跟我過橋去，』朱元璋說。

他領許多人到了橋上。看了一下情勢，說：『那一位到城裏去通知城上？只要看見這裏橋上有韃子，就向橋上開礮。』

有一個人領了他的命令，進城去了。

他又叫人搬去一些柴炭，將橋東各小街，堵塞起來。『你們看見韃子來，就避入街中，引起火來，使韃子無路可逃。』有幾個人就都照着他的話，分頭去行事。

沒有多久，鬧嚷嚷的聲音，愈來愈近了，相近各小街口的火，也點起來了，清兵沒有路走，就都向倉橋衝來。

『點火點火！』朱元璋吩咐之後，火光就熊熊地在橋上熾旺起來。

『再往益隆酒店去挑兩罈酒，兩罈醋來，有要緊的用場！』他又吩咐兩個人說：『如果益隆不肯，就叫他們記在我的帳上！』

有兩個人聽了他的話，在片刻之間，去將酒和醋挑了來。

清兵的後面跟着許多鄉兵，左右又都是房屋，除了向前走以外，沒有別的去處。偶然兩旁有一二個小街，却又火光逼人，使他們跨不過去。而且他們地理不熟，不知道那些小街究竟通到什麼地方，所以更其不

敢冒險。他們只有盲目地向西走，就是向倉橋這條路走。

他們都騎着馬，本來比步行快得多，可以不受鄉兵的包圍。但是鄉兵人多，他們不論奔到那裏，都有鄉兵在等着他們。他們左繞右折，終於走進了市街，走到了這惟一的要隘，倉橋。他們明知前進很為難，可是爲了後無退路，也就不得不闖上橋去。這時，他們只有十來個人了。

『速速將酒和醋倒在橋面上！』朱元亮催促着，跟他的人都依了他。一陣嗤嗤的聲音，一陣蓬蓬的白烟，一股濃烈的酒氣和醋味，攪成一片，充塞了橋的四週。

『大家隨我避得遠些，城上要開礮了。』大家就和他向西走了數十間門面，遙遙地看着橋上。有三個清兵，騎着馬，先上了橋。他們竭力將馬鞭着，想竄過火焰，走到橋西。

轟！

城上的大礮開出來了。他們瞄準了好久，所以一礮便打中了橋面。橋經火燒酒潑，石頭已經發酥，給礮一打，就此塌了下去，陷入河中。先上橋的三個清兵，都從馬下跌了下來，死於地上。馬也死了兩頭，只有一頭馬滾下了橋東，還能夠重新立起來。

『啊啲！二將軍完了！』沒有上橋的幾個清兵，對一個將佩刀拋在路旁的人喊了出來。

二將軍是李成棟的兄弟，叫李成樑。李成棟派他領人出來時，曾對他說，『我們的成敗，在此一舉。你不

勝，不能到太倉討得救兵，就不要再來見我！」因此李成樑一路上很是奮勇，處處趕在前面，却不料到了此地，他就首先陣亡了。

那些殘餘的清兵，一看情形，知道再也不能過橋往太倉了，就有一人，下了馬，將李成樑的首級取了下來，掛在鞍後，然後和其他的人，一同撥轉馬頭，向來的路上衝。他們本來是要將李成樑的屍身帶回去的，爲了不便，只好帶一個首級。

他們拚命的衝。因爲他們知道不衝總是死，衝了也許會活。他們這樣的衝，鄉兵自然不能完全阻牢他們，結果終於給他們逃走了五個人。

朱元亮在橋西聽得喊聲漸漸向東，聽不見了，然後和那些跟着他的人，從他自己本來用以裝載柴炭的船上，回到了自己的店裏。

「生意也不用做了，一切東西，都用船搬到城裏去罷，」他吩咐着。城裏他也有着店面和住宅。「韃子一定不久就會有大隊來攻城，我們守城要緊。不論什麼東西，守城都用得着，我們都搬進去。」

他說了這話，他的店夥，以及其他的人，都幫他辦好了。同時，他又勸着他的鄰里，大家進城去守城，有許多人都都跟了他進去。

三天之後，李成棟的大隊果然殺到了東門，將吳志葵派來的救兵，蔡番所領的三百個人，殺得片甲不

完。再過三天，再由東門殺到了北門。

『那一個肯出去將倉橋一帶的房子放火燒完的，我賞他十兩銀子。』朱元亮在北城上看了城外的形勢說：『將這些房子燒去了，韃子既沒有了存身之處，而我們在城上也就可以看得清楚，開礮打他們了。』

當下便有人情願前去。

『你不妨先將我的房子燒起來。』他又對那個從水中游出去的人說。

這個計畫，果然奏了相當的效驗，清兵只好離此他往，到婁塘去紮營。

不過又只是三四天的光景，清兵打破了婁塘和磚橋，斷絕了鄉兵的來路，就來用全力攻城了。他們放大礮，掘地道，用盡了各種勇猛的方法，一時却攻不進去。

這天，清兵用了一個計。他們一面假裝在東門猛攻，一面却另外派兵偷偷地渡過城河，想從水關游進城來。朱元亮是天天在北門的城上下提防着的，雖然別的人都在注意東門，他還是在這裏一帶，不息地巡視着。

『呀，韃子從水關裏進來了！』他看見了就大聲喊着：『快將大石頭丟下來！』他又命令着城上的人。城上的人一聽見他的命令，便一陣忙亂，將已經進入水關的清兵打死，沒有進入的趕了回去。從此這

水關便成了他專心防守的要口。他本來要堵塞牠，但爲了他自己也要利用牠，或者派人出去襲擊，或者通消息，所以還留着牠。

不過城裏防守的力量，比了城外攻擊的力量，實在相差太遠。嘉定人在大雨中連上捱了三日夜，終於捱不過去，給清兵在近東北角的地方破了進來。

朱元亮聽見了這個消息，知道自己不能手執刀槍，和清兵對搏，再守在水關口，已是沒有用，就回到了自己的家裏。

『城已經破了，你們跟我一同上船罷，』他泰然自若地對他的家裏人說。

『是不是逃出城去？』他的妻子問。

『是的，逃出城去。』

家裏的人聽了他的話，就都陸續上了船，連阿二也在內。有的還想多帶一些東西，他說，『不必帶什麼；帶了也沒有用。』不過他自己却依然帶着他的水烟袋，雖然別的東西他一樣都不帶。他一得空就呼嚕呼嚕吸上幾口。

清兵還集中在城破的地方，沒有遍及全城，所以這北門的水關，更沒有一兵一卒在外面把守着。阿二將船好好地搖出了水關，沒有遇到什麼阻礙。

『大先生，搖往那裏去呢？』阿二在吊橋外面停棹問着。

『回到倉橋老家去。』朱元亮說。

『房子不是已經燒了麼？』

『不妨。』

沒有多久，船果然到了他家後面的河中。

『停下來！』他捧着水烟袋走到了後艙上，這時正是風狂雨驟，他的烟也吸不成了。

阿二停下來了，他正想用篙子將船撐到岸邊去，朱元亮又立刻命令着說，『不要撐！將篙子丟了！』

阿二莫名其妙。但是他素來很肯聽朱元亮的話的，所以也就照辦了。

『再到火艙裏取出斧頭來，在中艙的底裏劈一個大洞！』

『大先生，劈了大洞，不是水要湧進來麼？』阿二問。

『是呀，我要牠水湧進來，你劈就是！』

阿二懂得了，就去劈艙底，朱元亮的妻子聽到了這些話，就哭了起來，幾個兒女也都哭了起來。

『這也沒有什麼可以傷心的理由，』朱元亮說，他到了中艙，又吸起烟來了。『爲人總有一死，只要死得值得。現在我們安安靜靜，全家死在一塊，死得有意思，不比幾年幾十年後，零零落落，毫無意思地，死去』

更好麼？況且現在我們不死，也不見得會活到幾年或幾十年，快則轉眼之間，慢則一年半載，無論我們怎樣的逃避，總是免不了要給韃子弄死的。」

他在說着，他的家人在哭泣着，而阿二則在劈着。用不了許多工夫，水就滾滾地湧進艙來了。

『不要急，一會兒就完了。』他還在吸着烟。

水漸漸地高起來了，船漸漸地下沉了。

最後「嘍」的一聲，紙摺的火被水吞滅，船失去了牠的影踪，水上只留着一片大雨所打起來的水泡。

郭元

嘉定的百姓守城幾乎守了二十天，終於在七月初四日被清兵攻破了。清兵一進城，見人就殺，城內的人，除了能夠抵抗的以外，都到處奔跑，找尋躲避之所。郭元便是這樣奔跑着的一個。

郭元平常在冬天賣些橘子甘蔗，夏天賣些西瓜香瓜，作一個賣水果的小販，勉強可以過活。現在戰事一起，他的生意受了很大的影響，只好停業。不過他說，爲了打韃子，他餓死也是願意的。他很瘦弱，所以在這次守城的大事上，不能參加，只到處用他的口舌，去鼓勵人。又因爲他既是一個小販，認識的人很多，並且他伶牙利齒，很會說話，所以他的鼓勵很有成效。

那時他奔跑着，只揀偏僻的，不大有人來到的地方走。可是清兵的搜索，極爲週到，所以他在一個小巷裏，終於遇到了一個清兵。

『蠻子獻寶！』那個清兵對他將刀揚着說。

郭元沒有法子只好將身邊僅有的幾錢銀子給了他。

『只有這一些！』清兵努出了眼睛說。

『不瞞都爺說，小的是個賣水果的，實在沒有什麼銀子。』郭元裝着懇求的口氣說。

清兵看他的樣子，也知道不是一個富有的人，所以拿刀背打了他一下，就丟了他另尋好處去。

郭元知道若不急速找一個藏身之所，非常危險，所以就一路留心着。他出了那條小巷，在相近南城的地方，看見了一片叢密的竹籬，便不顧荆棘的鈎刺，鑽了進去。這地方一則不大會有人來，二則竹籬的枝葉很濃密，裏面約略可以看得見一些外面，而外面則絕對看不見裏面，所以郭元覺得安心了不少。可是沒有多久，在他的面前却發生了許多慘劇。

大概城裏的人逃無可逃，不期然而然地都逃到了這地方來。可是清兵的搜索既無處不到，所以百姓一到，他們也就跟踪而至。在郭元的眼睛裏所看見的是：每一個清兵追到了一個人，就喊『蠻子獻寶』。被追的人將身邊的銀錢或首飾給他一些，那個清兵方才肯放了他去追捕別人。但這個已被打劫的人，不免又要遇見第二個清兵，又要被打劫。錢物既然少了，他就不免要給這第二個清兵砍上一兩刀。等到他遇見第三個清兵時，他已一無所有。他只有給這第三個清兵砍死爲止。

郭元耳朵中所聽見的，大都是這些聲音：

『蠻子獻寶！』

『已經給別位都爺取去了。』

「混帳！」接着便是「嚓」的一聲，一刀砍在那個百姓身上。

「都爺饒命。」聲音很高。

又是「嚓」的一聲。

「都爺饒命。」聲音漸低。

第三次的「嚓」，接着就來。

「都爺饒命。」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以後便只有刀的「嚓嚓」聲，再沒有哀求的人聲。

一處這樣，別處也這樣。一片的「饒命」聲，一片的「嚓嚓」聲，如果不加細辨，粗聽起來，只是嘈嘈雜雜，恐怕還當作市街間作買賣，在爭多論少呢。

過了一會，逃到這裏的百姓已都殺完了，也沒有別的百姓逃來了，慾壑未滿的清兵，又開始向亂葦叢棘中搜尋起來，當然也就搜尋到了郭元所躲的地方。他們用長槍向看不清楚的地方亂戳着，居然也有被他們戳中了聲張起來，被他們拉出去照樣洗劫，照樣殺死的。

郭元躲得很深，所以清兵的長槍戳了進來好幾次，都沒有戳到他。他並且已有一個決心，就是被戳到，也決不叫一聲，寧願給他們戳死在內，免得在他們的面前受許多氣。所以最後一次，槍尖略略劃破了他一

些面皮，他只咬着牙一聲也不哼。

他在這裏躲了足足兩個晝夜，聽得清兵已經毫無聲息了，才敢出來。他已經餓得路也走不動了，勉強掙扎着往自己所住的地方去。一路上，不論是熱鬧的街道，或冷僻的小徑，都是被殺的人。有些人還沒有完全死，手足還在那裏抽動着。

他在街上遇到了賣瓜子的王二。王二告訴他，他躲在文廟前一棵很大的柏樹上，沒有給清兵發見，所以保全了性命。他親眼看見有幾個女人，給清兵拉住了，在街上受到慘酷的待遇。面孔不好看的，立刻給他們殺死，好看的，立刻給他們當街奸淫。有不肯聽從的，給他們用長釘將手釘在木板上，還是受到玷污。他看得氣血噴湧，恨不得跳下來打死他們幾個以洩忿。

當然，郭元也將自己的經驗告訴了王二，兩個人一面走，一面說，並且痛哭不休。他們走到河邊，只看見河裏的浮屍，簡直擠滿了水面。此外，他們又見每一個人家，門戶一定大開着，裏面一定零亂着，值錢的東西一定不留存，而屍首一定有幾個：有的是被殺的，有的是自殺的，或懸梁，或投井。

過了三五天，逃到城外去的人，方才逐漸回來。一看到自己家中的情形，沒有一個不放聲大哭的。然而當此處處都不平安的時候，逃往那裏去呢？也只好將就地住下去了。郭元也是這樣，明知在這城裏已經難於生活，也只好混着過下去。

兩旬以來，總算沒有什麼意外，大家以為經過了一次屠殺，此後總不會再有什麼慘酷的事情來臨了，所以便放心了些，由城外回來的人，也便格外多些。不料這天下午，一個風聲傳來說，城又給清兵圍住了，就要打進來了，大家在驚慌之下，又只好將城門閉了，都上城去固守。郭元雖然沒有氣力，也只好上了城。

大家在城上一看，果然有人馬將城圍着，就有攻進來的樣子。不過看那些人馬，並不何等精壯整齊，不像真正的清兵。

「呀，我認出來了！」郭元喊着說，「領兵的是太倉的浦老六。」

大家仔細一看，領兵的果然是常到嘉定來的浦嶠。浦嶠和他的弟弟浦嶂，都是太倉的秀才，太倉和嘉定相隔不過幾十里，彼此都有往來，所以嘉定人大都認識他們。

「喂，浦秀才，你來作什麼呀？」城上有人問他說。

「我奉大清大將李成棟將軍之命，來作嘉定的知縣，你們速速開城！」浦嶠在馬上耀武揚威地說。『遲了我不答應，攻打進來，雞犬不留！』

「放你的屁！」郭元聽了，忍耐不住，破口就罵。『什麼大清，韃子罷了。虧你不要臉，還聽了他們的屁話來做烏官！』

「不得出口傷人，當心王法難逃！」浦嶠在城下高聲喝着。

『浦阿六，你給我不要活現世罷。』郭元數說着。『你當我們不認識你麼？你道沒廉恥的灰孫子，大明皇帝有什麼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要投降韃子！我們嘉定有什麼虧待你，你要來作踐我們！我們嘉定被屠沒，有多天，留下來的幾個人，正有些活不成，你一定要來作催命鬼麼？你還怕那李成棟的瘟賊，搶劫得沒有乾淨，要想來吃些糞渣滓麼？你這下流坯！你這私通外國的奸賊！太倉沒有你，太倉不會給韃子拿去。嘉定有了你，嘉定就要染到韃子的臊氣。可是你這斷命的毛賊，除非嘉定的人都死絕了，你才會有稱心如意的一天，否則你休要妄想！你這殺千刀的畜生，快快滾你媽的蛋！你不去，你敢進來，我們就要將你像捉豬狗一般捉起來，千刀萬剮，將你的肉餵給狗吃。你來你來！我們等着你——』

郭元這一場罵，聽得城上的人個個拍掌叫好，同聲附和着。王二說，『郭大哥，你正像城樓上的諸葛亮，唱着空城計，唱得很好。』

城下的兵，原來大都是太倉人，經浦的威逼利誘而來，現在給郭元一罵，個個都覺得有些慚愧，當不得郭元又接着說：

『你們這些跟着那個殺坯來的，本來都是我們嘉定人的好朋友，你們不要上他的當，胡裏胡塗跟着他來欺侮我們嘉定人。我們都是大明的老百姓，犯不着賣了性命給那個喪良心的狗才裝韃子，幫他升官發財。要是你們自己進來，我們一定開門歡迎，請你們吃喝。要是你們聽了那忘八蛋的指使，想來給我們苦』

頭吃，那末你們摸摸良心，應該不應該？我勸你們還是早些回去，下次自己來，不要和那個臭賊同來，免得傷了我們彼此都是大明老百姓的和氣。要是你們不識時務，那末就莫怪我們不講交情！」

等到郭元說完了這些話，隨浦嶠來的太倉人，已經走了一大半。浦嶠看見嘉定人不好惹，只好權且忍氣回去。

「我認得你，你不要嘴響，過幾天給你看顏色！」浦嶠臨走時對郭元說。

「你這臭烏龜！你爬回去了麼？」郭元又高聲在浦嶠的背後恨恨地罵着，遠遠地送着他。「你再來時誰怕了！你就是你養的，你當心我揭了你的烏龜殼！你這爛蘋果，臭東瓜，黃熟梅子，倒瓢香瓜，蟲蛀毛桃，壞荸薺，乾癩棗子，空心甘蔗，霉栗子，脫皮櫻桃，苦李子，出水楊梅，總有一天，給我輕靈空隆地倒到毛坑裏去！」

「哈哈，罵得有趣，這壞蛋一定不敢再來了！」城上的人都這樣說。也有人笑着說，「郭元，你倒去這些東西，不要蝕本麼！」片刻之間，郭元就成了人人所稱讚的好漢，雖則他手無縛雞之力，只有一張利嘴。

浦嶠回到太倉，對李成棟說，「嘉定人竟是殺不怕的。大人派小的去，小的去了他們竟不肯接受，反而將大人罵了一場。看來他們又要造反了，必須再給他們吃些苦頭才行。否則他們不接受小的，小的並沒有什麼損失，而大人的威信，却給他們破壞了。」

「好，我再派兵去，收拾這些殺不完的頑民。」李成棟說了之後，就派出了太倉的降將萬國昌等，領兵

再去攻打嘉定。

萬國昌的兵經過葛隆鎮，給鄉兵打得大敗而回。過了兩天，李成棟再派了大隊人馬，方才將葛隆外圍兩鎮，屠洗乾淨，肅清了往嘉定的大道。

浦氏兄弟，隨着清兵大隊一同前進，心裏很是高興，因為他們知道嘉定勢孤力弱，決不敢再行抵抗他們了。不過李成棟爲了浦嶠初來嘉定的失敗，說他辦事不得法，已經免了他的職，將嘉定的知縣，給了他的弟弟浦嶠。但浦嶠一心想出氣，知縣又是他的弟弟做，所以自己雖被免職，倒也不覺得什麼難過。

果然，這次嘉定人再也關不牢城門了，清兵便勢如破竹地直到了城心。

浦嶠直入縣署，作了知縣。他想他的哥哥，實在太懦弱了，以致上次吃了虧，這次他不能不厲害些，以便立下威風。又因為他家和嘉定相去不過四十里，和嘉定人素有往來，他認定這次如果不用嚴刑峻法，就不能使嘉定人怕他而聽他。所以他最後的主張是：殺多殺，盡量殺，殺完那些非殺不可的嘉定人。

他發下命令，調查有沒有不雜髮的人。有的，便處以死刑。在這個命令之下，嘉定人又死了許多，其中一個是秀才朱衷恂，因為還有頭髮留着，被他梟首示衆於東門。

秀才婁復聞是浦嶠的朋友，平素他們兩個人很爲要好，現在南門外，也因為沒有雜髮，被浦嶠派出去的人捉了起來。他們也將他和他的一家帶到了縣署大堂之上，叫他聽受審判。

「君屏，我的好朋友，」婁復聞一看高坐在上的是浦嶂，便喊着他的號說，「放了我罷，我——」

「砍！」婁復聞的話還沒有說完，浦嶂就喝出了這一聲，刀從婁復聞的頸間飛過，他的頭滾了下來，其他的話也就此被割斷了。同時，他的妻子，弟婦，和外甥，一概都受到了斬首之刑。

浦嶂知道嘉定人已經怕他了，於是再派出許多人，到城內外各處去搜尋財物，載往太倉去，使劫後餘生的嘉定人，真正弄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至於浦嶂所最注意的是在城上罵他的人。那天他在回去的途上，已經知道這人是賣水果的郭元，這次一進城，有預先受他命令的人，立刻就將郭元抓到了他的面前。那時他在縣署大堂之上，幫着他的弟弟處置着殺人搶物的勾當。

「你來了麼？」浦嶂一看見郭元，帶着既滿意而又譏諷的口吻說。

「是的，你家活祖宗來了怎麼樣？」郭元狠狠地說。

「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浦嶂問。

「話多得很，」郭元答，「你站穩了，聽我來教訓你：你們的祖宗作了孽，所以生了你們這兩個不肖子。你們這樣的傷天害理，你們的報應已在眼前。你們活，是豬狗都不如的畜生，你們死，是餓了鴨的糞蛆。你們——」

「打嘴！」浦璋吩咐說，便有人上去將郭元的嘴打得鮮血直流。但郭元仍是罵着：

「你們投降韃子，呼韃子的卵泡，舔韃子的屁眼，吃喝韃子撒出來的屎尿。你們的娘，老婆，女兒，媳婦，都給韃子睡，你們和你們的老子兒子，都給韃子當兔子。你們對韃子跪，叩頭。你們樣樣奉承韃子。因此你們討得了韃子的一些歡心，韃子給了你們一些好處。你們以為這樣是可以長久的，是不是？你們是在做夢！韃子是什麼人，你們不要吃糞吃蒙了心！今天韃子和你好，明天韃子便要你們的命。你們的女的男的，他們都要玩厭，你們的奉承，他們總要感到不足。那時你們只好像一條蟲，給他們隨便一脚，踏得無影無踪。你們——」

「砍了！」浦璋一聲命令，郭元的話從此也就沒有一個結束。

諸大可

在羅店抵抗清兵的諸人中，敢於單人匹馬，出入敵陣，不受一些損傷，反而能夠多所斬獲的，只有諸大可一個人。他是羅店曹巷人，號樸村，因為他為人慷慨，肯濟危扶困，大家都稱他爲「活佛」。他中過舉，後來曾得異人傳授，所以武藝超羣，一時無敵。

他防守着羅店西柵外三官堂橋一帶地方。在他的調度之下，這地方防守得宛如鐵桶，清兵休想打得進來。他不但善守，又善攻，清兵簡直奈何他不得。李成棟知道了，便設法來擒他。

他最喜歡在夜間一個人直闖清營。誰要碰到他，便是一個死。李成棟看來對他只能智取，不能力敵，在一個晚上，就派人埋伏在他所必經的橋下，等他走來時，出來襲擊他。可是他來去很是迅疾，等到他走過了這條橋，伏在橋下的清兵，方才覺得，終於無濟於事。

李成棟可想出了夜間反來劫營的計謀，在另一個晚上，領着六百個騎兵，偷偷地殺到了三官堂橋。諸大可一得知這個消息，便不慌不忙，提了刀，挾了弓矢，上馬出去迎敵。他在六百個人中往來馳驟着，近一些的用刀劈，遠一些的用箭射，從半夜到黎明，也不知給他殺死了多少人。李成棟看看還是沒有辦法，只好領

着殘兵退回去。

李成棟又在另外打主意。他想，三官堂橋究竟是一個小地方，現在既然難於攻下，就不妨另尋頭路，留到最後來解決牠。因此，他就領着大隊人馬，先後將馬橋，塘灣，塘匯，甚至羅店，各大鎮市打破了，然後再調過兵來，將三官堂橋重重圍住，待機而動。

這一天，諸大可的老朋友李大用，來到了諸大可的營中。諸大可一見他，表示着歡迎說，『好久不見了，正在渴念着老兄呢。』

『可不是，』李大用順着口氣說，『早就想來看看你了，只是不得閒。』

『那末就在這裏住幾天罷。』

『唔。』

諸大可只是故意和李大用敍着契闊，李大用雖然答應着，却有些不安定的神色。過了一會，李大用說，『無事不登三寶殿，小弟今天到這裏來，實在是有一些事情的。』

『那末有什麼貴幹呢？』諸大可問。

『小弟想來勸勸老兄。』

『你我至交，老兄如果有金玉之言，規箴小弟，小弟無不樂從。但不知老兄要勸些什麼？』

『這個……』李大用一時說不出來。

『什麼？』

『哪……』

『請說。』

『老兄是聰明人，也不必小弟多言，自然早已明白了。』

『小弟實在魯笨，一時竟猜不出老兄的意思，還請明言爲是。』

『小弟的意思是，』李大用咳了一聲嗽，只好說出他的來意，『以老兄的文武大才，正當現在用人之秋，如果肯爲了百姓，爲了自己的前途，換一條路走走，怕不建功立業，揚名後世！如果一直這樣堅持下去，即使沒有意外的危險，也就未免辜負一生，太爲可惜了！』

『這樣說，』諸大可微微笑着，『老兄已經換了路，現在是一個新貴人了。新貴人降臨，小弟沒有注意到，真正罪該萬死。』

『老兄不必挖苦，』李大用苦笑着說，『小弟亦叫不得已而爲之。小弟景況，老兄所素知，平常生活，總是入不敷出，戰事一起，更弄得走投無路。沒奈何，既不能一家活活餓死，只好加入了那方面，聊以餬口。』

『以老兄的才力，我總不相信沒有餬口的地方。況且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是老兄素來所知道的。看

來還是老兄官興濃厚，官星高照，所以樂於攀龍附鳳罷。並且老兄既然自己也不過爲生活而歸降新朝，那末小弟並無這種需要，又何必煩老兄來相勸呢？」

「實實爲了老兄大才，李將軍非常欽佩，極有借重之意，所以著小弟前來相勸的。」

「那末就請老兄去回覆李成棟一聲罷。」諸大可正色說，「小弟雖然不像他做過大明的官，吃過大明的祿，却很知道生爲大明的人，死爲大明的鬼，投降之事，再也休提！」

「唉，李大用嘆息着說，「老兄何必如此固執。要知道這樣固執下去，到底是只有吃虧沒有便宜的，何況你還不能維持長久呢。一旦大兵壓境，破柵而入，好好的一生，就此斷送，豈不可惜！」

「小弟素來不懂什麼是吃虧，什麼是便宜，只知道做一個堂堂皇皇的人。小弟此心已決，老兄不必多言！」

李大用到了這時，料想多言也無益，就只得歛容着長揖而去。

李成棟知道諸大可毫無妥洽的餘地，就督促他的部下，日夜圍攻着三官堂橋一帶。諸大可領着鄉兵努力迎戰，因爲清兵的人多勢盛，大非昔比。總是不能取勝。雖然勉強不被清兵攻破，却已弄得筋疲力盡了。還有，日子一久，各處交通斷絕，糧餉也就沒有了來源。到了這時，憑他如何地英勇，如何地堅決，究竟不是同樣知識的鄉兵，總有些跟不上去。他們想，要是彼此有一個妥洽，也未嘗不是美事。不過他們平日很受他的

恩典，他們無論如何不肯背叛他。所以只要他不投降，他們也就不投降。

過了幾天，在一個深夜裏，天忽然大大地降着冰雹。李成棟一看見，就笑着對他的部下說，『這會一定可以成功了。』

諸大可看到天氣如此，以為清兵總不見得會來，而鄉兵許多天來，疲勞不堪，到了此刻，也都急於要休息，是在防守方面，就懈怠了些。不料李成棟就在鷄卵大的冰雹之下，派出了敢死的兵卒，在沒人防守的地方，爬進柵門來。他們將柵門打開之後，清兵大隊就發着喊直擁而進。當時雹聲和刀槍聲，鬧得沸反盈天，諸大可要想出來抵敵，已經來不及了。清兵一直衝進他的住處，將他綁了起來，其他的鄉兵，也都一一被縛，誰也逃不了。

天明的時候，冰雹已經停止了，清兵將諸大可帶到了李成棟的地方。李成棟一看見他，心裏很高興，便笑着說，『你不是諸大可麼？怎麼今天也會到這裏來的？我本來很喜歡你，派李大用來勸你，你爲什麼不聽他的話呢？現在你也懊悔罷？可惜已經是太遲了。』

諸大可一聽這話，就向李成棟的面上唾了一下，罵着說，『不要臉的奸賊！誰虧待了你，你要賣國求榮！你以爲別人和你一般的不要臉麼？我雖然只是大明的一個舉人，却不願貪生怕死……我懊悔麼？懊悔的！懊悔我沒有早一些結果你這奸賊的性命！我看你總有一天，要真的懊悔，懊悔做了漢奸……』

諸大可正在大罵着，李大用聽見了消息，也就趕來了。他一見諸大可，就抱了諸大可哭起來，並且說：「唉，樸村兄，不聽老朋友昔日之言，以致有今日，這怎麼辦呢？」

諸大可瞪着眼向李大用罵着說：「誰是老朋友！你是沒有骨頭的漢奸，我是大明的良民，我與你風馬牛不相及！滾滾滾！」

「唉，樸村兄，我真捨不得你呀！」李大用還是哭着不肯放手。

「去你的！」諸大可提起腳來，就將李大用踢了一個跟斗。

「混蛋！」李成棟發了怒，罵着說：「人家勸你，愛惜你，總是一片好意，你竟下得下這般狠心來！」喊着他的手下人，「給我打他的嘴！」

諸大可被打，更是暴跳如雷，向李成棟直撞上去，一面嘴裏噴着血喊着說：「士可殺，不可辱！我諸大可今天死就罷了，你這狗養的奸賊，却來這般羞辱我……你們要我也做奸賊，還算是好意麼！你們這些奸賊，我諸大可死了一定做厲鬼來吸你們的腦髓！」

他這樣的跳和撞，任是幾個人緊緊挾持着他，也不能叫他安靜下來，真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敵。何況他本來又是力敵數十人的勇士。李成棟沒奈何，只得立了起來，避在一旁說：「好好，你不怕死，你要做忠臣，我就成全你。」

「樸村兄，」李大用在地上立不起來，捧着胸口說，「還請三思。」

「廢話少說，要殺就殺，要剮就剮！」諸大可最後的答覆。

「帶出去，」李成棟終於發出了最後的命令。

在三官堂前面的一個高墩之下，諸大可得到了他的最後的歸宿。

諸大可有一個曾經用過的僕人曹四，聽見了諸大可的事情，就對別人說，「我的主人已經爲國而死；可是我雖然沒有讀過書，也還知道一些忠孝節義。現在天下已經不是大明的了，我們還活着做什麼呢！生爲大明的人，死爲大明的鬼，我也知道的，我不願意作韃子的奴才！我也要死！」

曹四趕到那個高墩之下，哭了一場，就撞死在諸大可的屍首旁邊。

張錫眉

自從黃淳耀等請侯元演寫信給他的父親侯炯曾，催促侯炯曾進入嘉定城內之後，立刻各事就有了頭緒。侯炯曾和大家共同議定各人負責的防守之處，除了侯炯曾負責東門，黃淳耀負責西門，朱長祚負責北門，並各有人幫他們之外，南門的責任就加到了張錫眉的身上，幫助他的是龔用圓。

張錫眉號介茲，本來是高橋人，後來中了崇禎三年的舉人，就遷居在嘉定南門外的項村。他和龔用圓以及龔用圓的哥哥龔用廣，弟弟龔用厚，都很知己。龔氏兄弟有時爲了貧窮，要發生憂慮，張錫眉便安慰他們說：『石崇的富，那裏及得來顏子的窮。並且「君子固窮」，我們讀書人，只須憂慮聖人之道，不得昌明，不必憂慮儻來物的不足。』

龔氏兄弟因爲進了學作了秀才，一直考不取舉人，也總是慨嘆着自己的命運不佳。張錫眉知道了，又來勸解他們，對他們說：『現在國家正是多事之秋，將來還不知道會有什麼變局出來。我們讀書人，在這個時期，也就不必對於科第斤斤較量，博那毫無用處的微名，應該目光放得遠大些，作一個幾千百年來所難得有的人物。這樣，我們的功業可以垂於史冊，聲名可以傳於無窮，比了登科及第，就大不相同了。古今來兩

榜出身的人，也不知多少，究竟有幾個人是足以千古的呢？」

龔氏兄弟聽了他的話，果然心頭得了不少安慰。後來龔用圓做了秀水縣儒學的教諭，也常常以張錫眉這樣的話，來勉勵秀水縣儒學的諸生。

張錫眉平常的生活，非常儉樸，並且不義之財，便是一個小錢也不肯妄取。曾經有一個朋友，爲了一件事情，被官司牽連着，他去替他說情，總算免除了干係。這位朋友非常感激他，很想用一百兩銀子來酬謝他。但是這位朋友知道他是清介的，所以一見了面，便不敢將銀子取出來，只好暗暗地放在他的書笥中，不告而去。過了一天，他看見了，就立刻送去還給這位朋友，並且說：『我和你是多年老朋友，你還不曉得我的脾氣麼！』

到了宏光元年四月裏，揚州被清兵打破了，五月裏，南都也失陷了，張錫眉就對龔氏兄弟說：『作一個幾千百年來所難得的人物，現在正是時候了！』那時龔用圓已經罷任秀水的教諭，回到嘉定來了。

張錫眉和龔氏兄弟，一聽見清兵由太倉來攻嘉定，他們就召集了鄉兵，前往迎戰。他們先到葛隆鎮，派出了敢死的鄉兵，分路而進，並且沿路埋伏，等候清兵。過了兩天，他們在外岡鎮遇到了清兵，前後夾攻，清兵吃了一個大敗仗。不過明天過來，清兵大隊的救兵到來，有三萬人之多，他們抵擋不住，只好退保婁塘。後來又因爲李成棟親領大兵來攻他們，他們就領着鄉兵，進入了嘉定城內。

現在，在侯峒曾和黃淳耀的領導之下，一切守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張錫眉和龔氏兄弟，便全副精神地守着他們的防地，嘉定的南門。他們一看見清兵到來，立刻就矢石交下，使清兵立足不住。因此清兵對於南門，就另眼相看，輕易不敢前來攻打。

嘉定城這樣守了將近一個月，有人對張錫眉說，「你本來不是這裏人，你的故鄉高橋，又沒有戰事，爲什麼你不回去呢？至少，爲什麼你不將家小送回去了再來呢？」

張錫眉說，「不論我是什麼地方人，我總是大明的百姓。我既然追隨侯黃諸公，共同守城了，我就應該始終其事，生死不渝。我假使一離開，即使只將我的家小送回去，非但對不起侯黃諸公，也對不起我自己。況且大衆一看見我送家小回去，心理上不免要搖動，所以無論如何，我爲了大局起見，我只有和我的全家，居守在此！」

閏六月二十五日，聽說吳志葵派來的救兵，已經坐船到了南門外，城裏的人都很高興。可是，除了主將蔡喬很是勇健之外，其他的兵數很少，只有三百個，而且還都是癱弱的人，這又不能不使城裏的人感到失望。

二十六日的五更，城裏正想派人去犒勞蔡喬的兵，不料李成棟已經派精兵殺到他們的船上來了。他們都望水裏逃，給李成棟的兵用槍尖刺着他們的胸背，好像刺着魚鱗一般。蔡喬雖然狠，終於力戰而死。

侯峒曾、黃淳耀等在城上看見了這種情形，簡直無法可施，只好連連喊着：『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保佑着我們！』喊之不已，又只好彼此相向痛哭。

張錫眉看到了這個情形，知道嘉定城的陷落，已在目前。因為嘉定人所惟一盼望的吳志葵的救兵，現在已經完全覆滅了，此後也不會再派得來了，而嘉定的四鄉，又大都已經給清兵打破，百姓給他們屠殺了許多，此後肯來幫同守城的鄉兵，也就不會再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嘉定城那裏還能守得下去呢？因此，他就自告奮勇，往松江去討取救兵，因為他和吳志葵是相識的。

那天，雨很大，他叫人從城上將他縋了下去，一個人就向往松江去的路上走着。他固然也可以等天晴了再動身，可是一則救兵如救火，迫不及待，二則雨已下了好幾天，看來還不會就放晴，三則他想正因為天雨，也許他在路上，可以不受阻礙，而完成他的使命，因此他就冒雨動身了。還有，他固然還可以叫人送着，或者叫一條船代步，但他總以為此事愈秘密愈好，不要多所招搖，所以只赤了脚，一路徒步而去。嘉定與松江，相去七八十里，赤了脚在雨中走着，他本來又是讀書人，其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在千辛萬苦之後，終於見到了吳志葵。他將來意聲明之後，吳志葵卻憤憤地說：『我不是已經派人來過了麼？你們一無接應，使他們徒然犧牲，真正可惜。現在我這裏非但無兵可派，即使有，我也不敢派了！』
『實在上次的兵，』張錫眉說，『人數既少，老弱又多，所以不能解嘉定之圍。並且我們本來打算內外

夾攻，以破清兵的，不料清兵來得太快，而蔡奮的兵又毫無準備，以致弄得一敗塗地。爲今之計，只有再接再厲，另外派兵去，以竟前功。」

「我不再作這傻事了，」吳志葵直捷地回絕。「本來天下大勢，已不在明，上次派兵，也不過情面難却而已。現在，你們自己打算罷，我也要爲我自己打算呢！」

張錫眉說至再三，繼以痛哭，吳志葵毫不爲動，張錫眉沒奈何，只可失望而歸。

他回來的路，正和去的路一樣：天下着雨，泥濘不堪，而他則赤了腳走着。不過他去時的心裏，是充滿着希望的，所以一鼓作氣，吃這樣的苦，還不大覺得，而回來時則滿腹的哀傷，心如鉛重，簡直時時要倒下去。虧他一路掙扎着，在涕淚與雨水交流之中，回到了嘉定城上。嘉定人聽見了這個消息，就料到他們的運命，已在眼前了。

張錫眉早就有與城共存亡的決心，松江回來後，他的決心又更進了一層。

他在他的袴子上，寫了以下的幾句話：

我生不辰

僑居茲里

路遠宗親

遼隔同氣

與城存亡

死亦爲義

後之君子

不我遐棄

又過了幾天，一直捱到七月初四日，守城的人，實在捱不下去了，城方才給清兵打破。因爲三晝夜以來，

儘是下着大雨，守城的人儘是露天立着，沒有睡，兩眼都溼得睜不開來，只是誓誓騰騰地要倒下去。等到清兵在東門相近的地方，奮勇一攻，大家就無力抵抗得住。

張錫眉在南門聽見了這個消息，便安排着他的最後一步：取義成仁。

『介茲兄，我以為這事還須從長計議呢。』說這話的，是進士王泰際。他和黃淳耀是同年，曾在西門勸黃淳耀在城破後放百姓出去，給黃淳耀罵了一場。他和張錫眉也是好朋友，所以他就走到南門來。一則他知道張錫眉死志很決，想來勸勸他。二則他也可以找一個出城之路。他一到，正見張錫眉的妻子在水裏冒着，而張錫眉自己則立在一頂橋上。要跳下水去，他便拉住了張錫眉。

『除了速死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計議的呢？』張錫眉說。

『哪，我們雖然叨了大明的功名，我們却沒有受過大明的俸祿。大明的覆亡，並非我們的過失。因此守這嘉定城，當然也不是我們的責任，而嘉定城的陷落，我們更不必因之而死。這是小弟的見解，不知老兄以為怎樣？』

『老兄的說話，固然也有道理。但是小弟總以為生為大明之人，不論是官員或平民，總該效忠於大明。否則朝三暮四，怕死偷生，那裏還可以算得讀書明理的聖人之徒。況且小弟已經和守城諸公，以及守城諸百姓，一同起義，本來大家抱着必死的心而來的，到了此刻，忽然離棄他們，獨求生存之道，無論如何，在做人的

的常情上看來，也是說不過去。小弟的心已經決定了，老兄好意，只好謝謝。」

「還有一層呢，請老兄再聽聽。」王泰際看着張錫眉迫不及待的神情，只得向他懇請着。「小弟的不死，也並非是怕死，小弟不過以為不死也可以報答大明，不必定要以死相拚。小弟從前曾和黃陶菴兄說過：讀書人的有君，猶之乎女子的有夫。女子殉夫為烈婦的，固然令人可歌可泣，而女子在夫死後苦心守節的，也一樣的令人可敬可佩。只看當時的情形，應該殉節，還是應該守節就是了。現在據小弟看，我們只應該守節，不應該殉節。」

「老兄既然以為應該守節，那末老兄就守節。小弟則認定應該殉節，所以非殉節不可。我們各行其是就是了。內三兄，我們再會罷。」內三是王泰際的號。

張錫眉說了這話，就將手一揮，投入了裏城河。

那時龔用圓正和他的哥哥龔用廣，弟弟龔用厚，在抱頭大哭着。王泰際對張錫眉身後所留下來的水溝，慨歎一會之後，便來解勸他們。

「唉，內三先生，」龔用圓哭着說，「你不知道呢！我們的祖宗，是一直以清白自命的，到現在已經好幾世了。今天要是我們不肯殉節，苟且偷生，將來那裏還有面目去見祖宗於地下呢！」

「可憐可敬！」王泰際說，「只是你們兄弟三人，一概殉節，未免太慘，令兄和令弟，沒有受過王家的俸

祿，似乎儘可以從權一些罷。」

『我是死定的了，』龔用廣說，『還是三弟免了罷。』

『那也好，三弟就免了罷，』龔用圓也說。

龔用厚還是不肯，王泰際就一把拉住了他，聽由他的兩位哥哥握手入了水。

王泰際逼龔用厚回家領出了他的妻子，然後和他們一同纜出了南門。王泰際自己的家眷則本來不在城裏，所以他行動都很便利。

此後，沒有多少天，龔用厚耐不住種種的刺激，終於也投水自殺了，和他的兩位哥哥一同攜手於地下。王泰際果然在鄉間守節了三十多年，粗衣淡食，過着艱苦的日子。其中會有許多次，城鄉中的大人先生，要來拜望他，他都不見；城鄉中有什麼大禮節，要來請他出去參加，他却閉門以謝。他死的時候，深衣幅巾，和他平常所穿戴的沒有兩樣，因為他自從明朝亡了以後，並沒有改變過他的衣冠。

『我總記得我的朋友，黃陶菴和張介茲。我不負大明，我也不負我的朋友。』這是王泰際時常所說的話。

彭飛龍

等到彭飛龍和鄉中四十個少年，走到淮上，北京已被李自成打破，崇禎皇帝已經自盡了。他們一片勤王之心，只好暫且收拾起來，回到他們的故鄉嘉定葛隆鎮。

彭飛龍是讀過書，習過武的，所以他在一般鄉民之中，就成了一個領袖。他動身北上時，大家很聽他的話，他回來後，大家還是很聽他的話。他的話是：『我們是大明的百姓，我們總要保牢大明的江山。』

過了一年光景，滿人趕走了李自成，佔有了北方，不久，又將南都打破了，就分兵來略取江南一帶的郡縣。彭飛龍到了這時，便愈加激勵他的鄰里說：『現在益發不得了了，居然異族胡兒，也來作我們中國的主人翁。我們更應該拚命，保全這東南半壁。』

葛隆鎮上本來很多懂得大義的人，例如劉敖王憲等，他們也都踴躍起義，來抵抗那盤踞吳淞和太倉兩地的清兵。彭飛龍和他們各自聚集了一千多個人，彼此商量好，分頭抵擋，他所負責擔任的，是鎮的北面。清將李成棟，爲了要打通吳淞到太倉的道路，先後攻破了羅店，磚橋，婁塘諸鎮，後來又將嘉定屠了城。現在，他又看上了葛隆，要想將牠來解決。但是他也知道葛隆鎮的人，正和別鎮上的人一樣，不是好惹的。他

總希望他們會投降，可以不費一矢，達到他平定各地的目的。他知道葛隆鎮上領袖，除了劉敖和王憲之外，便是彭飛龍，而且彭飛龍似乎還比劉王二人的勢力要大些，所以他除了派兵圍困葛隆鎮以外，又派人先來和彭飛龍接洽。

這天，彭飛龍所守的柵下，來了一個人，要求開放柵門，讓他進來。那些鄉兵，聽他的口音是吳淞人，不是北人，便放了一半心。他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有重大機密事，要見彭飛龍。他們去請得了彭飛龍的許可，就將這人放了進來。

這人一見彭飛龍，便自己通報姓名，說是叫朱宇，在彭飛龍問其來意之後，他說，「我不忍地方的糜爛，更不忍葛隆遭着與羅店和婁塘等地一般的命運，所以想來和你談談。現在李將軍也並不要以干戈相見——」

『那末說，』彭飛龍不等他說完，就截住了他的話頭，「你是李成棟差來的說客了？不要婉轉其詞，李成棟究竟叫你說些什麼？」

『是的，也可說是李將軍派我來的。不過在我自己，也委實希望大家和氣，化干戈爲玉帛。現在不必說天下大勢都已歸了大清，就以貴縣嘉定而論，打起明朝旗號的，也不過兩三個市鎮罷了。識時務者爲俊傑，何必要硬幹到底，勞而無功呢？』

「乾脆一句話，」彭飛龍將眼光注定了朱宇說，「李成棟叫你來勸我投降，是不是？」

「是是是的。」朱宇頗想賣弄他的口才，說得婉轉些，詳盡些，不料彭飛龍却那樣的直捷爽快，他倒時沒有了主意，不曉得彭飛龍究竟是什麼存心，只得期期艾艾地答應着。

「好的，你就回去告訴李成棟，」彭飛龍揮着手說，「凡事都好從長計議。他假使果然有好意，明天叫他領着他的人，來到我們柵下，彼此面談。」

「這樣說，你是答應了？」朱宇不禁喜出望外地說。

「是的，答應了，」有幾個在彭飛龍身邊的鄉兵說。

「那末明天辰時，在柵下相見，」朱宇臨走時說。

「辰時相見，」彭飛龍也答應了一聲。

朱宇去後，彭飛龍就召集了他手下的鄉兵領袖，來商量明天的事情。他故意問他們說，「李成棟叫我投降，你們看是怎樣？」

「投降有什麼要緊，」居然有人這樣說。但是立刻就有人斥責說這話的人。

「投降當然談不到。只要他們不來打我們，我們也不去打他們，大家保持和氣就好了。」又有人如此說。

此外，也有許多意見發表出來。

『你們這樣說，』末了彭飛龍說，『當然也有你們的理由。但是人生在世，總要有一些骨氣。何況李成棟的話，本來靠不住，而韃子的兇暴，又本來是到處有名的，我們不要上當，後悔嫌遲。我們只有死中求活，多挨一刻是一刻。我的主意已經定了，請你們大家始終幫着我。』

他說到這裏，就將他的計劃詳細告知了大家。好在大家素來聽從他，而且也知道所說的都是真話，所以誰也不反對。他又派人去通知了劉敖王憲諸人，彼此接應。

明天辰時，李成棟果然領着幾百個兵，來到了彭飛龍的柵下。朱宇走向前來喊着說，『李將軍已經到了，可以大開柵門了。』

『好，你們慢慢地走近前來，我就吩咐他們開，』彭飛龍在柵上說。李成棟等果然又走近了幾步。

『開！』彭飛龍將手向後一揮，嘴裏喊出了這一個字。

『轟！』大礮隨着彭飛龍的聲音果然開了出來。

李成棟算僥倖，沒有給大礮打中。可是其他被打中的很多，而且李成棟急於要在第二礮放出之前逃避，慌忙之間，竟至跌倒在溝中，一隻脚也受了傷。跟從的人將他救了起來，狼狽地回到了自己的營裏。

『想不到我到處爭戰，並未吃過大虧，却在這裏給這個乳臭小子所作弄！』李成棟恨恨地說。當下，他

就派他的部屬金鰲，限於明天的下午，打破葛隆。

李成棟一退，彭飛龍就知道他決不會就此干休，一定還要派兵前來攻打，所以他就邀集了劉放王憲諸人，商議着應敵的方法。憑着他的謀略，他安排好了誘敵之計。

他知道金鰲一定先來打他的地方，他就叫他的精銳，散處在較遠的幾條巷裏，在他的柵上，只留着少數的老弱殘卒。這些殘卒，一看見大隊的清兵，就在『鞭子來了』的喊聲中，四散奔逃了。

金鰲一看見這個情形，認為鄉兵已經膽怯，又急於要建功，就不顧一切，領着他的部下，將柵門攻倒了，殺進鎮裏來。可是奇怪，他走了幾條巷，却不見一個人影。這時他才知道有些不對，連忙號令他的部下，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退出柵門去。然而突然之間，他的隊伍還沒有完全轉身，一切都變了，柵門外面，不知從那裏來了許多鄉兵，都在等候着他們，準備廝殺。同時，各條沒有人的巷裏，也都有人殺了出來。他和他的部下，竟受到了完全的包圍。

『殺鞭子呀，不要放走了一個！』各處都是這樣的喊聲。

金鰲一看這個情形，知道惟一的出路，還是方才的進路。他只好不顧一切，領着他的兵，向柵門口衝出去。

在混亂之中，他的兵死了一半以上。沒有死的，也都無心戀戰，各自四散逃命，再也不能聚在一處，整隊

而退。便是金鰲自己，雖然衝出了重圍，也只好落荒而走。他當然不認得路，又沒有嚮導，只好聽由他坐下的馬，要走那裏就那裏。他這樣的走着，終於在一條河邊，給豆腐店夥朱六拖下馬來，跌入河中，後來被衆鄉兵擒殺了。

四散的清兵，給劉敖王憲這方面所殺死的，共有七十二人。葛隆鎮上得了這樣一個勝利，沒有一個人不開心的。

李成棟聽見了金鰲的全軍覆沒，吃驚不小，才知道葛隆鎮的人果然厲害。他存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決心，就將別處的兵都調了來，猛烈的攻打。並且他也知道彭飛龍頗有計謀，不是一味蠻攻所能奏效，所以就定下了兩個進攻的原則；出其不意的時間，和出其不意的地點。

他不像第一次，只隔一天，就派金鰲來。這次，他等了三天，使葛隆鎮上的人都生了懈心，他才親自統率大軍，直壓而來。他又不像第一次，隨便揀一個地方，冒昧進攻。這次，他預先派人在鎮內鎮外，探聽明白，什麼地方險要，什麼地方人多，他只揀地較幽僻，守兵較少的所在，長驅直入。

李成棟成功了，他的兵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五更，由南橋攻入了葛隆鎮，最初出來抵抗他們的，只有葛小溪父子四人。他們肆行屠殺，街上的血，簡直要沒到人的踝骨上。

不過他們打到了北柵一帶，却攻不進去，因為這裏是彭飛龍所守的地域。他不但對鎮外有防禦，對鎮

內也有準備。他知道清兵固然不能從他所守的柵口入鎮，却可以從別的柵口入鎮，所以在他防地的後面和左右面，也都早已置好柵門，派人把守着。

他從早上守到傍晚，清兵總是攻不進去。然而鎮上的人，除了這一塊地方以外，死的死了，跑的跑了，誰也不來接應他們。就是他自己的人也有死的和跑的，只在漸漸減少下去，削弱他們的抵抗力量。而清兵呢，則因為在別處已無人可殺，更加集中到這裏來，拚命攻打着。

還有，他和他的同伴，共鬪了一天，粒米沒有下咽，並且一直喘息不定，沒有好好地透過一口氣，飢疲交迫，委實有些難於支持下去。而清兵呢，真所謂士騰馬飽，越殺越勇。

最後，他的同伴越變越少，他的地域也越縮越小。他已到了絕境。

『各位弟兄，』他對身邊僅有的幾個人說，『我的力已經用完了，不能再作什麼了。人生總有一死，北京皇帝還自盡了，何況我這個區區小百姓。我不願聞韃子的腌臢味，也不願受韃子的骯髒氣，我決定自了我的殘生。你們願生願死，聽你們的便，我去了。』

他說罷，就拔出佩劍來，自刎而死。其他幾個殘存的人，也都一一自殺了，沒有一個投降的。

清兵聽他們沒有動靜，就衝了進來。他們看見彭飛龍倚在一垛牆上，非但沒有倒下去，並且面不改色，生氣凜然。他們認得他，都對他發着含有敬意的歎息。

楊克武

羅店被清兵打破之後，大家才佩服楊克武有先見之明。

楊克武是劉行東北唐巷的農人，雖然跛了一足，被人稱爲「跛老人」，却很精於技擊。他曾鼓吹他的徒弟，北上投入祖大壽的營中，爲國家効力，而在清兵下江南之前，就天天集合巷中的子弟，勤加操練，以爲準備。那時有許多人都不懂他的用意，以爲他是無事自擾。等到清兵來打羅店，他所訓練的人，一個個都很有力，有着極好的成績，大家才知道，他的準備不是徒然的。

羅店鎮上死了許多人，跛老人却沒有死。他不是怕死，他以爲不死比了死還要有意義，因爲他還要再奮鬥一番。

在辛家巷附近，駐紮了一營清兵。這是羅店破後所派來的監視隊伍。他們在這裏作盡了威福，攪擾得居民不能安定過日子。

他們最拿手的工作，是一家一家去搜查，說恐怕有反叛的人，非得如此不可。但他們一走進人家，要是看見可吃的，他們就吃了，可用的，就取了，不論衣裳錢財等物，一古腦兒，滿載以去。尤其可惡的，是侮辱女人。

一看見年輕女人，便如蒼蠅見了血，無論如何不肯走開。誰要向他們有一些不願意的表示，輕則毆打，重則殺死，至於反抗，就更加不必說了。

他們還有命令，誰看見了他們的軍官，就要磕頭，看見了他們的小兵，就要一躬到地，深深作揖。誰要是不留意，毆打是免不了的，有時還要被綁在樹上，過着一天兩天，直等他們發生了厭倦才釋放。

最初，他們這樣的兇暴，鄉民還不大知道，所以被殺被打的，幾乎天天有得聽見。有一天，有一個清將，騎着馬，背上背了大刀，手裏提了棍子，耀武揚威地到鄉間來。有一個無知的鄉下人，一看見他來，就喊着說，「鞭子又來了，大家避開些。」

這話，却給這個清將聽見了，就跳下馬來，趕到那個鄉下人身邊去。那個鄉下人雖然叫別人避開，自己却反而呆在那裏，於是小軍官就對他發洩着他的滿腔怒氣。

「你這奴才，」清將一面用棍打着，一面罵着說，「這般無禮！你不跪下磕頭，也就罷了，甚至手也不拱，不拱手也就罷了，甚至嘴裏還要這樣的不清不白。我老爺是你這奴才侮辱得的！」

那鄉下人被他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爬不起來。跛老人剛剛走到這裏，看見了這個情形，直等到那個清將手癢不打，揚長去了，才上去將那個鄉下人攙起來，送他回家去。

這樣的事情，跛老人所遇見的，也不止一次。因為他年紀已大，而一足又跛，所以清兵並不注意他。但他

心裏的憤怒，真是和一團烈火差不多，就要燒破他的胸膛，一衝而出。

又一天，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看見清兵來了，就學着鄉兵打仗時的聲口喊着說：「殺韃子呀！」

那個清兵勃然大怒，走過去就是一巴掌，將那個孩子打悶在地，聲息全無。等到孩子的父親走出來看時，那個清兵又將他打了一頓，說他沒有教訓，養出這樣的不肖子來。那個作父親的，沒有話說，除了向那個清兵磕頭討饒以外，就將孩子抱了回去。孩子終於沒有回過他的氣來。

這事，也入了跛老人的眼裏。跛老人在清兵攻來時，早就勸大家出死力抵抗，不要屈伏。那時不免還有幾個人，抱着得過且過的念頭，以為清兵來，也未嘗不可以安穩過日子，所以並不聽跛老人的話。現在，吃到了苦頭，他們才覺得懊悔已經遲了。

清兵簡直不當這裏的鄉民是人。因為人總是有血氣的，他們似乎並不知道鄉民有血氣。他們看鄉民，比狗還不如，因為他們對於狗，有時還會丟些肉骨頭給牠們吃。他們煩惱時，當然要尋鄉民來出氣，而他們高興時，也要找鄉民來消遣。他們任意對待鄉民，其情形的兇狠，有如老鷹抓小雞，看着叫人心痛；狡猾，有如貓玩老鼠，忽放忽咬，看着叫人一刻也耐不下。他們說：「我們是主人，我們要怎樣便怎樣，誰敢不聽！」

「我的時候到了！」跛老人有一天決然對自己說。他先到羅店鎮上去看了幾個人，然後回來準備着。到了晚上，跛老人悄悄地開了後門，走了出去。他跳過一道小溝，進入了一座榆樹林，林中很是黑暗，他

在地上蛇行着，摸索而前。過了一會，他到了一個小屋裏。屋裏已經有五個人，在那裏切切私語着。

跛老人一走進去，他們藉着甕中的燭光，看出了他的面目，就都立起來向他拱着手說：「老伯伯來了，我們好好商議罷。」

「我拚着這些年紀，再也不要活下去了！」跛老人說。

「誰還想活下去呢！」有一個叫顧望明的說：「我們的父兄，都被他們殺死打死了；我們的姊妹，都受他們的侮辱了；我們這樣勉強活着，還有什麼趣味！」

「是呀；」有一個叫朱學軾的說：「但是我們總要想一個最好的方法，來和他們拚命。我們人少，總要好好利用，使我們一個人可以抵幾個人。我的意思，是一個人抵他們一二個人，不足爲奇，這本來是我們不論什麼時候都辦得了的，我們至少一個人要抵他們十來個人才值得。」

的確，他們都是勇少年，平日又都會受過跛老人的指點，輕易一二個清兵，可以由他們任何一個人來對付。

「我想起了我父親的慘死，恨不得生吞這些豬狗的肉！」一個叫朱明棟的流着淚說：「不過我們要

和他們公然開仗，我們在目前還沒有這個希望。我們只可以在暗中來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個一個，零零碎碎地消滅他們。」

「好，」劉方壙和朱念明都同聲應着說，「我們可以乘便利的時候，埋伏在便利的地方，暗殺他們！我們就願意做這個事！」

「誰還不願意呢！」顧望明和朱學軾也都說，「就由我們來辦罷！」

「這用不着爭，」朱明棟說，「大家都來辦，各盡各力就是了！」

「這辦法很好，」跛老人開口說，「而且就是這座榆樹林，更其適合我們的應用。從此以後，你們就躲在這座樹林之內，不要出去，一切望風並傳遞食物，都由我來擔任，因為他們對於我比較地要放寬些。」

這一夜，他們就住在這個小屋中，沒有回去。他們也沒有好好地睡着，只低聲說着話。一會憤恨，一會打主意，他們便是要睡，也不由他們睡着。

到了天亮，他們就帶了兵器，四散出去。有的伏在草中，有的蹲在溝裏，有的甚至爬在樹上，都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處。

清兵在辛家巷駐紮了若干時，看見鄉民由他們打發，毫無反抗，他們更是放了一切心，到處胡亂走着。他們在大鎮上玩厭了，就入小村落去。等到相近多處的小村落也玩膩了，他們就向那不大有人走到的田野間去躡躑。所以，在跛老人等在榆樹林中埋伏的第一天，便有兩個人，先後走到裏面來。他們先後都給跛老人等結果了，暗暗埋在林中。

清兵營中到了傍晚點起名來，不見了這兩個人，便立刻派出人來，到鎮上和村落間去訪問。吵鬧了一夜，使居民不得安枕，而這兩個人的影響，却一毫都沒有。

到了明天，有一個清將，派人去威嚇各街各村的領袖，對他們說，如果找不到這兩個人，就要將所有的房屋，一概燒去，人，一概殺死。大家都着急得很，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不但如此，真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兩個人沒有找到，到了傍晚一點名，又發見少了三個人。這一來，那清將也就急了。他知道，這一定是什麼秘密的勾當，一般的老百姓，的確不會知道其中的究竟，所以他並沒有實行他的威嚇。他相信，這事不是大家出去搜索，所能水落石出的，他必須親自出去尋訪，才有眉目。

到了第三天，他便獨自在各處走着。他留心到每一條橋，每一座樹林，最後，他就到了那座榆樹林。他看見裏面很是深沈，越發起了疑心，就一步一步走了進去。他在一片較低的草地上，發見了許多足印，裏面似乎還滲着一些血跡。他的心神一震，就蹲下來仔細研究着。

這時，跛老人和朱明棟已經在一株大樹跟下看見他了。依朱明棟的意思，就要掩到他的背後，將他一刀砍死。跛老人不肯，低低地說，「這是一個頭子，不要如此待他，須好好地收拾他。」說了，他就將他的計劃告訴了朱明棟，叫他去通知其他的人，共同準備。

「老爺在找什麼？」跛老人若無其事地從遠處走了過來。清將擡頭向他一看，他就隨着他的跛足，將

身體向下蹲了一蹲。這是他的老法子，清將以為他屈膝行禮過了，所以總不留難他。

「我正要問你，」清將立起來說，「你來得正好。這兩天裏，我們少了幾個人，究竟是誰在膽大妄爲？」又將手中的刀一揚，加以恐嚇說，「你須實說，否則要你的老命！」

「這個小人不知道，老爺，」跛老人說。「但是我方才走過一座小屋的後門口，聽得裏面有幾位都爺的聲音，說不定他們躲在裏面作樂，所以沒有歸營罷。」

「那末你領我去看看。」他不能不相信，因為這是很可能的，何況跛老人又是說得那樣可靠呢。

跛老人領他到了那座小屋的後門口，然後退在一旁，又將跛足蹲了一下，說，「老爺請進去。」

清將沒有留心到什麼意外事，就一腳跨了進去。裏面本來暗，人又從外面進來，所以他簡直看不清楚。

「老爺走好，」跛老人在後面說着。

突然清將的兩臂，給人緊緊扯着，兩腳，緊緊握着，辮子，牢牢吊着，胸前又重重著了一拳，他一時沒有防備，支持不了，就此仰面倒了下去，動彈不得。

「老爺爲什麼跌了？」跛老人還在這樣說着，同時，他的手用力一頓，那位軍官才知道他的辮子是在跛老人的手裏。

「混蛋！」清將開口就罵。「還不放手！」

「要我們放手也容易，」顧望明說，他已經找到一根索子了，就和大家將他捆了起來，捆得非常結實，使他成了一隻肉餛飩，然後將他提到了前面屋子裏，向地上一擲，又說，「我們不是放手了麼？」

「你們這些奴才，如果不早些放我老爺回去，我老爺叫你們一個個都死！」地上的罵聲。

「好一個臭韃子，還要自稱老爺！」朱學軾說着，就給了他一個巴掌。

「自己死在目前，還要叫別人死，好說大話的賊韃子！」劉方壩也照樣給了他一個巴掌。

「你說，」朱明棟踢了一腳，「我們漢人對你們有什麼過不去，你們要那樣的欺侮我們！」

「誰叫你們不爭氣，要請我們來！」居然還有答辯。

「誰請你們來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呢！並且我們並不請你們來！我們要抵抗你們！」

「就爲了你們要抵抗，所以我們要懲罰你們。」

「你們打到我們的國裏來，家裏來，怎麼叫我們不抵抗呢！」

「這個我們不管，我們要到那裏便那裏，誰要攔阻，誰就倒霉！」

「好了，」跛老人對朱明棟說，「也不用和他多辯了。」又向地上說，「喂，韃子，前天我看見有人叫你

一聲韃子，給你打個半死，現在大家叫你韃子，你覺得怎樣？不願意罷？」

「韃子就是韃子，」其他五個人都說，「還要什麼好名字呢！活着是個韃子，死了是個韃鬼。」接着，他

們將他韃子長，韃子短，罵了一個爽快，其間還夾着拳頭脚尖以爲節拍。那清將起先還倔強，後來只有躺在地上哼着，說不出話來。

「不要就誤了另外的買賣，」最後，跛老人說，「早些請他做韃鬼罷。」

他們早已準備好，更不遲疑，就將他提了出去，在一棵大樹旁邊，很迅速地開了一個坑，將他扔了下去。『你要奪我們的土地，現在就請你葬在這裏面罷！』他們說完，就將泥土堆了上去，將他活活地埋沒了。

清兵營中沒有了這個將官，自然要起擾亂。幸而這時鄉兵已經沒有組織，而清兵的接應也來得快，所以還不會出什麼較大的意外。

阿蘇伯亦是滿清的宗室，爲人很有一些智勇。他也在這一個營中任着將官，看到最近所發生的事情，又加以實地踏勘之後，他就斷定那榆樹林是一個最爲可疑的所在。但他不像前一個清將那樣，孤身獨入。他領了一隊兵，分一半在外面圍繞着，更領着那一半，到裏面去搜尋。他們在幾個泥土鬆而沒有草的所在，將失蹤的人的屍首掘了出來。這樣，加增了他們的決心，他們便更加小心而積極地向前搜索着。

裏面這六個人，在清兵進來時便已經看見。因爲清兵人多，所以他們不敢出而襲擊，又因爲知道外面一定還有人，他們也不敢向外面躲避。他們在跛老人的指揮之下，就都進入了小屋，從事準備，以作最後的

搏戰。

『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了，我們要格外努力些，』跛老人說。

阿蘇伯赤領着兵走了不久，就發見了這小屋，便命令他的部下，將牠團團圍了起來。這小屋只有前後兩個門，其他並無門窗，而這兩個門却關得很緊，毫無動靜。他們當然知道這屋子裏面有人，所以便來攻打着。

他們幾經努力，就將後門打了開來。

『小心，不要急急衝進去，』阿蘇伯赤吩咐着。

但是他的話已經遲了，第一個衝進去的人，發了一聲慘呼，除了身體跌倒的聲音以外，就沒有了聲息。第二個人正想跟踪而進，面上却著了一件東西，只得倒退出來。大家一看那東西，原來就是第一個人的頭顱。

『可了不得，大家上呀！』清兵都喊着說，接着就一擁而進。

在半明半暗的屋子裏，他們混殺了一陣，清兵一時看不清楚，免不了自相殘殺。但是清兵畢竟人多，等到他們習慣了室內的光線，這六個人便先後被他們擒了起來，牢牢地縛在地上。

『好大膽的奴才，做得好事！』阿蘇伯赤向他們罵着。

『殺不完的鞭子，總有人來收拾你們！』六個人都還罵着。

『帶他們回去！』阿蘇伯赤發着命令。『給另外一些殺不怕的奴才看看。』

清兵便用鐵棒，穿在各人的手足間，兩個扛一個，將他們扛起來，一同走出了樹林。

『放在這裏，』阿蘇伯赤到了辛家橋上說。『給我著力的打！』

清兵舉起棍子，如雨點一般，向他們身上打來。他們毫不呼號，只一味罵着：『你們這些鞭子，不要發威，叫你們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

他們的身上，已經分不出血和肉來，四肢也已經僵硬，不能轉動。但是他們的舌頭，還是完好無缺，所以他們的罵，還是繼續不息：『我們的鄰舍，我們的子孫，都要吃你們的肉，啃你們的骨頭！我們今年殺不完你們，有明年；這一代殺不完你們，有下一代！你們侮辱我們到永遠，我們和你們結仇到永遠！你們如果不能將我們斬草除根，我們便要將你們斬盡殺絕！我們一時的失敗，不足為奇，我們看將來就是……』

『剛了他們！』阿蘇伯赤又下命令。

鄭阿土

柳知縣只是在大堂上皺着眉搖頭，眼看着跪在案前的阿土，表示沒有辦法。

『你一定不肯薙髮麼？』他將這句話已經問過好幾遍了，現在過了好久，還是這樣問。

『是，小的不薙髮。』阿土的回答，也是照常沒有改變。

『現在上詳的文書雖然已經批下，只要你肯薙，還可以挽回。此刻雖然就要處決，也可以由我耽些干係，延遲幾天，將你願意薙髮的話，再詳上去。你說怎樣？』

『頭可斷，髮不可斷。』

大家都說柳知縣是好人，果然不錯，因為他並不殘暴，以殺人為樂事，他還想使阿土屈服，保全他的性命。

『現在，』柳知縣又鼓了最後的勇氣，來勸說着阿土，『嘉定一縣，所看得見的男子，都已經薙髮了。沒有薙的，就只有你一個。你堅持着不薙，於國家沒有什麼幫助，於你自己更沒有什麼好處，徒然送掉你的性命，有什麼值得呢？你還是薙的好。』

「別人雍，我不管；但是小的要是雍了，就對不起小的自己。」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小的的脾氣素來如此，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論什麼事，小的一起頭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是不肯更改的。小的一起頭就不想雍髮，現在過了一年，爲了別人的先雍，爲了老爺的勸雍，假使小的也雍了，小的心裏一定不得太平，急也要急死，難過也要難過死，倒不如就由老爺正了法的好。」

阿士的話並不虛假，他的確是這樣一個固執到底的人。他在鄉間，爲了他的喜歡幫助別人，別人雖然相當地敬重他，却又爲了他這樣的脾氣，大家都不大敢和他打交道。因此，在他的慷慨與固執這兩個癖性之下，他弄得很窮，自己的田差不多都賣完，只好時常爲他人作傭工。他的妻子很和他鬧過幾次，都沒有用，除了自怨命苦，嫁着這個丈夫以外，只好哭哭啼啼，過着苦日子，而聽由着他。

有一次，他有一個疏遠的表親，來對他說，家裏沒有米，孩子們都在哭着叫，他一聽見這話，就叫他的妻子將自己家裏的米都取出來，送給這個表親。他的妻子不肯，他自己強着去取了出來。他說，「我情願餓死，不願看見了我應該做的事情不做，而心裏煩惱死。」

還有一次，有人爲了要借一筆錢，債主必須請他，阿士作中人，債戶便來央求他。他和這人並沒有交情，所以便回頭了他。但是到了晚上，他想想這人說的話，很是可憐，而錢的借不成，却就爲了他的不肯作中人，

在他的良心上說來，他是不應該的。他似乎做了什麼虧心事，因此在牀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一到天明，他立刻出去答應了這個中人的責任。他對債主說，「當然，他將來還不出，由我代還就是了。」

自從去年閏六月十二日清朝的薙髮令到了嘉定縣裏之後，全縣的百姓，都譁然而起，一致反抗。他們非但不薙髮，並且還和清兵對打，阿土也是其中的一個。這事，柳知縣也是知道的，所以此刻又這樣說：

「到底彼一時，此一時。那時你是明朝的鄉兵，也難怪你，現在你是清朝的百姓了，你不能不隨時從俗。」

「就爲了我是明朝的鄉兵，所以不是清朝的百姓。以前是那樣的，現在還是那樣。以前不薙髮，現在還是不薙髮。」

「現在大清一統了，你怎麼還不是清朝的百姓呢？」

「我心裏還不是清朝的百姓，所以我頭上也還不是清朝的百姓。」

「這樣，柳知縣到了這時，似乎不能不擺出一些嚴厲的威勢來，『王法難逃，你的確是活不成了！』」

「那也沒有法子的事。」

柳知縣又是皺着眉搖了一會頭。他總覺得阿土到底是一個好人，又不爲非作歹，要將他殺死，似乎總不大應該。然而王法煌煌，他既吃了清朝的俸祿，如何可以不替清朝辦事呢？他再三躊躇着，還是下不來

一個決斷。

「唉，你爲什麼不避開些呢？」柳知縣自言自語着。他的意思是說，假使阿土留着頭髮，不到外面來，不被別人看見，不給貪利的皂役拉到縣裏來，但阿土可以安靜地保全性命，便是他自己也不會被環境所逼，不得不上詳，更不會今天遭遇這種麻煩了。顧了王法，顧不得人情；顧了人情，顧不得王法。

的確，自從去年嘉定城遭了三屠之後，不論城鄉的人，都就遵奉清朝的法令，薙了髮梳了辮子。阿土住在鄉間，雖然不薙髮，雖然有人勸他過，尤其是他的妻子，却總沒有人到城裏去告發他的。因此，他在鄉間，毫髮不動地過了一年。不料沒多天以前，有一個皂役，爲了別事下鄉，看見了他，認爲是極好得賞的機會，將他拉上了城來。要是沒有這一會的事情，阿土還是在鄉間照常過着，有什麼不好呢？柳知縣這樣想。

「你爲什麼不避開些呢？」柳知縣又用發問的口氣，重複了一下。

「小的不曉得爲什麼要避開，」阿土說，「小的生在張涇鄉裏，一直在張涇鄉過着日子，從來不曉得避開人。」

「你不知道麼？你不避開你就該死。」

「小的知道的；可是死就死了，總比避開好。避開的事情最不痛快，還不如死的痛快。」

「唔——」柳知縣一時又無話可說了。他看看阿土，並不是什麼英雄豪傑，只是一個鄉下農人，四十

多歲的年紀，面上滿佈着深深的皺紋，可以看出他生活的艱苦；身上穿着一件有破洞的短衫，赤着足。他的面容和善而樸實，他的說話單純而和平。他從頭到腳地看他，一毫想不到他會這樣的堅決。

「你讀過書的罷？」柳知縣看了一會，忽然這樣問。

「沒有。」阿土答覆時，心裏不免有些納罕，以為柳知縣為什麼會問他這句話。

「那末你為什麼會有這些呆想的？」

「這——」阿土懂得柳知縣的意思了，但是他却回答不出，只好沈吟不語。

到了這時，不但阿土無話可說，就是柳知縣也已經無話可說。似乎除了立時叫劊子手將阿土綁出去正法以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來打開這沈悶的僵局。

沈悶，對的，沈悶。不但柳知縣覺得沈悶，阿土也覺得沈悶。至於大堂上下許多公人和看審的百姓，本來在心目中期待着一齣鬧戲看看的，聽他們兩下裏清談了好久，更覺得大出意外，而感到沈悶不堪。在知縣大堂上會使人感到沈悶，似乎還是少有的事。

「我另外有一個辦法，」柳知縣終於打破了沈悶說，「不曉得你聽不聽。」

「請老爺說。」阿土留神聽着。

「本來皇上是有這樣的命令的，凡是背出家為僧為道的，就可以免除不雞髮的刑罰。你既然一定不

肯雍，那末你就出了家罷。這樣，你的性命可以保全了。」

「老爺的意思很好；但是小的並不想出家。小的只願意做一個老百姓。」

「照你這樣的老百姓，很難做得成功呢。」

「做不成功，也就罷了。小的情願堂堂皇皇地死，不情願偷偷摸摸地活。」

柳知縣聽了這樣的話，又是皺着眉搖搖頭。

「那末，」柳知縣看來萬無其他辦法了，只好這樣說，「我只好執行王法了。」

「是。」阿土應了一聲。

這不是阿土一定要求速死。假使不要他雍髮，他仍是願意活的。可是髮既非雍不可，而自己又不肯雍，結果不過使柳知縣爲難罷了，他想。他最肯急人之急，有時甚至看了別人的爲難，比了自己的爲難還要緊。假使這爲難是因他而起的，他便任何犧牲都願意了。所以他的答應「是」到了此刻，與其說他還是堅持不肯雍髮，無寧說他不要柳知縣爲難。

他看柳知縣一時無話，於是又說，「老爺的恩典，小的總是很感激，所以小的再不敢使老爺爲難。」

「你既不要我爲難，那末你何不就雍了髮呢？」

「小的不雍，情願受死，不也是可以免去老爺的爲難麼？」

「唔——」柳知縣低頭無語。

這時頭門外面起了一片哭聲鬧聲，原來是阿士的妻子趕到了。她哭着要闖進來，看門的不讓她進來，所以鬧聲傳到了裏面。

「請老爺快些發令罷。」阿士反而催促起來。

柳知縣看來並無別的保全之法，只好下個決心，向劊子手發下了命令：「綁起來。」

此後，堂上堂下，便忙了一會，接着例行的故事，將阿士綁出了縣衙，往殺人的法場去。

「啊呀呀，」阿士的妻子一看見他，便這樣喊着說：「這怎麼得了！」又對坐在轎子裏的柳知縣，跪了下去，說：「大老爺開恩！他是好人呀；他家裏還有男女老小呢！」

皂隸們吆喝了一聲，柳知縣的轎子已經過去了。街上看見阿士的人，都在紛紛嘆息，有些年紀大些的，竟是連眼淚都落了下來，都說：「難得難得；我們嘉定到了現在，還有這種人。」

到了法場，阿士自動地向北跪了下去。

「你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呢？」柳知縣就了公案說。

「沒有什麼，」阿士說：「只有老爺的恩典到來世才好報答了。」

「唔；你放心罷，你的家小，我自有辦法。」

「來世報答老爺。」

劊子手走了上來。

「不用拉我的頭髮，」阿土對劊子手說，「我自會將頸項伸出來的。頭可斷，髮不可斷。」

.....

等到阿土的妻子趕到法場時，阿土的身首已經分開了。她哭倒在地，暈了過去。

地方上的士紳，秉承着柳知縣的意旨，捐得了相當的款項，維持着阿土一家的生活。

明道人

太陽漸漸地斜西了，暮春天氣，暖烘烘地，容易使人生倦。唐秀才到了奚秀才的家裏，對奚秀才說，「在家裏坐不牢，還是出去走走罷。」奚秀才表示了同意，兩個人便一同向市外走去。

他們還沒有出市，在一處店鋪稍爲稀少，房屋不大連接的空地上，忽然看見有許多人圍在那裏。唐秀才主張去看看，奚秀才以爲總是山東人變把戲之流，說用不着去看。可是等到他們走近時，才知道是另外一件事，連奚秀才自己也立定了下來。

在衆人中間，有一個老人，他就是衆人圍觀的對象。他的年紀已經很大，留着長髮，戴着道冠，穿着道服，完全是一個老道人的裝束。在他的脚下放着一隻籃，裏面盡是一些字畫。這時他正捋起了袖子，在一塊向西的粉壁上揮灑着。唐奚二秀才一看，他所畫的，原來是一座桃花林，背後倚着幽邃的山，旁邊繞着溶溶的水，佈置得宜而筆致瀟灑。他歪着頭看了一下，又從籃子裏取出了彩筆，在角上畫了一個紅太陽，然後又在桃花上染了許多紅顏色。此外，他又將山和水，也著上了應有的黛色和藍色。全體看來，紅的太陽和桃花，映着青的山，綠的水，既是豔麗而又雅致。這時的太陽光，正照在這幅巨畫上，似乎更加增添了畫的精神。

「這老道人倒畫得不俗，」唐秀才對奚秀才說。「但不曉得他爲什麼要畫這個，而且又畫在這裏。」

「是呀，」奚秀才應着說，「真有些奇怪，我們且看他以後怎樣。」

他們正在說着，那老道人又在提起墨筆在畫旁寫什麼了。他們一看見，便不再說什麼，只聚精會神看他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等到他寫完了，再從頭至尾一讀，原來是一首七絕：

桃花片片落芳塵 何處桃源好避秦

無限夕陽遙相照 世間到底屬朱明

「末了一句，頗有些特別用意呢，」唐秀才說，這時，他和奚秀才已經走到這老道人的背後了。老道人聽見了，就回過頭來，向他狠狠地看了一眼。奚秀才似乎有些懷然之感，所以沒有說什麼來接應唐秀才。

老道人看了一眼之後，又回過頭去，在左下角寫上了

明道人

三個字，不容說，這就是他的名字了。

唐秀才很想向前去招呼他一下，但看了他那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也就囁囁着不敢開口。

「畫得好呀！」有幾個小商人在讚着說。

「好就賣給你！」老道人突然說。

「你真是瘋了，牆頭上的畫也可以賣麼！」

「不買就不用讚好！」聲色俱厲的口氣。

「哈哈，」那個被他斥責的人，不怒而笑了起來，「牆頭上作畫，要賣給人家，已是奇事，不許人家讚，更是奇聞！」

「真是希奇！」也有其他的人附和着。

老道人帶着不屑的神氣，將筆放到了籃子裏，提着籃子，就往別處走去。

唐奚二秀才，到了這時，益發引起了好奇心，要看看這老道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就不到市外去，只跟着他走。同時也還有其他跟着的人。

走了些時，老道人忽然停下來了，在一垛粉壁前，抽出筆來，從墨壺中蘸飽了墨，颯颯，一連寫了以下的字句：

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胡爲乎來哉

嗚呼我知之矣

寫好了又走，走到了可以寫的地方再停下來。最後，他又走到一垛大粉壁前，停了下來，開始他的畫工。這次他畫的是山水，襯着幾株秋樹，大起大落，頗是雄俊。畫好之後，他又題着下面的詩句：

秋山簇簇聚峯巒

秋水潺潺澈骨寒

一片秋心無限恨 不留春色與人看

並且又落了款。

「方纔的桃花，不是春色麼？」奚秀才細語着說。

「你懂得什麼！」老道人大喝了一聲，奚秀才便再也不敢開口。

「你幹的什麼！」忽然那個屋子裏走出了一個小夥子，也對老道人喝着。「人家好好的粉牆，給你弄得一場糊塗！」

「我送你一座好好的江山，你不要麼？」老道人意外地和氣說。

「誰要你這野道士的什麼東西！還不給我滾開！」

「哈哈！」老道人仰天笑着，「好好的江山竟沒有人要，難怪要落到豬圈裏遭踐踏了！」說着，他又提起籃子，向前走着。

他這樣隨便走着擲着，漸漸地就走出了市街。跟他的人，先是一個一個地少下去，後來就只剩了唐奚兩位秀才。

「你們跟着我要什麼？」最後，他回過頭來，向他們怒吼着說。

「沒有什麼，」唐秀才說，「我們看你不是平常人，想請你同去喝一杯酒。」

「那末走，」他出於他們的意外，說了這話，就回身跟着他們。

唐秀才很是高興，就將他領到了自己的家裏，叫了幾壺酒，和奚秀才三個人開懷暢飲起來。

「請問老先生貴姓？」唐秀才說。

他不開口，只舉杯喝着。

「老先生府上那裏？」奚秀才問。

他只搖搖頭。

「不是北直隸麼？」奚秀才這樣說，是因為這老道人一口的北方話。

他木木然，不發一言，只忙着斟酒。因為起先還是唐奚二秀才斟給他的，也許他嫌太慢，此刻他便自己斟了。

唐奚二人看他不肯說什麼話，也只好由他，同時看他將酒喝得很快，跟不上他，便索性自己不喝，只看着他喝。喝之不已，他到底醉了。

「太祖高皇帝呀——」他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他一面哭着，就踉踉跄跄，不對唐奚二人說一句話，走了出去。唐奚二人知道再要去追詢他，也是徒然，所以就由他獨自去，沒有再去跟他。不過他走了以後，他們的確彼此議論了好久。

「我看他一定是一個明季遺民。」唐秀才說。

「當然。」奚秀才說，「恐怕還會做過什麼大官呢。」

「這種人最可敬，然而也最可憐。」

「我想他這幾天之內總不會離開羅店鎮，我們拚着再請他喝幾場酒，總可以從他的嘴裏聽到一些不見經傳的遺聞軼事罷。」

他們的說話，到了明天，果然就實現了，他沒有走。他們明天一到街上，看見了他，便又請他入酒肆中去喝酒。

他似乎比了昨天要和善些，因此唐奚二人一面請他喝酒，一面就大膽將他的籃子翻着看看。籃子裏也沒有別的，除了筆墨之外，全是書畫，和幾篇零落的文章。唐秀才本來文章很好，所以就讀他的文章，讀了一會說，「妙妙，可惜不完全。」奚秀才素來研究書畫的，所以就在一幅一幅欣賞着，看到了愜心之作，更向酒肆中其他的酒客稱揚着。

「這畫是賣的麼？」有人這樣問着。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點點頭。

「這一幅鷹要賣多少？」

他向那人看看，然後說，「隨便。」

「一錢銀子賣不賣？」

他又點點頭。

這筆交易就做成功了。一時之間，倒也另外做成了幾件。

「這幅木香花真好，」酒店裏的夥計在取酒來時看見了說。

「那末就送給你，」他說。

「真的麼？不敢當，不敢當。」

「有什麼不敢當，拿去就是！」他說了，就將那幅木香塞到了那夥計的手裏，那夥計覺得却之不恭，只好有愧地受了下來。

別人看見他肯送，自然就有人向他討着。他對來人看看，有的答應，有的不答應，不曉得他是用什麼標準來區別的。後來有一個人來向他要一幅鳳仙，他甚至一開口就要十兩銀子，嚇得那人倒退不迭。

沒有多久，他的畫已經完了，字也減少了不少，只有幾卷文，依然留了下來。

「太祖高皇帝呀——」他又醉後哭起來了。

「不得了，他是明朝人！」有人這樣說。

「喂，」還有人喊着他說，「你不要糊塗，現在是大清康熙皇帝呢！」

他不再理睬這些人的說話，就立起來提了籃子向外面走去。唐奚二人知道他醉了，也沒有什麼話可說，所以爲他付了酒錢，仍沒有跟着他。

他彳亍地走着。到了市外一個高墩上立了下來。他將籃子一放，就端然立着，規規矩矩地，高聲誦讀起來：

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誦畢之後，他又激昂慷慨，手舞足蹈地高讀着，其中有幾句是：

……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然自立者也……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陸之魂……共灑申包胥之淚，誓焚百里奚之舟……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各請敵王所懷；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他誦讀了一會，又一手指着白蓮涇，高聲唱着：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他這樣誦讀着，唱着，經過了好久，有幾個跟他來的人，都漸漸地走去了。末了，他躺了下來，呼呼地睡去，

大家就走得一個都不剩，由他去。

大家不曉得他晚間是睡在什麼地方的，可是一到明天，又看見他好好地上市出現了。起先他那種突如其來，以及種種怪誕的行動，的確曾引起過許多人的驚奇，後來日子稍久，大家看慣了，也就覺得不足為奇了。甚至婦人孩子，都認得他，並且忘記了他是陌生人，看待他和本地人一般。

他在羅店鎮上，就此一住了好幾年，唐秀才和奚秀才既成了他的好朋友，其他的人，也大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因為他的畫既然可以送人，他的錢也未嘗不可以送人，這就造成了他那為人所喜歡的地位。他的畫流傳得很廣，而獲得他的畫的人，也都很有寶貴牠們。

不過有一些富紳大賈，對於他却沒有十分好感。他們請他畫畫，他大都不答應，或者故意用高價來嚇人。他們請他寫對，他總寫着這樣兩句話：

陸沈不必由洪水 誰為神州理舊疆

拿着的人，看見不是歌功頌德的話頭，自然有些不大歡迎。

幾年之後，東南三藩的叛變，先後被清兵削平了，便是其他忠於明室的忠臣義士，也是死的死，降的降，差不多一個都不存了，這種消息，傳到了羅店鎮上，便引起了明道人更進一步的怪誕行動。

從此，他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醉，都是哭，人們要和他說什麼話，他都是罵。他簡直是不近人情了，連唐

奚二秀才，看見了他也有些害怕。

有一天，他在酒肆中醉得跌在地上，呼天搶地地大哭着，許多飲酒的人，都發生了厭惡。有一個人耐不住，便對他說，『喂，喂，老道人，你的年紀也差不多六七十歲了，爲什麼喝酒時不量量自己的量，要弄得這樣酩酊大醉呢？既然醉了，就回到你的住處去睡好了，爲什麼要在這裏神號鬼叫，弄得大家都不太平呢？你還是不要鬧罷。否則你還是回去罷。』

『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他聽見了這話，忽然不哭，跳起來就指着衆人罵着，『你們知道你們的祖與父，曾經吃過什麼苦，受過什麼罪？他們有的被鞭子所殺，被鞭子所虐待，是爲的什麼？他們的家被鞭子所毀，又是爲的什麼？你們得有今日，都是意外的生存。你們不曉得爲祖宗爭氣，反而安居在仇人的統治之下，以爲滿足，你們真是沒有心肝了！你們想想，要是你們的子孫忘記了你們，去事奉你們的仇人，你們願意麼？』

——啊呀，我的太祖高皇帝呀！——他又哭起來了。

被他罵的人，倒也並不怎樣怪他，因爲本來知道他是這樣的，不過現在更甚一些罷了。而且他們聽了他的話，似乎也正有一些惶愧。

他一頭哭，一頭罵，又按着他的常例，走到了市外的高墩上，唱了起來；但是這時已經沒有多人跟他了，於是他就幾乎成了獨唱。這次他所唱的，也較平常兩樣些，似歌非歌，似曲非曲；不過字句却很容易聽得出

第一聲哭哭我的崇禎萬爺歲 他爲國爲民是一個聖明君 可恨一班貪生怕死的大臣們 逼得他高弔煤山斷了魂

第二聲哭哭我的大明江山 花團錦簇是多麼地美麗好看 可恨那不肖的子孫沒有將牠好好地保 弄得來處處烟塵處處腥羶

第三聲哭哭那死守揚州的史閣部 他赤膽忠心要把韃子來抵住 可恨那不聽命令的驕將與悍卒 逼得他孤魂長繞着梅花樹

第四聲哭哭那死守江陰的閻應元 八十一天殺得那韃子們沒有地洞鑽 可恨那一處處的大城都不來救應 眼看他碧血化成了紅杜鵑

第五聲哭哭那死守嘉定的侯黃兩先生 豎起了義旗要殺盡那些滿洲兵 可恨那狼心狗肺的吳志葵 眼睜睜看他們肝腦墮了埃塵

第六聲哭哭那保守羅店的衆義士 說到殺韃子便個個奮勇爭先 可恨那棄明投暗的漢奸李成棟 橫着心腸來把他們摧殘

第七聲哭哭那沒有成功大事的三個藩王 他們曾先後起兵爲漢人爭光 可恨那天下的人心都

已死 免不了在胡兒的手中一個個覆亡

第八聲哭那普天下的義士和忠臣 他們只知有明不知有清 可恨那認賊作父的人更不少

將他們的忠肝義膽當作了假惺惺

第九聲哭那忠臣義士的子孫們 你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光榮 可恨你們忘記了祖宗的深仇與

宿恨 在胡兒的治下一味價効着愚忠

第十聲哭我這窮途潦倒的老道人 眼看着異族胡兒來作了帝王 可恨我無拳無勇不能拚一

死 枉自流落在人間受盡了淒涼

不久，明道人就在羅店鎮上失了蹤。

「也許他看見天下事絕對無望，已經死了罷？」唐秀才的猜測之辭。

「也許他又到別的鎮上去幹他的流浪生涯了。」奚秀才所能想到的話。

至今羅店鎮上，還遺留着一幅不著花的梅樁，上面有這樣的兩句：

一自南風無消息 老梅從此不開花

有人說，這也就是明道人的手跡。

附錄

嘉定縣乙酉紀事

明 朱子素 九初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三月丁未，思宗烈皇帝既殉社稷，其年夏五月戊子朔，南京文武諸大臣奉福王監國，壬寅，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弘光元年乙酉，春三月，北兵由河南分道南下。夏四月丁丑，破揚州。五月庚辰，渡江。壬辰，聖安帝西幸。忻城伯趙子龍，率文武開門迎降，北帥豫王遂入南京。方議分兵徇諸郡，未發，從降臣請傳諭安撫，乃以前御史王懷、大理丞劉光斗、鴻臚少卿黃家鼐等分行。家鼐，崇禎人，太學生，弘光時以序班擢少卿。是時，三吳百城，望風奔潰，長吏多解印

綬去。其士大夫或聚鄉兵保鄉土，或從江湖起義，往往而是。家鼐至蘇州，巡撫霍達走太湖，會前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入郡，家鼐方勞軍西察院，文驄直入，執家鼐及從者數人，盡誅之，發取庫積而去。家鼐副使周荃，本郡人，獨匿民間，得免，倉皇歸豫王，且請兵。王聞家鼐見殺，大怒，遂發兵八萬，分下蘇杭，而吳郡之被兵自此始也。

五月十五日丙申，嘉定始籍鄉兵。是日豫王入京城，數日，嘉定士民亂。十三日，始聞揚州陷。知縣錢默欲宵遁，百姓遮道止之，乃聽士民議，按籍抽丁，以備他變。推太學生須明徵爲團練，明徵募壯士，飾甲仗，士大

夫城居者，亦各部署四門，每夜巡邏，會者數千人。時默意不在官，人無紀法，鄉兵首領逼索衣甲銀不貲。其諸生之索廩糧者，索鄉試盤纏者，胥役之索工食者，工卒之索兵糧者，奸民之索納過稅糧者，索條編馬價銀者，聚譟堂皇，日萬餘人。默開帑恣所取之。帑空猶不退，默懼不免，乃告急吳淞總鎮吳志葵，求以兵自脫。

二十
八日

已酉，前監軍楊文舉殺黃家，寓於蘇州，霍撫復歸郡。

三十日辛亥，知縣錢默去官。吳淞總鎮吳志葵，遣數十騎執諸生十一人去。默以二十八日請兵，志葵意欲盡誅爲亂者，會兵出進獲番船，失期。至是日黎明，默乘間走，亂民亦散。兵至，所執諸生皆誤。志葵知不可問，俱釋之。於是邑中屏息，鄉兵皆解。

志葵，松江人。與同郡夏吏部允彝相善，多結納名流。其鎮吳淞也，吳人頗倚以爲重。會北徵納款急，志葵不能自主，潛歸問於允彝。允彝方謀舉義，因固勉之，使保城堡，以爲復圖，乃復還鎮。志葵之意，仍欲姑順北，冀不失兵柄，而又恥居降名。北疑之，竟無委授意。於是巽懦觀望，入海入卻，迄於無成。始以不敢當敵而輕棄吳淞，終以勢孤力分而失援嘉定。故論者謂嘉定之禍，志葵有以遺之也。

六月初四日乙卯，北兵入郡。兵部侍郎李延齡一軍，入蘇州。貝勒一軍，入杭州。吳淞大倉之兵，皆延齡所分也。

十四日乙丑，北安撫周荃至縣，取邑篆册籍而去。

二十四日乙亥，北令張維熙至縣。吳鎮遣兵欲襲之。維熙遁去。維熙亦本郡人，從蔭王撥授。是日維熙甫到，志葵以步

兵百人，屯東郊時光祿墓旁，聲言欲取北令。須明徵時已通北，仍署嘉定營事，乃集兵登陣拒之。至暮，吳兵各

劉蒲葦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須兵乘城大噪，吳兵亦羣噪應之，然卒不入。維熙恐，倉皇夜遁。百姓狼狽出奔，遺嬰兒，失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

二十七日戊寅，吳志葵率兵入城，旋去入海。

百姓聞志葵至，執香以迎。志葵慰諭曰：『昨不殺北官，恐

爲民累也。今上流官軍旦夕舉事，爾民各宜聚鄉勇守地方以待。』食畢遂去。偕志葵來者，爲前都督蔣若來，視庫存銅銃數十，使人舁之，遂由徐家行入海。

督。北兵入南都，若來遁歸，自殺其妻子，入海依義陽，復與志葵潛入郡殺敵。已而入越入剡，未詳所終。

若來字龍江，齒涇人，俗號蔣千金。始從張巡撫國維討賊，以軍功得官。繼佐杭州司理陳子龍，定許都之亂。弘光朝，驟至後軍右都

時官軍在海中者，爲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鵬翼、張士儀、與太監李某等，合兵同奉義陽王，駐劄崇明。志葵亦率所部往從之，遂棄吳淞。吳淞既空，北兵尋從入矣。

閏六月初一日辛巳朔，江陰義兵起。

初六日丙戌，北令維熙復入縣。次日，遍謁縉紳，敦請一見，無有應者。

初七日丁亥，北授徐州總兵李成棟江南總督，就鎮吳淞。成棟是日先發兵數百過縣，至新涇鎮，大掠，淫死婦女七人。

初九日己丑，成棟率兵過縣，有戰艦百餘，載步騎二千。成棟匿其精銳，僅以羸馬三百，取道城中。張維熙、

須明徵，供輸恐後。成棟與其副將梁得勝等，暮宿東關外。維熙爲置酒，徵歌伎。

初十日庚寅，成棟入吳淞。時大旱水涸，巨艦悉艤東關外，留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名爲修船，亦相犄角也。成棟令稍嚴，兵丁不復如前淫掠。城外居民，間有與通貿易者。

十二日壬辰，北下薙髮令，至縣，遠近大譁，始謀舉事矣。

十三日癸巳，薙髮令益急，人心愈憤。市上大呼曰：『安得官軍來，爲我保此髮膚，苟有倡義者，卽揭竿相向矣！』於是諸鄉義兵，不約而起。

（錢令時之鄉兵在城，好事者爲之也。此後之鄉兵在鄉，六里內一呼響應，助以數萬計，無不地自爲守，人自爲戰者。是日崑山義兵起，殺北令閻茂才，守其城。北兵分駐太倉，太倉人薙髮効順，士大夫率先以爲民望，城中無不辨髮者。四境之民怨之，潛兵相攻，鉦鼓日至城下。州人恐，閉關不出，故成棟受困於東，不能策應。）

十四日甲午，境內義兵會剿東關，夜焚北船四十餘艘，斬首八十三人，得勝以身道。是時邑中首義，爲舉人王某某，及弟諸生某某，起於六都，得七百人，號王家莊兵。閩部監紀知縣支益，起於石岡，得千人，號石岡兵。南翔大姓，招募二千人，號南翔兵。其餘婁塘、維店、外岡，先後悉取。王某某等初謀約以十五日，潛師入城，誅北官，守城隍。俟四境雲集，然後內外夾擊，殲東關之敵，應合四方官義，規圖掃蕩。會十四日早，忽傳吳總鎮合諸路兵復吳郡，殺敵過半，已勒兵而東，俞飛熊以飛檄至。

（飛熊邑人，善馳馬，從吳鎮爲兵官，時二飛騎往來，傳布官軍聲勢云。）

令嘉定鄉兵環集城下，午

後協力會勦。於是遠近歡呼，持兵爭赴。王某某等卽率其衆，同石岡南翔兵，齊至南門，欲入城，城門已閉，城上謝

曰：『殺敵者從東門去。』蓋須明徵拒之也。城中士民久空，其愚弱者，俱爲明徵攝服，故得與維鵬盤踞其中。而志葵亦未嘗至。諸兵不得已，徑

趨東門，與北兵隔水而陣。薄暮，崑山陳參將宏勛提兵來赴，入自西門，明徵止之於城隍廟，名爲犒師，實則尼之。宏勛善槍，明徵與之揖，令家丁竊去其槍。宏勛回顧失槍，覺其意卽不食去。

宏勛，字建侯，居馮仲村。嘗游兵往來，爲郡邑聲援。旋入崑山守城。

時我軍與北兵，矢礮相當，互有殺傷。得勝見勢危急，據高岡，使其兵三五作隊，自上射，鄉兵皆應弦而倒。

南翔兵最先登，矢傷一人，卽返旆。石岡踵之，亦却走。獨王莊首領都司許龍，率先赴敵，戰頗力。頃之，中流矢死。龍字雲美，勇健有膽略。嘗從史閣部於揚州，感其知遇，恨不從死，暫得一幣以報之。我軍既潰，而外岡婁塘兵，接戰甚力。二十三都素稱盜藪，其人皆輕

捷敢戰，斬殺甚多。時漏下三鼓，諸兵蜂擁而前，競舉火燒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毘陵、京口諸處，所獲精金美珠，名劍寶刀無數，悉付一炬。其未及燬者，盡爲鄉兵取去。舟中多載婦女，悉被焚。其中一女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幸救我！』鄉兵皆曰：『可躍入水。』女哭曰：『我足被鎖，不得脫。』語未竟，烈火燒其身矣。煙焰蔽天，通紅數十里，天明始息。得勝乘夜東奔，狼狽得達。成棟聞變，震驚繞牀而走，終夜不寐。

十六日，成棟以精騎四十，奪路往太倉告急，不得達。成棟得土人朱甲父子爲鄉導，使騎兵隨之。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而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擊其佩刀，刀落，卽拾其刀，連砍之，人馬

俱斃。其二騎攢稍刺死。惟一騎苦戰脫，追及前騎。至時家墳，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夾攻，殺獲頗衆。諸騎窘，緊隨朱香。自問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將近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我救我」及過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時仆地不能起。成棟聞諸騎潰回，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鎮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港，居人流徙略盡。是夕月食，既時天無纖雲，色黑如漆，占曰：「食盡無光，百姓死，城邑空。」

十七日，羅店嚴詰奸細，斬吳淞人之爲成棟徵兵者。諸生嚴格，獻誠海師，授官游擊將軍，犒銀三十兩。薄暮，里人朱某、馬某、胡某等，歃血誓師，犬皆驚走升屋，人以爲凶兆云。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遣其二子諸生元演、元潔入城。聚士民，圖爲城守計。都察院進士黃淳耀，亦偕弟諸生淵耀入城。

十八日，成棟攻破羅店，諸生唐景耀、唐培、朱霞死之。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與鄉兵隔水語曰：

「棟等不過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讐讐。今假道歸婁東，幸諸君寬其一面。」鄉兵支某、陸某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此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西渡荻涇，繞出陣後。鄉兵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亟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不殺。」唐秀才，謂景耀也。初與朱甲爲鄰。甲助成棟，景耀面數其罪。復大書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速反正。至是，爲成棟所得，磔於市。廩生唐培，猶率兵巷戰。李兵銃箭並發，鄉兵大奔，培

被獲。大罵「臊羯狗安敢無狀。」刃已在頸，尚呼「豈有此理！」語未絕，身首分矣。諸生朱霞、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李兵四集，身被數大創，墮河，呼號竟日，乃死。知朱某爲鄉兵首，恨之，於是朱家橋一帶，焚掠殆盡，男婦死者一千六百餘人。

城中有須明徵者，爲衆所殺，并其家丁悉誅之。

明徵素無行，爲鄉里所擯。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事守備。仍通志葵，稱監紀推官。鬼計狐蹤，莫可窮詰。俄以危言劫維熙，誑取官銀，招家丁六十餘人，悉衣錦綺，懸佩刀，威儀甚肅。時率之至安亭諸鎮，訪其兇豪，與造膝密語，他人莫得與聞。因揚言已遣人請各鎮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所遣人至夜闌始返，時啓關納之。問鄉兵安在，漫應曰：「縣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共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府牌印，並冠帶盔甲數十副，謀殺盡滿城士民，以煽成棟，俾代爲保奏。闔城驚擾。有頃，西關外擒獲奸細，嚴刑鞠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莫辨真僞。明徵逃，衆共追逐至南關，就縛。步遲卽用大槌擊脛，跳躑而前。至察院左，斬首剝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遠近震駭。

十九日，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嗣曾入城，與士民分部巡守。

淳耀等令元演作書，急趨其父嗣曾入城，鄉兵亦列轅往迎。旣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嗣曾爲主，其子元演、元潔，及邑諸生朱元亮、龔孫珪、金起士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諸生淵耀佐之。南門，秀水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爲主，邑諸生夏雲蛟、唐昌全等佐

之北門，亦峒曾爲主，太學生朱長祚、原任僉事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帥乘上城巡邏。嚙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壘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按時啓閉，仍用屋木亂石，橫塞道塗，以遏兵鋒。二十二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了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並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了若干，衣糧自備，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給錢日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是日，一鄉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間諜。鞠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等語。

二十日，逐北令張維熙，推前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維熙爲人狡詐，兵起懼誅，詭結於衆，願棄逆効順。百姓信之，反與共事。及峒曾至，議首誅以徇，百姓固爲請命，乃僅逐之。百姓猶惜其去，力護之出境。

二十一日，獲太倉賊四人，梟於市。是日志葵牌至云，「卽日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勦。」午後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前互異。嚴鞠之，供爲太倉賊浦嶂、浦嶠僞造，欲乘我不備，襲取我城。旣得實，立斬之。爾時聲氣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望重，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於路。城上揚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奈兵餉兩絀，所仗惟城外鄉兵。諸鄉兵至是各保村落，不可復聚矣。乃遣人多齎名刺，凡在嘉定轄中，

悉訪其拳勇少年，勢力能鼓衆者，敦請來前，備賓主禮，假以詞色，令各歸集衆。因誡曰：「勉之，人誰無父母妻子！諸君能辦此，兼可自爲，匪獨爲人也！」此輩驟蒙下交，皆驚喜，頗爲效力，皆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鄉兵益盛。而是日石岡有鍾氏之禍。人言鍾益嘗在史閣部標下，領胖襖銀五千兩，揚州破，悉飽私囊，盡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兄弟死者五人，悉斷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鎮獲明徵妻子，斬割屠裂，一如明徵。而南翔復有李氏之禍。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其裔孫貢士李陟，年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就鎮中糾合義旅，號「匡定軍」。未就，里兒忌之，聲言李氏潛通清兵，因羣擁至門。陟與其族抗之等，自恃無他腸，對衆嫚罵自若。市人素畏李氏，恐事定後，陟等必正其罪，佯言搜得奸細，李氏無少長，皆殺之。投屍義塚，縱犬食其肉，慘酷備至，莫敢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槍戳死，棄屍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城內外殺人無算。窮鄉僻壤，自相讎殺，莫能禁止。時正亢旱，炎威逼人，道傍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阨鄉兵，無遠不屆，畢露，引頸受刃，卒無一言。民間鼎沸，凡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晝夜共守。爾時雖五家之市，亦稱鄉兵，以無餉故，大率一至城下，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流光、皇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

二十三日，擊敗北兵於北關，殺成棟弟，諸騎潰走。成棟使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太倉，涕泣與決曰：「我軍生死，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一路搏戰，至北關，鄉兵大集，以漸逼入倉橋街。兩路夾擊，

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橋，城上急發大礮，連橋擊斷，殺三人一馬。其一黃纛紅繖佩刀，被槍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割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於路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北，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未出十日，已損我副將六員矣，悲哉！」有衆如此，使擇一二健者統之，是役也，與韓蘄王江中之戰，奚以異哉。既無統攝，戰畢卽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旗，迎風招颺而已。因連走赫蹏，懇請志葵必星馳赴援。時志葵自海入泖，與都督黃蜚並建牙湖上。至是迫於勤請，止遣游擊蔡喬，率兵三百人來。尙未至，當事者驟聞兵到，甚喜，用白牌大署「游擊將軍蔡，率領精兵三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勦」云云，冀以聲動吳淞老營，使爲內應。發銀二十兩，僅募一急足，齎至吳淞，置境上。不知諜者蚤伏城中，虛實已先歸報。迨邏騎得牌入告，成棟等相顧而笑，得從容定計。

二十五日，峒曾以書幣迎蔡軍。既至，其兵皆癯弱不振，又強半皆市人子，不習戰陣。惟喬頗勇健，使鐵簡重二十五斤，差似可用。其餘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中，身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城，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當事者猶豫不聽，遣人餽問，令泊舟南關外。

二十六日，北騎突至東關，蔡喬與戰不利，引兵去。是日五更時候，方市羊豕以備祭旗，辰刻，將以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猝遇，不知所措，多赴水奔逃。喬在舟中間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城中惟守陣而視，莫敢救者。喬血戰良久，力盡

幾陷，東關徐福，躍馬深入，奪之以去。喬復與福奮力衝殺，以救餘軍之陷敵者。鄉兵聞喬敗，始垂首喪氣，不能復振矣。頃之，北兵十餘騎薄城，城上連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至吳淞，分遣步兵於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髮。荆畢，輒云：『從我破嘉定，財物任汝取之。』吳淞老營，業已歸順，復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大振。

二十九日，成棟悉兵過嘉定，入婁塘。當事者懸十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紮營磚橋。鄉兵豫於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聚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者過半。會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大殺，取其雞豚，夜縱酒不輟。各村鎮猶傳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數十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荳葉一大捆於背，伺北兵睡熟，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以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爭裹乾糧，礪兵刃而來。當事者下令，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各頒折餉一錢。有能得北兵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庚戌，追擊李成棟於婁塘，鄉兵會者十餘萬人。成棟分騎力戰，鄉兵皆潰，遂屠婁塘，與太倉合。時，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奈諸鄉兵本村農鳥合，推排擠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累。北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名爲「蟹螯陣」，惟望前奔，初不分兵救應。是日成棟重鎧押陣，北兵爭爲盡力。每發

騎挑戰，不過十許人，皆散散落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磨，軋軋作聲。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衆赴戰，獨揭一紅旗。諸鄉兵因言，紅旗者宜作先鋒。執旗者，杭文若也。其人少年盛氣，猝然突出，鄰人毛玉佩翼之，揮斬馬刀，直前亂砍，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北兵攢稍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北兵大聲喊殺，與鄉兵相紛拏，勝敗未決。後隊見北兵馳騎，出陣後，先奔西門。諸生徐文蔚，率鄉兵馮滿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應者。文蔚獨立不退，遂遇害。其餘乃曳兵反走，北兵乘勢崩之，飄忽震盪，如風雨驟至，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襲而死，扶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正溽暑，數暴雨，河水驟漲，浮齒亂下，一望無際。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駕高臺，麾兵入鎮，肆行屠戮，積屍如山。擄獲婦女無算，選姝麗數十人，置宣氏宅。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太倉。城中猶訛傳我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以犒勝兵。頃之，聞敗震驚，乃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南東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於衣領，有「女牆無樹不棲鸞」之句，疑於此處有內應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人」之語。峒曾、淳耀等，素重名節，以死自誓。得榜大怒，却之不視。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房，煙焰漲天，累日夜不熄。當事者於赤日中，督促民夫，搬運磚石置城上。飢疲觸暑，仆者相望，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無一人至者。每近黃昏，風色慘淡，鬼聲啾啾。峒曾等皆淹泣相視，自知必死矣。清兵至太倉，解甲韜戈，寂然不動。

初三日壬子，成棟大舉攻城，城中悉力禦之。會同太倉兵，擁大衆至，盡銳攻城，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慄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吾與汝曹室家父子盡在是，少有蹉跌，礮中十萬戶同盡矣。』百姓哭應曰：『諾。』復懸重賞，募人冒死渡濠，並焚西關外河南北一帶民房，無敢應者。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犒胥軍器火藥，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扃鑰甚堅，尙有存者。鄉兵至，乃悉發用，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本土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旦築磚城，最稱完固。北兵發大礮衝之，頽落不過數升，乃多舁板扉，置東北城下，以禦矢石，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卽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垂透，城中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下巨木塞之。北兵乃佯攻東關，潛師至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亙天。守陴者喧傳，有神人，被髮伏劍，立馬雲霧中，皆曰玄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助我，我屬無患矣。然下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礮益繁。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苦窮，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此買命錢也。』』

初四日癸丑，城陷，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教諭龔用圓、舉人張錫眉等，皆死之。成棟進兵，屠其城。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泡爛，已膏騰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溼。兼之飲食盡絕，不能自支，於是漸有去者。峒曾父子，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止，然不能禁矣。北兵攻愈急，多舉雲梯衝城。一將以大桌覆其首，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

兵大入。峒會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語未絕，見守陴者奔過，大呼城破。峒會急麾二子去，不從，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峒會怒叱曰：「我死，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會倉卒投淵，爲馬兵引出，斬之，競奪其首，獻成棟，梟示西門。一日，復懸峒會門左旗竿上，大署「倡亂逆賊侯峒會首級示衆」。越三日，北兵棄城去，偶懸絕，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大學生朱之熙遇之，亟捧歸，篋送廠頭里。覓屍身不得，其僕哭于路曰：「老爺殉難時，下體著黃紗袴，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知之，指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方城破時，西門尙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街道俱爲亂石阻塞，困頓顛躓，僅乃得達。號哭求啓關。淳耀堅握銷鑰，不聽。俄聞城破，方聽啓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尙數千百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時，大雨濘泥不能行。淵耀自控一馬至，趣淳耀急乘騎，親爲執轡。至中途力竭，有王姓者翼之行，得抵南菴，平日與其友陳叔讀書處也。主僧無等尙在，獻茶。啜茶畢，索紙筆，謂主僧曰：「大師急避，予兄弟卽此別矣。」遂鍵戶，禮佛，取筆大書云：「大明進士黃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夷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復再拜，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歎，遂緘其左。初，淳耀精心理學，於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旣連接

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勸家人，勿與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聞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譬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其首泣曰：「六郎，汝豎子，何無知。時事至此，汝大兄必死，即我不忍獨生，汝將來不知流落何所，尙爾嬉笑耶？」時清兵未至，家人皆詫爲不祥，至是其言果驗云。張孝廉錫眉，聞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答曰：「城破之由，不關吾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於心，無所不可。」錫眉歸，先驅其妾入水，作絕命詞，大書於袴曰：「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舉家殉之，惜非其地。後之君子，不我遐棄。」遂自溺。龔教諭用圓，抱其兄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節自矢，已歷三世。今日之事，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耶！因其溺，兩屍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諸生用厚，攜妻子出避，尋自溺。蓋一門俱盡云。時守城諸公皆死義，惟唐咨禹未卽引決，爲北兵所獲，脅取金帛無算，方釋。至初六日，復遇他兵，所求不遂，亂槍戳死。蓋城之初破，在東門城樓第一鋪。或棟尙在城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卽封刀。時日晷正長，日入後，始發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掠。家至戶到，雖小街僻巷，無不窮搜。甚至亂葦叢棘中，必用亂槍攪，知無人然後已。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滿意，方釋去。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斫一二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屍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斫使然，非一人所致也。初斫一刀，大呼「都督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斫，寂然不動。砍聲杳然，達於遠邇，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狼藉路旁，彌

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百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爵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秀，及民間有美色者，擄入民居，白晝當衆奸淫，恬不知愧。嚙俗雅重婦節，其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傳矣。

初六日乙卯，成棟還兵太倉。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而去。器物木

棉，悉委棄不取。

是日北兵破崑山，副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獻，及貢士朱集璜，文學陶瑛等死之，北兵屠其城。

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城。但見室家零

落。閭井蕭條，無不放聲大哭。

十四日，城內外喧傳左良玉已復南都，成棟等俱遯歸揚州。或云北兵悉輦金寶，置高郵州，俟秋高，復

謀大舉。今崑山雖被屠，北兵業已散解。爾時人心搖搖，日聚街頭，聽不根語，莫敢寧居。

二十三日，江東人游擊朱瑛，率兵五十人入縣，督百姓守城。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見

門啓，因入閒觀。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訴其罪，戮之於市。民間競傳大明兵卽日至，葛隆馬陸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殺。互相煽動，賊殺不辜，不可勝計。遠近聞風，護髮益固。有徐貞甫者，吳淞諸生徐鳴鹿之子也，夤緣爲成棟中軍，署陸營把總事。嘉定破，每兵一名，勒令紉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貲鉅萬。以剃頭爲名，日去行劫，割人手足，食人心肝，以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里人見之，如羅刹夜叉。其父鳴鹿，素長厚，每聞貞甫殺人，輒仰天大號，『我與孽畜，世爲嘉定吳淞人，安忍慘殺士著。皇天皇天，何以全不開眼！』貞甫怒，毒害彌

甚，與朱香、曹壽、趙五、哈伯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內，草木朱殷。

後一年，徐貞甫欲邀功，以舟師過定海，爲所擒。

是時城中無主，血肉狼

藉，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搬散屋木，聚屍焚之，炊煙斷絕。忽太倉浦率兵至，有郭玄者，街市細民也，不勝憤，登城面數之，曰：『浦六，我嘉定與太倉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數日，汝縱人面獸心，不念桑梓，亦須念汝祖宗，先朝臣子，曾受國恩。汝乃公然來作賊，戕殺本鄉，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戮汝！』嶠神氣沮喪，無以答，因掩而反走，歸告成棟，曰：『嚳民恃其歸頑，將復叛矣。』成棟怒。

二十四日，遣范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前。本鎮鄉兵首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顧。因會同外岡鎮鄉兵，紮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大礮，挺刀奮呼，乘銳疾戰。北兵少却，鄉兵奮死急追，且戰且行。有清將一人，失其姓名，身長八尺餘，面色如鐵，乘馬押陣，偶失隊。鄉兵朱六，於道傍登瀾邊，北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同墮河中。北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呼聲甚迫，亟返視，見朱六與北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浪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奇大，幾如五升盃。復鼓衆急追，及於南碼頭，殺北兵合七十二人。鄉兵歡聲動地，以爲此後不敢正眼窺葛隆鎮矣，遂稍稍解散。

二十六日，五更，北兵大至。

鄉兵未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小溪被殺。北兵入鎮，居民尙未起，肆

行屠戮，流血滿蹊，乘勝屠外岡鎮。

是日松江嘉興俱不守，嘉興前吏部尙書徐石麟死之。

二十七日，太倉賊浦嶂，以士兵入縣，再屠其城，城內外死者無算。葛隆一鎮已破，道路無梗。且嚠民初被屠，雖有存者，勢不敢抗，若不勦絕，無以警後。嶂因力勸成棟再屠嘉定。是日逢嶂者，髻斷不留。嶂既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婁東人，與嚠相距，不踰四十里，於嚠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振威。於是廩生宜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廩生婁復聞，嶂友也，於南門外被縛。尚呼嶂字曰：『浦君，我好友，倘釋我，當厚相報。』語未脫口，并其妻子及姊及外甥悉斬首，棄屍石岡墳側。義塚中，婁氏之族俱絕。遺民重足而立，嶂乃安意肆志，每日發兵入村落打糧，淫殺無度。鄉曲男女，悉用亂草蒙頭，伏於水中，以避其害。蓋數十里內，無寧居者。嶂晝夜與兵丁共分財物，並括取民間美色，及機榻屏障等物，滿載歸婁東。於是嚠中貧富悉盡，非數十年休養生息，未易頓蘇。後有君子，欲培養嚠民，嶂之罪可勝誅哉。

八月十六日，吳淞百戶吳之蕃，以青浦義兵討吳淞從逆者，不克，死之。初，成棟至吳淞，百戶哈伯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沿海地形及攻圍守禦之法，叩頭求用。成棟皆署爲兵官，舍人旗鼓中軍官徐貞甫等慕之，爭爲成棟出死力。百戶吳之蕃者，吳斗南之長子。斗南於先朝，奉命討賊死事，之蕃襲爵。其人義士，以父歿於王事，自謂忠孝之門，聞千百戶悉降，忿發，怒曰：『奴輩皆世爵，忍作此事！若大明得汝，定當抉汝眼，潰汝腹，抽汝筋，鑿汝骨，汝今日且莫喜也！』嘉猷等聞之，啣恨切骨。之蕃奔崇明，歸義陽王。見兵力弱，事必無成，走江東，糾集義旅，合兵得四千人，船百餘號，悉兵至吳淞，於胡巷橋登岸。是時嘉猷署吳淞總鎮事，聞

報，急聚老營兵，涕泣謂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吾與汝皆碎骨矣。」老營兵業已髡剃，聞嘉猷言，皆踴躍用命，潛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懼無歸路，一時潰散。之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勿瞑矣！」於是挺槍欲赴鬪死。土人汪三，素與相識，以好言誘之蕃，陰謀竄取。之蕃素伉直，坦然不疑，與同行。至水旁，汪三忽擠之，之蕃墮水，遂爲三所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端。嘉猷罵曰：「汝一介小人，何足指數，輒敢作此事。」之蕃瞋目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徐貞甫等從旁以穢物塞口，至死罵聲不絕。北兵在吳淞者，反爲垂涕曰：「好漢！好漢！」云。自之蕃死後，遠近始薙髮，稱「大清順民」矣。是役也，城內外死者，約凡二萬餘人。縉紳死者，四人：侯峒曾以自溺死，黃淳耀以自縊死，龔用圓以自溺死，惟唐咨禹以遇兵死。孝廉死者二人：張錫眉以自溺死，傅凝之以從軍泖湖死。貢元死者一人：王雲程以罵賊死。太學死者二人：朱長祚以遇兵死，金德遇兵，手執家訓死。諸生死者七十八人：唐培、唐景曜、朱霞、徐文蔚，俱以戰死；侯元演、侯元潔，以從父死；夏雲蛟以堅臥不屈死；吳躍以夫婦罵賊死；潘大倫以舉火焚家，縱飲自溺死；龔用廣、龔用厚，陳師文，以自溺死；李杭之、李昂，以家禍死；朱元亮、龔孫玠、唐昌全、王蘭先、趙維賢、陶恕、孫和京、張京、金堪士、婁復聞、龔元彬、宣衷恂等，俱以遇兵死；金起士以痛哭死；其餘俱以遇兵死；或自溺死。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羅鋒鏑，尙不可勝紀，謂非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哉！予

目擊冤酷，不忍無紀事。非灼見親知，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博訪耆舊，兼口相符，然後敢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酸風，苦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跋

是書爲朱子素所著，按其實事，一見明季稗史嘉定屠城紀略，一見荆駝逸史東塘日割，大致相同。顧朱子素係明季人，目擊兵燹屠掠情形，慨乎言之，如稗史逸史所刊，或稱清帥，或稱大清，名義似係尊王，殊非著者口吻。且時日略有參差，或經後人刪改及傳抄之誤。是本係出舊抄，起於弘光紀元，中間逐日記載較詳。於當時人名氏里居，復加雙行小註，並直書北兵淫掠屠戮之慘狀，無所忌諱，確係野史體裁。今既得此祕本，敢不付梓，以廣流傳，俾前人著述，不致湮沒也。

嘉定屠城紀略

明 朱子素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乙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禮部尙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于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即日拜官，使降人黃家鼐、佐荃單騎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望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吳，家鼐南而自若，荃獨微服出沒市廛，郡人多爲之用。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鼐等戮于市，發取庫銀滿載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免，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殺家鼐等，始發兵入吳，三吳禍本實基于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維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贖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亂卒，乘勢劫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本執袴子，錯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賄明嘉定總兵官吳志葵，求遣卒衛送出境，并疏倡禍數十人姓氏，欲悉抵于法。隸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聞出亡。六月初一日，吳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力救，釋之。

初四日，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土國寶，率大兵入郡，始聞改南直隸爲江南，內閣爲內院。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因結綵于路，出城迎之，競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揭于門，旋緘邑篆并冊籍上于郡。

清授新邑令吳郡張維熙至，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晡時，入民家亂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夫，鳴鑼發礮，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奔，遺棄嬰兒，失散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葵復發兵來，城內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師，懸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若來爲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貴，得爲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都督，開維揚不守，棄其軍，仍作微裝脫走。至是從志葵入城，遽趨庫，僅存銅銃數十，急使人舁之行。過徐家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雞豚菽麥亦席卷而去。貧民婦子，哭聲震天，志葵若來，欣然有得色，因重載入海。

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是時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與宦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從之，旋舍去。

閏六月初六日，維熙復入縣。

初八日，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吳淞。是夕，泊東關外，恣百姓聚觀，傳

令索取婆子，維熙以角妓應之。成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爲一家人，勿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吳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虐，婦女不勝其騷，斃者七人。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貿易如平時，黠者或撫其背，相與嘲笑如舊識。維熙議使人屛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吳淞，行有日矣。

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薙髮之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飛熊齎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卽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柏枝竹葉紅箸鵝毛爲號，共勦東關兵，事成，有重賞。』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徽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蠟集，謬傳：『志葵自劉河來，過外岡矣。』頃又云：『抵青岡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時卽在城居民，亦以爲志葵已入城矣，門遂徹夜不閉以待。遠近鄉兵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于客歲縛誅閩邑叛奴，威名頓著，至是首犯清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膽氣甚壯，競舉火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毗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付一爐，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舡中多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投水中，水淺尙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天明，計

首級，殺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吳淞，狼狽得達。

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絕地也，盍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航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曉捷善戰，募吳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鬻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刀落，卽取而連斬之，人馬俱斃。二騎遁，鄉兵追及，攢稍刺死，惟一騎苦戰得脫。前隊至時家墳，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急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綫。成棟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巷，居人遷徙略盡。城中風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是夕月蝕，倏忽食既，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時閏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守城計。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淳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愛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于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

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蔡云。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佯言：「成棟等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釁，今假道歸婁東，並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宰豕耳，莫作癡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塘，西渡荻溼，繞出陣後，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吳宏宇爲隣，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耀復大書一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清兵所得，磔於市。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而死。唐培誓不反顧，清兵銃箭並發，培被殺。鎮已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尙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清兵四集，身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乃死。成棟知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焚毀略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十人。

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毀其室。明徵故尙寶卿須之彥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一聞南都破，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守備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劫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

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鎮，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人特啓關納之。問鄉兵何在，慢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帶盜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姓，迎成棟兵，合城驚擾。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刑鞫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真假莫辨。明徵倉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槌擊之。疾呼稱冤，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刳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糜碎。

十九日，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促其父炯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旣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炯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玆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邑諸生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鄉衰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按時啓閉，仍用屋木亂石橫塞道途，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撥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炯曾。淳耀處分。

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間牒，鞠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之語，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見罔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剿，當事者議云：「新令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明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牌互異。嚴鞠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嶂、浦嶠僞造，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特侯黃諸紳協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于路。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百姓薙髮訖，卽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強者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

因念燒船一事，雖志葵首禍，使非支益扇動其間，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領臍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衆欲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者五人，悉斬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獲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貢士李陟，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居于城，聞南都破，于勸農公署起鵠社，傳籤巡更，與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于南翔諸富賈戶派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誅明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夜犯南翔，里兒怪之，妄言李氏

潛通于敵。有龔濱者，暴起諸生間，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羣擁之門，陟其從叔抗之濱等，對衆猶謾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事定後必正其罪，因遂破其門直入，無少長皆殺之。分投捕殺諸李，亦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槍戮死，棄屍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刀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亢旱，炎威逼人，道旁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扼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晨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

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北門鄉兵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橋，諸生朱元亮，出薪炭數十簣，熾火橋上，用酒醋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連橋擊斷。一人手撒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于路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絕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副將相對涕泣。

奈鄉兵本村農烏合，初無將領，乘輿一聚，卽烏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旗迎風招颭。

而已。成棟于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命婁東兵共破嘉定云。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于義陽王，以計脫其妻子，遁歸雲間，斂諸鄉貧富貴金，建牙柳河矣。許即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旗大書「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聳動老營，使爲內應，募急足費至吳淞境上。成棟諜皆早伏近郊，纖悉畢知。

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于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癯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鐵簡重二十五斤，差似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自率兵營于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峒曾、淳耀等以喬素微賤，心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入市羊豕祭旗，傳令于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以鎗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喬尙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力盡敗回，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峒曾、淳耀等扳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吳淞，分遣步兵于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已降順，因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復振。

二十九日，成棟悉衆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十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紮營。磚橋鄉兵預于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略盡。會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村鎮猶傳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于背，伺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糧礪兵而來，峒曾、淳耀等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兵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畧。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軋軋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婿諸生徐文蔚慰勉之，使率西門鎮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衆赴義，獨揭一紅旗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旗者宜作前鋒，執旗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業，少年銳氣，率爾獨出。其隣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清兵攢稍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鎮鄉兵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應者，乃曳兵反。

走，徐文蔚被殺。清兵乘勝直前，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正溽暑，數暴雨，河水驟漲，屍骸亂下，一望無際。

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虜去婦女無算，選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蠱毒虐，不可名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以犒勝兵。頃之聞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東南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于衣領間，有「女牆無樹不棲鸞」之句，疑于此處有內應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靈計。淳耀佛然，推案痛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自勝，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煙焰漲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運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無一至者。每近黃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城中掩淚相視，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婁塘，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擁大衆至，盡銳攻城，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栗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一帶民居，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火藥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扁額甚堅，尙有存者，鄉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本泥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

邑令楊旦築磚城，最稱完固。清兵發大礮衝之，頽落不過數版，乃多舁板靡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即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演、侯元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北門，欲從水竄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于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亙天。守陴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元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患矣。」然瞰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礮益繁，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此買命錢也。」

捱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涸爛，瞽騰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溼，食飲幾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見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大桌覆其面，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陴者過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歎曰：「人死亦大難事！」回顧，見一伍伯，乃其兵憲時隸也，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不從，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嗚嗚有聲，復不死。爲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

首獻之成棟，梟示四門。一日，復懸門左旗竿上，大署「逆官侯嗣曾首級示衆。」初六日，清兵棄城去，繩絕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之熙識之，急捧歸，篋送廠頭里，覓屍身不得，其僕哭于路曰：「主君殉難時，下體著黃紗褲，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指之，知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

方城破時，西門尙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街路俱有亂石走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啓關。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人，不顧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縋城逸去。俄聞城破，方聽啓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尙數十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

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遇見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濘甚，淵耀自控一馬至，趨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與其同年友陳叔讀書處也。主僧號無等者尙在，獻茶啜茶畢，諭僧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因起鍵戶，取筆書云：「遺臣黃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歎，遂縊其側。初，淳耀精心理學，于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旣連掇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

人，勿預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警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于庭，撫其背曰：「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處，尙爾嬉笑耶？」時清兵未至，衆人詫爲不祥，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大書袴上云：「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于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水，方自溺。龔教諭用圓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勳，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因共溺，兩尸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攜妻子出避，尋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

城之被破，在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尙在東關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隣人偶匿叢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晝然，遍于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

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崗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秀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生虜，白晝于街坊當衆奸淫，毫不知愧。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聞矣。

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清將李成棟等俱遜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輦金寶置高郵州，俟秋高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被戮，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不根語，莫敢甯居。

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前，見門啓，偶入閒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數其罪，戮之于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給已經薙髮者免死牌，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岡，馬六，楊家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劫，煙燄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

有徐元吉者，明吳淞所諸生徐鳴鹿之子，向爲本鎮中軍，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納紬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貲巨萬。以薙髮爲名，日出行劫，割人手，啖人心肝，動以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毒殺滋甚，與朱香，曹壽，趙五，哈伯章等，分部殺掠，數

十里內，草木朱殷。

時城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間炊烟斷絕。忽婁東浦嶠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六，我嘉定太倉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賊，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汝于市。」嶠掩面反走，歸愬成棟曰：「嘉定恃其鬪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婁東降將萬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

本鎮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顧。因會合外岡鎮鄉兵，紮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大礮，挺刀奮呼，乘銳疾戰。清兵少却，鄉兵奮死追擊，且戰且行。有清將一，失其姓氏，身長八尺餘，面色如鐵，乘馬壓陣，偶失隊，鄉兵朱六於道旁登瀾，適清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墮河中。清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喚，聲甚急，反視，見朱六正與清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浪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大幾如五升槃。復鼓衆急追，及於南馬頭，復大戰，共斬七十二級。鄉兵歡聲動地，以爲此後不敢正眼覷葛隆鎮矣，遂稍解散。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鄉兵未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小溪被殺。清兵入鎮，居人尙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沒踝，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嶠、浦嶂等知外岡、葛隆二鎮已破，道路無梗，且嘉定初被屠，雖有存者，勢不敢抗，然不剿絕，後必有變，因力勸成棟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齟齬不留。嶂既據縣治作令，自念本

婁東人，距嘉定不四十里，與嘉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示威。於是邑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聞，幃友也，於南門外被縛，尙呼幃字曰：「浦君屏，我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脫口，并其妻子及姊及外甥悉斬首，婁氏血脈遂絕。遺民重足而立，幃乃安意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蓋數十里無甯居者。幃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共分財帛，并括取木棉器物，滿載婁東，於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清部院廉知幃罪，下郡獄，受笞無數，旋伏誅。嗚呼，孰謂天道遠哉！

初，成棟至吳淞，明百戶哈伯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吳淞遠近地形本所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松江府，以嘉猷署吳淞總鎮事。嘉猷於地方多所寬貸，遠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憚之。原任陸營把總吳之蕃者，父斗南，於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事，之蕃常自謂忠孝之門，聞手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職，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挾汝眼，剖汝腹，抽汝筋，擊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之蕃於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首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散。之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弗瞑矣！」於是挺鎗欲赴鬪死。居民汪三，素與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竄取。之蕃素抗直不疑，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墮水，爲所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端。嘉猷

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兵，卽於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競指罵曰：「吳之蕃，汝本吳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此事，豈非沒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我懼滅門不久，乃是禍！」徐元吉瞋目顧之，之蕃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薙髮，稱「大清順民」云。

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縉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孝廉張錫眉，貢生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槊鋒鏑，尙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予目擊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耆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淒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跋

右嘉定屠城紀略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紀載彙編本，改名東塘日劄，題「嘉定朱子素九初述」，與此本字句稍有異同，如：「羅店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日劄作「朱鯨」；「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日劄作「萬達」；「鄉兵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日劄作「護國留光皇慶集慶四寺。」又日劄載「侯峒曾之僕陳喜號泣而來，大呼城破。」峒曾溺葉家池不死，使舊隸抑其首入水，清兵引出峒曾并隸殺之。」而紀略皆失載，輾轉傳鈔，或多譌脫，扶而出之，亦足資參證也。南都淪陷，郡邑風靡，惟江陰與嘉定拒守最堅，死事亦最烈。忠義之氣，上掩三光，下薄九地，百世而下，聞者猶興起焉。同時殉節者，此書所載襲用圓諸君子外，尙有諸生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見於紀述，其他則姓氏翳如矣。秋室集跋南疆逸史所引書目，有朱子素乙酉紀事，殆卽此書而又易其名耳。

劍心跋

侯峒曾建義於嘉定（弘光實錄鈔）

明古藏室史臣

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建義於嘉定，城破，與其子玄演，玄潔，其友癸未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諸生馬元調，黃淵耀，夏雲蛟，唐昌全等，皆死之。

峒曾字豫瞻，閏六月，北設官至嘉定，峒曾建義，旗城守拒之。北兵來攻，亡失甚衆。越三日而城中人有爲北應者，城陷。峒曾時在城上，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衛公出走！」峒曾曰：「與城存亡，義也！」已而赴水。玄演字幾道，玄潔字雲居，從之。峒曾曰：「吾死義也，夫二子者何爲？且有祖母在，不可！」對曰：「有玄灑以奉祖母矣！何忍吾父之獨死也！」語未畢，有奴趨告曰：「賊至矣！」相挽而沒。降將李成棟，斬峒曾首，懸之大掠去，使別將守嘉定。有金生者，夜竊峒曾之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某自野輿棺入收其屍，方斂，聞有哭聲自外入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

淳耀字蘊生，城破，避之西方庵，問其從者曰：「侯公何若？」曰：「死矣。」曰：「吾與侯公同事，義不獨生！」乃書壁，云：「讀書寡益，學道無成，進不得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大明遺臣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其弟淵耀字偉恭者，謂曰：「兄爲王臣宜死，然弟亦不願爲□□之民也！」淳耀紿

於東，淵耀縊於西。

錫眉字介祉，守南門，奸民導敵自北門入，峒曾與錫眉登陴而見之。錫眉曰：「事急矣，曷各自裁？」峒曾曰：「然，一辭家廟，行矣。」錫眉曰：「我無以返家爲也，卽別公此所。」解帶縊於城樓，峒曾遙視再拜而去。用圓字知淵，分守城門。城陷赴水死，二子從之。

元調字巽甫，婁堅之門人也。當建義時，元調年七十矣。以所善諸生唐昌全字聖舉，夏雲蛟字啓霖，助調兵食。城破，元調死之。相繼者十四人。

嘉定之屠（鹿樵紀聞）

清吳偉業

嚮中之禍，吳志葵實成之。志葵者，明總兵鎮吳淞者也。當江寧初破，嚮令錢默即棄城去，衆擁邑人須明徵攝篆，按籍抽丁，以備他變。及貝勒定蘇州，分兵駐太倉，明徵納款，迎新令張維熙到縣，人心帖然。志葵聞之，引兵至東郊，聲言欲取新令，明徵率衆登陴，其意實拒志葵；而新令心疑，暮見吳兵舉火大噪，懼而宵奔。翌日，志葵入城，諭百姓曰：『爾民不可忘故主。今上流諸軍，刻期舉事，宜集鄉勇堅守以待。』於是羣情惶惑，而亂機伏矣。閏六月丙戌，維熙復到縣，徧謁鄉紳，未有應者。俄而薙髮令至，百姓初傳豫王有剃兵不剃民之諭，及聞概令薙髮，皆大駭；於是遠近鄉兵，不約而起，而亂形著矣。

志葵之逐新令也，刮庫銀舁大礮而去；不數日，即走泖湖。貝勒命李成棟來鎮吳淞，成棟過縣，步騎二千，戰船百艘，須張供輸恐後；成棟亦掩鋒銳，禁淫掠，託言修船，分兵留東關，與爲犄角。鄉兵雖起，莫敢先動。忽志葵飛檄到縣，言合諸路兵復吳淞，兼使游擊蔡喬協定嘉定；於是各鎮亂民，一時雲集城下。明徵見人心洶洶，始語之曰：『殺敵者東關去。』亂民爭赴東關，舉火焚北舟，官兵死者幾百人，而燎原之勢，不可遏矣。

當是時，太倉士紳率先薙髮，而四境之民不服，日治兵來攻；故王師之駐太倉者，不能與吳淞相策應。丙

申，成棟募土人爲導，使數十騎往太倉取師，羅店民截之，不得達。是夜月食，天無纖雲，色黑如漆，占曰：「邑城空。」丁酉，侯黃二紳始入城，與舉人張錫眉、龔用圓、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聚士民議堅守計。侯主東城，黃主西城，東北二門，用石疊斷，西南二門，以時啓閉。上揚白旗，大書「嘉定依勦義師。」隨具書迎蔡喬。戊戌，王師勦羅店，戰於馬橋，又戰於朱龍橋，鄉兵敗，遂屠羅店，執唐秀才磔之。秀才名景曜，嘗書碑立馬橋，責成棟背國者也。是日，城中殺須明徵。辛丑，逐新令壬寅，獲太倉浦嶂之黨來爲間者四人，殺之。癸卯，官軍復奪路往太倉，轉戰至北關，方過倉橋，城上發大礮，連橋擊斷，殺三人，成棟之弟與焉。乙巳，蔡喬至。丙午，祭旗，將於東門外安營。成棟偵知，嚴陣以待。蔡兵皆市人子，驟遇之，不戰而潰。喬持鐵錮冲陣，奪一馬乘之，孤身獨鬪，力竭將陷，邑人徐福躍馬救出，卽引餘兵遁去。

己酉，成棟悉師出婁塘，鎮人截之於宣家墳，不勝。日暮，王師營磚橋，分陣殺掠諸村落；而各鎮猶傳李兵爲志，葵所破，自吳淞北遁，一路爲鄉兵殺，止存數十騎，願獻精金買路歸婁塘；皆聚衆裹糧，來集城下，城中許以厚賞。七月庚戌朔，追擊成棟於婁塘，烏合之衆十餘萬。成棟分其騎爲十數處，落落散布。兵旣接，四面馳突，勢若風雨。鄉兵擁擠四潰，前阻長河，殺溺死者無算。王師遂屠婁塘，括取金帛子女歸太倉。城中聞之，無不氣奪。辛亥，成棟傳榜至城下諭降。侯黃素重名節，却之不視，急督民夫焚城外房，連磚瓦上城，飢瘦觸暑，仆者相望。登樓四顧，滿目黃沙，鄉兵無一至者，孤城蕩蕩，僅一白旗迎風招颺。將近黃昏，氣色慘淡，鬼聲啾啾，起事諸

人，惟掩泣相視而已。

膠本土城，嘉靖間，邑令楊旦，甃以磚石，頗稱完固。壬子，成棟會師攻之，猝不能破。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成黑，守陴者喧傳一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中，皆言元武神助我，可無恐。然敵城外兵益衆，攻益力，礮聲震撼，地裂天崩，中夜無虛刻。礮屑鉛屑落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鼠竄狼奔。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買命錢。至五更，忽大雨，守城者已露立三晝夜，又舉體沾溼，不能支。城外一將，以大桌覆首，臨雲梯，疾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下，悉止桌中，一躍而登，城遂破。癸丑辰刻，成棟入，下令屠城，約日入後聞礮即封刀。時日晷正長，各兵遂得悉意窮搜，家至戶到，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間付之，滿意始釋去。後遇他人，脅之如前；所獻不多，即斫一二刀，至物盡則殺。刀聲砉砉，達於遠近；乞命之聲，嘈嘈如市；所殺不可勝數，而婦女慘死者尤多。

城初破，峒曾在東門第一鋪。峒曾望城異，見事急，揮其二子元演、元潔曰：「吾死分也，祖母在，若輩當代我奉養。」二子痛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倉卒投水，一卒引出，斬首梟示。淳耀在西城，聞兵入，急命啓門，而街道因豫備衝突，皆阻塞木石，難民爭門，顛蹶困頓不能達；然幸而逸出者，猶數千百命也。淳耀下城，與其弟淵耀走其平日讀書處曰南庵。主僧無等尚在，獻茶。淳耀謂曰：「大師宜避，愚兄弟從此別矣。」索紙筆大書云：「大明進士黃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室，退不能潔身自

隱讀書鮮獲，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時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或鑒之。」書畢，顧視淵爨，已赫然梁間矣。淳耀縊其左。

乙卯，成棟拘集民船，載擄獲北去。時城中無主，血肉狼藉，僧人得脫者，方日取被焚木料，聚屍焚之。忽浦嶂弟嶠，引士兵至邑，市人郭玄，不勝其憤，登城數之曰：「吾嘉定太倉，僅隔一水，被屠未及數日，汝竟人面獸心，不念桑梓，亦須思汝祖宗先朝臣子，曾受國恩，今乃公然欲來作賊，剝取煨燼，狗彘不食，汝餘不去，將誠汝。」嶠詞窮氣索，掩面而走。歸語成棟曰：「嚮將復叛。」會訛傳吳總兵以海上師至，葛隆外岡，鄉兵再聚，遇薙髮者驟殺之。癸酉，王師往勦，鄉民迎戰於織女廟，王師死者數十人。一將長身鐵面，偶失隊，爲鎮人朱六所持，同墜河中，被殺。葛隆之民，歡聲動地，戰罷，各酣飲熟睡。天未明，大兵掩至，一時束身受屠，兼及外岡，無得免者。

丙子，浦嶂引士兵再屠嘉定，髻稚不遺。嶂留攝縣事，諸生宣中恂以留髮梟首東門。嶂友婁復聞，亦以違令，并其家屬縛至。婁哀呼曰：「浦君屏好友，倘釋子，當厚報。」語方脫口，首已去頸。又徐貞甫者，吳淞人，鬻繡爲本鎮把總，假薙髮名目出行劫，斷人手足，食人心肺，百里之內，草木朱般，腥血之氣，結成紅雲。二三遺黎，重足屏息，莫敢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矣。是月，吳志葵黃蜚同被擒於泖湖之豆腐浜。

論曰：「自古愚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易稱革言三就，已日乃孚。盤庚遷殷，籲戚矢言。更制之不易，承平且然，況易姓之際乎？國朝定鼎，天與人歸，薙髮一令，東南蠢動，雖皆託興復名，其實首鼠兩端者多耳。蓋衣

冠制度，不難立變，若髮一去，雖欲朝秦暮楚而不得，故新令一下，亂者蜂起。豈真人懷反古之思，戶切舊君之痛，而不以從周爲願哉？福禍之際，愚者易惑，勢使然也。令謀國者早鑒及此，稍爲寬假，四方既定，人心始一，則金線垂辮，將有不令而從者。急之一時，致成奇慘，不能不爲國家惜之。」

侯峒曾黃淳耀同守嘉定城（明季南略）

清計六奇

侯峒曾，號廣成，嘉定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宏光立，召爲左通政。峒曾見朝事乖謬，遂不赴。閏六月，邑人起義，推爲盟主，與子元演、元潔、大治兵食。李成棟降清爲將，二十二日來爭邑。峒曾約進士黃淳耀共爲死守，百計禦之。攻城者多死，解而復圍者再，死守十二日。七月初四日，天忽大雨，平地積水數尺，城一隅崩，成棟薄東門上，峒曾與二子猶指揮巷戰，鄉民爭欲扶之去。峒曾曰：「吾旣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拜家廟，赴池死。元演、元潔相抱入水。成棟恨之，斬其首，題曰「元兇」。以狗於城中。有生者，夜竊其首藏篋。峒曾之叔，入收其屍，方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至也。舉人張錫眉、龔用圓、龔用廣、夏雲蛟、唐全昌皆死。北門有賈朱某者，悉以家財佐軍。城破，誘家人盡入一舟自沉。峒曾弟岐曾，坐藏陳子龍，執至官，大罵死，二僕亦罵不絕死。

岐曾大罵難，二僕亦罵，更難。非烈丈夫而能如是乎！峒曾父子兄弟主僕之際，誠盛事矣。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弟淵耀，字偉恭。淳耀素與僧性如善，性如亦非淳耀不交。乙酉閏六月，清兵圍嘉定，淳耀居城中寺內，淵耀宿城堞，晝夜拒戰。七月，勢益急，淳耀語淵耀曰：「城破，馳

信于我。」淵耀素文弱，城未破三日，兩目忽突出，青鐵色，狀如睚陽，筋悉隆起。堞墮，實泥大袋中，重數百觔，用長木肩之，登城修訖，衆異焉。癸丑城破，趨報淳耀，淳耀曰：「吾了紗帽事耳，子若何？」淵耀曰：「吾亦完秀才事，復何言。」淳耀整袍服，淵耀亦儒冠，同縊寺中。淳耀題筆曰：「宏光元年六月初四日，遺臣黃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時避難者悉趨寺中，大清兵入寺，俱殺之，次及性如，性如曰：「吾閉關二十年矣。」兵問何人，性如告之，默然去。兵繼至，問答如前。兵索寶，性如答以無有，兵曰：「大施主供養，豈無寶乎？」性如指地曰：「若此屍橫滿地，假有寶亦逝矣，奈何坐守于此！」兵曰：「無寶殺矣。」性如曰：「殺者殺耳，寶終無有，此亦前世孽，奈之何哉。」兵問權否？性如曰：「亦安避之。」兵曰：「遍城皆屍，汝畏乎？」性如曰：「殺尚不畏，何況屍耶？」兵曰：「倒好，吾給一箭于汝，以懸寺門，自此無有入之者矣。」乃去，兵果不入。及初七日，買二棺殮淳耀淵耀，俱僵死，絕無惡氣。衆屍穢腐難聞，裹以蘆蓆焚之。

編年遺聞諸書，俱載淵耀爲淳耀之兄。

忠節（嘉定縣志）

清程其珏

施鳳儀字孟翔，崇禎丁丑進士，武昌府推官，以廉能著。任滿入都，未及引見，燕京陷，鳳儀南歸。閣部史可法薦擢職方郎中，贊畫軍務，分守揚州北門，城破死之。

張涵字凝之，諸生，嘗刲臂療親。崇禎末，里中姚氏奴倡亂，涵討平之。應聘入史可法幕，授都司，條上七事，可法用其四。一，軍淮上爲犄角；一，擇禁軍衛陵寢；一，募勇靖海濱；一，勸捐裕軍餉。遷內營游擊，行參將事，分守北門。會餉艘阻高郵，被令引兵接應，既達，而揚州已破，曳之降，不屈死。

沈率祖字行叔，署南京備倭營守備。乙酉五月，清兵下江寧，率祖赴水死。

吳其沆字同初，諸生。客游崑山，與顧炎武歸莊善。甲申聞變，作崇禎帝后二誄。乙酉，清兵至崑山，其沆與莊倡城守。城陷，莊與炎武得脫，其沆死之。

龐偉字子千，諸生，居黃渡。福王開瞿山，偉獻策稱旨，擢佐軍謀，以母老告歸。乙酉五月，清兵徇地至吳，鄉里擾攘，偉入城，與知縣錢默謀募兵。行至方秦北煙墩下，爲奸民顧滿三等所殺。妻徐，與三子恆、文、仙，俱被焚死。

許龍字雲美，有膽略。嘗入開部史可法幕，官都司。乙酉閏六月，李成棟遣部將梁得勝屯城東高岡，南翔鄉兵首領李允文及其僕李金先登，清兵射殺之。南翔兵却。龍率王家莊鄉兵力戰，中流矢死。

唐景曜字韜生，諸生，居羅店。乙酉閏六月，李成棟鎮吳淞，景曜爲榜文數成棟罪。成棟怒，悉銳圍羅店。鄉兵戰潰，景曜被獲，斫死。族子培，字自因，崇禎癸酉副榜，先匿其母，率兵巷戰，不勝，身被六矢，一槍以死。諸生朱霞，字赤城，登屋鳴金，集衆復戰，爲步騎叢刺死。同日戰死者，諸生沈可衍，民馬胡，陸文煥，朱之奇，朱鯨，支洪，支廉，及吳縣席元斌。

徐文蔚字蔚生，諸生。乙酉七月朔，邑城未下，清兵駐婁塘磚橋，文蔚率西里壯士要擊之。有邨民杭國謨者，字文若，與其鄰毛玉佩等，襲殺騎兵三人，清兵攢矛刺殺之，繞出陳後，鄉兵驚潰。文蔚率其徒馮滿、許肱、許臣、龐瑞，死戰，大呼并力，卒無應者，身被數創死。

嚴愛棠，諸生，集糧鋤五百人，當邑之東南衝。時李成棟鎮吳淞，愛棠誘殺其弟李林。成棟怒，悉兵薄城下。愛棠逆戰不利，退屯城東北荷花蕩。成棟圍之，盡殫。

侯峒曾字豫瞻，一字廣成。天啓乙丑進士，授南武選主事，與徐石麒、陳洪謐，號「南部三清」。丁外艱歸。崇禎甲戌入都，兵部尙書張鳳翼薦補職方郎，辭改南文選主事。會陸文聲計張溥、峒曾爲言復社本末，及文聲無賴狀，御史丁瑋納其言，禍得無蔓。歷稽勳郎，遷江西提學參議，疏陳學政便宜十事。嘗黜益宗生二人，益

藩怒。峒曾言學臣祇奉令甲，餘非所知也。給事中耿始然督賦至，他監司以屬禮見，峒曾獨與抗禮。遷廣東副使，未赴，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會漕卒擊傷秀水知縣李向中，峒曾捕戮首惡，部內肅然。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賢能監司五人，峒曾其一也。擢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福王起爲左通政，辭。乙酉閏六月十四日，清兵徇地至嘉定，峒曾與黃淳耀等率鄉兵守城。七月初四日，大雨如注，守陴者不成列，城遂破。峒曾趨歸，辭先祠，步至後園葉池。其子演潔泣拜曰：「大人非守土臣，可忍以圖再舉乎？」峒曾曰：「吾意久決，汝輩速行，毋同殉。」遂從容自沈死，年五十五。故明唐王遙贈兵部尚書。峒曾性至孝，仕宦十餘年，屢以母老乞歸。清剛絕俗，獨喜引掖後進，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崇禎乙亥，減科舉額，峒曾上書倪督學，得比上縣。丁丑加漕，上書程大司農，得減三之一。壬午復漕令下，賴其力得寢。所著根極理要，至性溢楮墨間。清乾隆丙申，通諡忠節。

演字幾道，才情駿發，年十三補諸生，偕羣季受經黃淳耀，殫精理學。乙酉七月，及其弟潔，隨父守城。城陷父死，兄弟爭殉。演曰：「吾長子，從父分也，弟盡行。」弟曰：「兄冢嗣，宜守宗祧，吾從父分也。」言未訖，峒曾躍入池，遂兄弟相抱，擗踊以從。未絕而兵至，被刃死，年二十六。學者稱孝烈先生。

潔字雲俱，諸生。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別具神悟，書法神似大蘇。佐父守城，飛書定檄，癰發左股，猶立赤日或霖雨中，血流至踵不顧。卒年二十五，學者稱孝毅先生。同時從死者，僕楊恕，龔元。

澗字智含，峒曾三子。年十一，補諸生。古藻紛披，宿儒不及。父兄死難，常額天慟哭。手輯其父年譜，又輯父

兄遺書四十卷。通表康王，事泄被逮，亡命，辛卯死於靈隱寺，年二十七。學者稱孝隱先生。

侯岐曾字雍瞻，一字廣維。年十一，與兄峒曾岷會，同補諸生，學使表其廬曰「江南三鳳」。比長，工文章，重氣誼。時婁東雲間，壇坵角立，岐曾獨無門戶見。振興古學，獎掖後進，爲文章名教宗者三十年。崇禎戊亥間，奸胥徵已赦錢糧，岐曾力言其弊，知縣錢默，初政苛察，致書規之，邑中大事皆倚重焉。壬午登副榜。福王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薦其才，辭不就。乙酉，峒曾殉節，岐曾奉母居鄉，枝梧家難，鬚髮盡白。丁亥，陳子龍通表魯王事泄，亡命投岐曾。岐曾匿之劉馴家。數日，總兵巴山等捕子龍益急，岐曾恐事泄，屬其婿顧天達，護子龍奔越會道阻，不得行，留天達家又數日。山等索子龍不得，得子龍隨行童子爲鄉導，遂逮岐曾，并捕劉馴，詰匿子龍罪狀。馴慷慨言曰：「匿子龍者，馴也。馴罪當死，無預岐曾事。」巡撫土國寶雅知岐曾，使人具酒脯慰之曰：「汝湖海無名，待家信通，得不死。」岐曾曰：「我已無家，何信爲！」俄聞母龔太恭人赴水死，乃大慟，罵不絕口，受刃死。侍童鮑超、陸義、朱山、李受、俞兒皆見殺。翼日，子龍出就繫，馴及天達皆死之。岐曾死時，年五十三，學者稱文節先生。子沆、洵、涵，與峒曾諸子，自相賡和，有「上谷六龍」之目。沆字文中，諸生潛心理學，蚤卒。沆涵自有傳。

黃淳耀字蘊生，一字陶庵。爲諸生時，疾科舉文浮靡，乃原本經史，一歸典雅。當時主持文社者，競招致之，夷然不屑，獨與及門陸元輔輩，爲直言社，凡顯而威儀，微而心術，倫常日用之際，講論切慝，必求至當。崇禎壬

午舉於鄉。試禮部時，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却之。成進士，觀政都察院，不謁選歸。緼袍糲食，蕭然一室。甲申，京師陷，福王立，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乙酉，南都破，邑城被圍，淳耀偕弟淵耀及侯峒曾，集士民固守。城破，入西林庵，將自盡。僧無等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淵耀對縊死，年四十一。故明唐王遙授湖南道御史，贈太常寺少卿。淳耀自少有志聖賢，爲日歷，晝之所爲，夜必書之，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充養和粹，造詣益深。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學者稱貞文先生。清乾隆丙申，通諡忠節。

淵耀初名金友，字偉恭，一字谷籬，諸生。受學於兄，講求性理，兼善詞賦。淳耀在京時，與之書曰：「臚傳時人見鼎甲先上，皆嘖嘖稱羨。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今人必不肯爲，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何也？」淵耀服膺斯言，每述淳耀，吾師錄以自警。甲申聞變，習弓刀，讀孫吳書，慷慨自命。就縊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引決。時年二十二。其兄弟口血噴壁間，遺跡歷久不滅云。

龔用圓字智淵，尚書宏四世從孫。父欽仕，字行之，天啓元年歲貢，有孝行，婁堅稱其清明純篤。用圓舉天啓辛酉鄉試，崇禎末官秀水教諭。時事亟，棄官歸。其兄用廣，弟用厚，已挈家人避居石岡邨舍。會侯峒曾黃淳耀謀城守，遂偕用廣入城，分守南門，衣不解帶者匝月。東門破，左右勸啓關出，弗聽，抱其兄大慟曰：「吾祖父

清節自矢，今日苟且圖存，何以見祖宗於地下！竝赴水死。用廣幼子元韶，甫十歲，從死。翼日，家人覓屍不獲，見二屍相抱不解，一屍肘間有用圓私印，乃殮而殯之。用廣字儉化，諸生方嚴有志操。用厚字恕先，亦諸生。兵至不屈，與其子元明、元桂，及用圓子元彬，俱自沈於石岡之池。

張錫眉字介茲，上海人，徙居邑城，占籍。中崇禎庚午舉人。性至孝，每赴館辭母，必流涕彌日。乙酉，協守南門。或謂「君故鄉瀕海無兵，盍歸妻子？」錫眉曰：「是先去爲民望也，不可。」被圍浹月，糧盡援絕，乘間絕而下，霖雨中徒跣之松江，乞師不得，痛哭歸。度城孤終不可守，嚙指血書絕命詞於裏服曰：「託命不辰，僑居茲里，倚絕宗親，路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舉家殉之，惜非其地。後之君子，不我遐棄。」翼日城陷，左右告西南隅無兵，可遁。錫眉曰：「吾故知必死，今死得所，去將安之。」遂正衣冠，北面再拜，自縊死。錫眉少有行誼，嘗却奔女，瘞道殮，改葬黃烈婦，營故人葉生兩世喪。

馬元調字巽甫，一字簡堂，上海諸生。居南城，受業婁堅，經史源流，及古今典章名物，靡不淹貫。每閱一書，必購古本校正同異，論斷皆有確見。邑中大事，如城守、海圩、河渠，及經閣藏書，文廟祭器，當路輒造廬咨訪。纂邑志未竟，遭亂。黃淳耀致書元調，謂「前宋遺民，皆在越中。故國初諸儒，承傳其學。今先生於殘山賸水間，獨抱遺經，使後世讀書種子不絕，莫大之功也。」其推重如此。乙酉七月，協守東門，城陷被害。

夏雲蛟字啓霖，諸生。奇貧，夏夜糊紙筐覆頂拒蚊，嚴冬以草實甕奠足，讀書不輟。候峒曾雅重之，延致家

塾與黃淳耀講學，立直言社，籍記所行，月朔互證。雲蛟尤伉直，淳耀目爲畏友。乙酉夏，與唐昌全協守南門。城破，雲蛟自縊不殊，受刃死。昌全字元鑿，被執不屈死。同時守城死者：諸生朱元亮字耿初，宣衷恂字子默，汪彥恆字子元，國子生龔孫琰字爾韜，朱昌祚字正甫。巷戰全家死者，儒童趙豐。中礮死者，民劉滿。戰死葛隆鎮者：劉放、王憲、朱六、郭元、孫小溪父子四人。

金德開字爾宗，國子生。讀書脩行，矩矱先民。乙酉七月，命長子起士，助侯峒曾守東城。城陷，一門死者八人。爾宗被執，猶手持家訓不去手。次子堪士，字幼輿，諸生。叔子仲士，字侯在，竝從死。起士字懷節，諸生。城破時，三族竝及於難，作後死記，嘔血死。同時不屈死者：諸生潘大綸字仲宣，縱火焚其家，沈醉自溺死。諸生吳躍，夫婦被執，罵不絕口死。諸生朱袞字公榮，父子三人同死。賈人吳某，自焚死。其餘遇兵死者：周鼎實、宋昂、朱振川、王蘭、趙維賢、陶恕先、陳師文、張有光、張京，竝諸生，王雲程字鵬九，拔貢生。

吳之蕃，吳淞世襲百戶。父斗南，從征流寇，死王事。之蕃兼署陸營把總，兵校皆降，無以戰，乃往江東，糾鄉兵四千，船百餘艘，泊湖巷橋。既登岸，武舉馮嘉猷焚其舟，鄉兵遂潰。之蕃呼天哭曰：「我父子死國，分也。然不得一戰，死弗瞑矣！」赴鬪，墮水被擒，不屈死。時八月十六日。

諸錡字用湘，初名福萃，字聚之。輕財仗義，壯士如蔣若來、潘君明，皆衣食於錡。會淮鎮，張士儀起兵劉陽城，錡結壯士數百爲聲援，清兵襲擊之，死於西門外迎恩橋。時九月七日。

李春輝吳淞營千總。明季僑居吳門，乙酉，與二子瑤、璣戰歿安亭。

傅凝之字令融，崇禎癸酉舉人。工詩文，負才略，參總兵吳志葵軍，志葵就擒，乘悉降，凝之赴水死。

沈芳彥字君愷，居諸翟，與明總兵黃蜚善。蜚練師太湖，授芳彥水營守備。蜚敗歿，芳彥陣亡於豆腐濱。

陳安，張涇鄉農也。性好義，喜脫人難。乙酉閏六月壬辰，鬻髮令下，安獨不奉令。至丙戌夏，蓄髮如故。城守

柳某苦勸之，不從，曰：「頭可斷，髮不可斷也！」竟坐死。又李磨鏡者，聞城破，自縊於安亭朝陽庵。丐者某，自投

於安亭嚴泗橋下。賣菜者某，自投於登龍橋下。

莊士翔字萬程，嘉定庠生，襲吳淞千戶。乙酉五月，清兵入蘇州，卽遣兵據吳淞。士翔同弟士紳字九霄，奉

母避至崑山。時崑山已起兵，士翔兄弟登陣守禦，晝夜勿懈。城破，巷戰死之。

侯忠節兄弟喜獎拔後進，每月會課，延黃忠節第其甲乙，各贈文房古玩，邑中知名士，悉游其門。

萬曆辛亥，黃完初先生自南城徙居城西北濠，會大水，歲饑，家食不給，自食豆屑，而以精饜飼七歲兒。

泣曰：「父母攻苦，尙不得食，兒何忍食此！」兒卽陶庵也。貧甚，不能就傅，年十歲，入塾，篝火讀書，嘗至戊夜。

黃忠節未第時，館常熟錢謙益家，程孟陽出海棠小牋示之。忠節問首唱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

人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也。」忠節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唱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某亦偕諸君子

和之矣。」忠節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子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某則斷斷不可。」

孟陽慚退。偶作鄙夫章題文，時推絕唱。謙益獨不懌。及甲申夏，福王立，謙益晉秩尚書，忠節遺以婁堅手書歸去來辭，謙益默然。

侯通政死難，李成棟令梟示西城，尋懸通政門左。越三日，清兵去，忽懸絕墮地，鬚髮赫然如生。國子生朱之熙過之，捧歸，函送廠頭故居。求身屍不得，其僕號於路曰：「主人殉難時，著黃紗袴，以綠絲帶繫轎。」有童子知之，指其處，乃合而瘞焉。

諸生唐景曜，天啓間遭危疾，夢中得詩云：「鷓鴣臺上鷓鴣啼，啼罷樓頭日已西，千載不消亡國恨，夢魂長繞古城隍。」一時不解所謂，乙酉殉節，乃驗。

李成棟弟名成林，爲邑人所殺，成棟憤甚。城旣破，卽下令屠城，自辰至酉，老幼鮮得免者。七月六日，還兵駐太倉，以州人浦嶂攝縣事，脅民船載金帛子女三百餘艘去。又有吳淞徐元吉者，夤緣爲成棟中軍，與朱香曹壽、趙五、哈伯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內，草土朱殷。城中無主，血肉狼藉，炊煙斷絕。初十日，民始絡繹入城。太倉浦嶂率衆復至，民郭元呼而罵之。嶂歸訴成棟，遣將范國昌，率兵至葛隆鎮。鎮中鄉兵，合外岡鄉兵拒之，殺一將，七十二卒。二十六日，兵復大至，屠其鎮，併屠外岡。明日，浦嶂率衆入城，再屠之。廩生婁復聞，嶂友也，字呼嶂曰：「君屏幸釋我。」嶂不應，併其妻子及姊與甥皆斬之，日發兵借不鬻髮爲名，入邨殺掠，括取米棉衣服、器物、書籍，捆載歸太倉，自是貧富俱盡。未幾，上官廉知嶂罪，伏誅。

【李更嚶城行】天初明，礮聲絕；雨如傾，女牆裂。一夫破壘膽氣轟，走馬彎弓形影滅。老扶幼搆爭出城，城門蟻聚難爲行。分飛骨肉哭無淚，殺人此際不聞聲。誰家高堂羅玉帛，誰家深閨出姬妾。市上紅塵不蔽屍，河邊青草皆凝血。健兒衝突不可當，平林大麓難潛藏。少者爲伴供鞭策，老弱乞命身被創。豈無亡命心，屹屹城非不高猶可越。亂竹叢邊冤鬼啼，斷橋夜渡行人沒。君不見爲子死孝臣死忠，涕泣興亡抱恨同。又不見泣路王孫漆室女，各乘孤貞葬風雨。遺骸狼藉雜青苔，後來白骨無收處。

相傳侯黃守城，垂破，居民爭欲出城，王進士泰際泣請兩忠節，開西門出之，不允。城破，啓關，奔免者尙數千人，王亦遯跡六都，三十年不入城市。太倉吳祭酒偉業，躬詣山莊，贈詩索和，王笑曰：「山農瓦缶之音，何堪與清廟明堂竝奏耶！」祭酒默然。及歿，知縣陸清獻撰文弔之曰：「削方珪而成壁，非弗貴重也；而廉隅以改其觀，改宮絃而變商，非弗靜好也；而音節已殊其故。蓋士孰無志，服且貴其從初；人各有懷，緇豈能以易素。是以箕穎懸瓢之概，自樂堯年；黃農探薇之詩，可歌周祚。履苟踐乎完人，泣何傷於歧路。如我先生者，賦骨端凝，稟姿慧悟。其純孝也有廢我攀柏之誠，其友于也有讓棗推梨之度。其擅文也有三都兩京之麗，其嗜古也有二酉五車之富。故其一鳴吳苑，試輒冠軍；三策漢廷，選當獨步。秋風翮健，賢登列棘之書；春草蹄輕，雋獻長楊之賦。才人建樹，方懷瑾瑜之可舒；太史占雲，亦慶巖廊之得輔。夫何有用者材，不齊者遇。忽然相遭者時，無可如何者數。遂守十年不字之貞，以堅一隱焉文之懷。爾酒奉侍板輿，徜徉藝圃。知捧檄之不足榮親，痛絕裾之

終傷孺慕，故南州名重，陳蕃聘使以頻招；而東海情深，巢父掉頭而不顧。甘心麋鹿之遊，莫療煙霞之癩。讀史而參班馬之心，註經而剖程朱之腑。良辰酒社，嘯命劉伶；晚歲詩盟，沈酣杜甫。支公之塵語常親，惠遠之蓮期時赴。著書則縹錦盈箱，教子則琳琅滿座。於是元方季方，難弟難兄；義之獻之，是子是父。身臻杖履之安，膝繞斑爛之舞。會聯鳳翮於青霄，佇疊鸞封於朱戶。然則先生之名，青汗堪垂；先生之行，白璧無汙。先生之著述，可藏之名山；先生之詒裕，將貢之天府。道可處而卽處，先生之操識何高；世可仕而不仕，先生之心事良苦。生也何慚，已天矯乎朱霞；歿也何憾，應逍遙乎紫霧。使今日而有式廬之舉，當書曰「漢龐德公之廬」；異時而有表墓之人，可題曰「晉陶靖節之墓」。

赤脚僧不知何許人，康熙癸卯春，駐錫長春庵。甲辰十一月，忽詣齋主告別。衆詰其何之，曰：「我無所往，行且永訣耳。」臨歿，致書李御史模，自言山西太原人，崇禎辛未進士，乙酉後，遁跡至此，屬焚其骸。

【趙克聲詩】廿載拋家作遠行，蕭然瓶鉢一身輕。江潭憔悴靈均淚，蜀道崎嶇子美情。冰雪歲殘思舊臘，風波海沸隔西京。泉臺知有忠魂在，仍挾天雞候曉鳴。原註：僧平日畜一雞，自隨，臨歿謂雞曰：「盍隨我去？」越一日，雞亦死。

侯懷風字若英，通政使嗣曾女，工詩，有感昔一首云：「黃河流水響潺潺，當日腥風血雨殷。大地盡拋金鎖甲，長星亂落玉門關。居延蔓草繫枯骨，太液芙蓉失舊顏。成敗百年流電疾，蒼梧遺恨不堪攀。」沈歸愚評

曰「此感思陵失國時事，降將倒戈，虎臣戰沒，而君王因之殉社稷矣。忠臣之女，宜有此詩。」又侯成仁女承恩，亦有七律一首，題爲「丁酉三月，葬親吳郡貞山之麓，淚餘賦此詩。」云，「買得吳山土，一堆，思親日夕，寸腸摧。粗安窳窳封新鬢，可卜神明穩夜臺。滿目松杉滋涕淚，無情猿鳥亦悲哀。祖先邱壠遙相望，累葉忠魂總不灰。」均見沈選國朝詩別裁集。

靈隱寺僧圓靜者，亦侯氏子也，其哭江東詩云，「平原曲罷人何在，越絕書成事已非。」人多稱之。已而被收，亡命爲僧。在揚州有過天寧寺，見放馬歌，最爲悲壯，詩曰，「法窟聊藏獅子花，空王爲指金鞭影。神駿唯應支遁看，舊恩不願孫陽顧。垂頭肯向朔風嘶，烙印猶存漢家字。」

明季嘉定忠義遺事

胡山源編

目錄

菊隱先生

朱鳳儀

貞憲先生

顏繼淵

侯記原

金明佐

張錫眉

陸思明

陳耀忠

張輔明

嘉定農夫

跛老人

彭飛龍

梁成

金氏傭

磚上屍跡

浦氏僕

諸大可

賣餅翁

明道人

菊隱先生

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嘉定新涇里人。初就傅，卽知向學，既長，取十三經注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寒暑晝夜無所間。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明亡，兵至嘉定，陶庵以下，相與抗節。先生脫去弟子籍分，將潛深伏奧，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已於前朝未有祿仕，出亦無害，而以貧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寧王公宏澤；皆虛己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既皆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臯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又往往徧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今，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

海內魁士名人，咸欲就先生質經義。天子嚮意儒術，累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生爲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卽檢書以驗，無一誤者。士大夫相語，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束脩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旣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所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續經籍考，明季爭光錄，菊隱紀聞，及文集各若干卷。先世本姓王氏，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蒼菴編）

貞憲先生

貞憲先生，姓王氏，諱泰際，字內三，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與黃陶庵先生爲同邑同年友。陶庵集中有答王研存書，商略處危難，爲隱身不出計者，卽先生也。其書中之言曰：「吾輩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一事不與州縣相問，絕迹忍餓可也。」又謂「此大關係處，不得不以真語就正。前世如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而在，其商略不過如此。」噫！黃先生與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燼？士之有君，猶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終其身守之不變者，貞也；士不幸而遭國家喪亡之日，所出惟有兩途，與夫旣嫁而孀居者何異哉？黃先生旣所處在必死之地，而死之得其所矣；先生適當可以無死，而完其終身不改之節，一如黃先生書中之語，亦復何憾哉？先

生所居，在縣之六都，家本崑山，遷至嘉定，三世皆隱而不曜。先生三子，兩孝廉君，霖汝楫汝，皆居於城；然入罕有於城市，見先生者。縣屢舉鄉飲大賓，曰：「吾第不死而已，奈何以此困我！」食淡衣麤，三十餘年，以丁卯之冬，無疾而卒，殮以深衣幅巾，如平日所服。邑之學者私諡曰：貞憲先生。（書彙編）

侯記原

明侯記原，字秬園，嘉定人，峒曾猶子。峒曾以城陷不屈死，長子演，次子潔，皆死。秬園與峒曾幼子澹，適在他所，不及禍。已而捕澹之詔下，秬園不暇顧家，竟挾澹以逃。訛言追者將至，澹大懼，欲歸就死。秬園持之泣曰：「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大書澹姓名於衣帶，躍入水中。會有洄而振之者，良久始甦。士人詢知其故，歎曰：「此忠義也，盍留故衣於水次，倘有追者，當以示之，給令求尸水中耳。」秬園從其言，易服夜走吳山，一老僧謂之曰：「君髮如此髤髤，保無有執汝以求利者乎？」秬園曰：「身可死，髮不可薙也。」老僧曰：「旣不薙髮，削髮爲僧，可乎？」秬園領之，乃更名一正。澹亡命，亦削髮，匿於揚之天寧寺。（明遺民錄）

張錫眉

張錫眉，字介茲，高橋人，舉崇禎三年鄉試。徙居嘉定南門外之項村，與龔用圓兄弟相友善。用圓兄弟嘗

憂貧，錫眉乃慰之曰：「石崇之富，庸如顏子之貧。吾輩讀書人，當憂道之不明，不宜憂財用之不足也。」又用圓兄弟因屢困場屋，常自慨歎，錫眉乃又譬解之曰：「吾等丁此國家多故之時，何必斤斤科第。當爲數千百年之一人，則功業垂於史冊，令聞傳於無窮矣。」觀此二端，亦可知其抱負。事親以孝，自待儉約。生平不苟取，友人嘗因事株連，錫眉白以免，友感其拯救，欲以百金爲壽。惟知其清介，觀面不敢出，潛置書笥中而去。翌日，錫眉檢出，急還之。且曰：「吾與君爲多年知己，尚不知吾之性情耶。」其生平節操有如此。宏光乙酉四月，揚州破，未幾，江寧亦相繼陷，乃泣謂用圓兄弟曰：「欲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者，此其時矣。」於是錫眉及用圓兄弟，乃佐黃公淳耀守城。時滿兵自太倉來攻，錫眉率鄉兵迎戰，至葛隆，遣鄉兵之敢死者，分道進，且沿道設伏。居二日，遇滿兵于外岡，錫眉與用圓當其前鋒，衆軍乘之，發伏，滿兵大潰。次日，復戰，則滿兵之來者三萬人，錫眉且戰且却，乃退保婁塘。六月，成棟弟成樑率師來攻，亦爲鄉兵擊敗。七月，成棟自將來攻，并檄太倉崑山諸路兵會攻，錫眉乃棄婁塘而率鄉兵入城，與用圓兄弟守南門，滿兵來者下石以擊，以故滿兵互攻不下。後連日大雨，守城民兵咸兩眼溼溼，蒼然欲仆。然錫眉一呼，兵士無不氣壯百倍，奮勇爭先，滿兵雖驍勇，亦不能即日破城。滿將憤錫眉與用圓之死守不降也，乃命士卒之善射者射之，用圓矢貫喉，血流而死。錫眉仍特立不懼，指揮自若。後聞滿兵入東門，知大事已去，乃入城樓自縊。其衣襟書云：「位非史督師之位，心存史督師之心。」蓋錫眉早有死志矣。（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陳耀忠

耀忠先本瀏河楊氏，家世業儒。至耀忠則絕意科第，喜習武技，後贅於嘉定陳氏，因改姓焉。其人身長七尺，力大能挽強弩，百步外射飛鳥無虛發，稱一時絕技焉。至其他武具，亦精博無倫。然耀忠從未以此自豪，待人接物，一以和厚，間或遇不遜事，輒容忍勿較，人問其故，則曰：『此些小事，我安忍與較，古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耀忠雖不才，亦曾聞教於君子矣。』於是人始歎服。邑中士人若侯嗣曾、張錫眉等，咸樂與之交，久之，請示武具，耀忠遂立舞長刀，舞時梁柱震震而響，庭樹葉瑟瑟落，嗣曾與錫眉見狀，皆大驚服，且曰：『今盜賊讜起於中原，滿人侵略於關外，吾等雖無用此，然甚願城中子弟稍習武技，以爲他日報國用，君旣精此，其勉爲之。』於是錫眉乃集城中子弟之年壯有力者三百人，朝夕肄習，而耀忠亦盡心教授，不遺餘力。居二年，徒衆咸能挽弓以射。未幾，賊破燕京，崇禎殉國，南方民心惶惶，有朝不保夕之概，耀忠乃集其徒而告之曰：『今國破君亡，時世危急，賊兵旦夕且將南下，汝曾習弓矢，學技擊，已二年餘，雖不能挽強弩，扛巨鼎，然當爲國一戰，庶不負所學，耀忠願爲國前驅。』衆皆哭。明日又選城內外精壯之少年四百人，合爲一軍，城中父老流涕送之行。至京口，方欲渡江北上，忽道路喧傳，滿人入主，闖賊西奔，耀忠乃泣告其衆曰：『事無可爲矣。夫闖賊一流寇耳，徒以庸臣誤國，遂用猖獗，今滿人借討賊之名，入主中夏，舉朝臣子徒知其殺賊立功，而不知陰懷叵』

測，吾知不出三月，滿兵且渡江南下，爲今之計，不如歸保故鄉，再圖進取。」耀忠乃卽拔隊南歸。時爲宏光乙酉四月。進士黃淳耀，通政侯峒曾，建義旗爲明扼守，耀忠卽以其徒屬之，滿兵數次來襲，無功而還。一日，耀忠遣其部卒名金兆鰲者，僞降成棟，成棟信之，兆鰲遂自請爲內應，約於某日舉火爲號，旣入城，卽往耀忠所告變。耀忠遂嚴陣以待，卽日舉火以誑成棟。成棟率兵千人，欲入城門而扃不得入，始知受欺。時鄉兵登城疾下矢石，成棟大敗而走。又數日，滿兵大舉攻城，義兵莫不股慄色變，旣又大雨，城外滿兵益衆，攻亦愈力。耀忠分投勸勉，作一死戰，民兵哭應，乃滿兵已從東門入，耀忠聞城破，乃卽啓關，城中男婦悉向西南而走，於是耀忠嚼舌血書牆壁云，「大明百姓陳耀忠報國處，」遂自剄焉。（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嘉定農夫

農夫姓張，佚其名，世居嘉邑之羅溪。春耕夏耘，樸然無所長。因事入城，適黃忠節公爲士民講亡國痛，聲淚俱下，農夫大感動。清兵攻城，農夫荷戈投効，爲忠節公所嘉許，每臨戰奮勇當先，雖遍體鱗傷，猶力戰不却，嘗斬賊百餘級，城破之日，忠節公與弟皆殉，農夫率民兵巷戰，勢寡力弱，遁去，捩死卒軍衣，乘亂混入清軍，暗行刺殺，清兵之喪於其手者，不知凡幾。每越一宵，清兵必被殺四五人。清將疑甚，留意偵緝，卒弗獲。一夕，月暗星稀，農夫竄入後營，謀刺主將，爲侍兵所覺，圍而攻之，被執。清將親鞫之，農夫瞋目叱曰，「賊！吾恨不能啗盡

汝等爲吾皇帝復讐，爲吾忠節公吐氣。汝等狗耳，吾不值與汝等語。速殺我，苟遲遲者，吾將加刃於汝等狗項。』罵已鬚髮皆指，臂肉栗起，縛盡斷，徒手奔清將。侍兵出不意，大驚，衆刀齊下，農夫受創踣，猶躍起，奪侍兵刀，連殺數人，卒以力疲創深，遂被害。清兵懸其首於城闕，猶瞋目露牙，眉橫殺氣也。嗚呼烈矣！

（明清兩朝軼聞

大觀）

彭飛龍

彭飛龍，嘉定葛隆人，世業儒。家貧，少喪父，奉母趙氏惟謹。喜習拳技，性任俠，常爲人禦不平事，鄉黨咸敬憚之。以母老故，杜門不出，惟耕種以自給。崇禎十六年，流賊起，楊嗣昌勦撫無功，勢甚猖獗。飛龍聞之，日夜嘆息，欲從軍，惟恐傷母心，故不敢出諸口。既而趙氏病且危，乃謂之曰：『吾兒之志，母知之矣。今流賊勢甚猖獗，正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吾兒果能集合鄉中子弟，以投効王家，汝母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母死既葬，乃拔劍起曰：『吾屢欲投効，徒以老母在，今老母已天年終，余身當爲國家用。』乃率鄉中子弟四十人，至燕京投効，行至淮上，聞闖賊入京即位，帝已殉國，乃哭曰：『先帝天聰英明，遭逢多難，致殉社稷，不其悲夫。所可恨者，沾恩食祿之輩，事仇忘君，形同狗彘。飛龍雖爲小民，決不坐視明朝之覆亡，而一無匡救也。』遂歸葛隆，聚集附近村民千餘人，合爲一軍。糧餉不取給於公家，取給公家者，惟兵器耳。旣而漢人敗走，闖賊入中夏，遂發

兵南下，南京、鎮江相繼陷後，嘉定、婁塘、外岡、葛隆等處，亦時受成棟之圍。婁塘陷，北兵乃攻葛隆，鄉兵恐懼，咸不欲戰，而北兵亦不欲戰，遣使趣飛龍降。飛龍給之曰：「是奚不可者，果欲定盟，須令兵將來柵下，彼此面約。」成棟不知其詐，果集兵柵下，飛龍遂發一礮，打死成棟兵數百人，遂敗退。成棟陷濠中，傷足，乃大恚曰：「吾一生臨陣，從未狼狽至此，今竟敗於乳臭小兒之手！」卽與其兵將共議，謂「鄉兵強勁，汝等不可小覷，限明日下午破葛隆。」兵將聞令咸唯唯。明日，成棟遣其將金驚者，率兵攻之，五鼓齊發，飛龍誘之深入，伏兵起，驚兵大敗，死其精銳者十有五六，驚亦歿焉。成棟聞驚戰死，兵又潰敗，大駭，於是釋嘉定之圍，移兵以攻葛隆。飛龍孤軍困守，糧餉乏絕，成棟則兵氣益銳。飛龍知事已不可爲，乃望北叩首曰：「先帝貴爲天子，猶且殉國，飛龍小民，當此勢孤力竭之時，亦當一死以報。」遂拔劍自刎以死，而不改色，生氣凜然。北兵破葛隆，見而異之。如飛龍者，誠可謂烈丈夫矣。（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金氏傭

金氏傭，佚其名。宏光乙酉六月，清兵旣破嘉定，羅店傭冠角巾，披葛衣，走至劉行鎮行乞。人叩以里居，則云羅店，問其名，則不答。雖嚴冬天氣，仍衣葛衣。鎮東有處士金翁，爲鄉中長者，一見傭，知爲非常人，留以飲食，因依金翁家爲傭。傭得錢，亦不甚愛惜，分給鄉中貧困，天寒披葛衣如故。翁憐之，乃贈之羊裘。而傭雖披羊裘，

外必覆以故葛衣，葛衣益破，而傭益珍之。人或勸其棄之，則曰：「此衣雖破，爲我明朝太祖高皇帝所創，不知汝等所穿者，爲何人所創也？」言畢，淚滂滂下。既又自披其額曰：「汝既不忠，又不孝，而猶覩顏人世耶！」人見狀，咸大駭，不知者且目傭爲狂矣。傭於力作倦時，輒閉門痛哭，哭聲達戶外，令人不忍卒聽。兩夜時，傭哭益慟，哭聲竟與雨聲相應。順治五年，清授吳宏宇爲嘉興知府，宏宇歸羅店，途遇傭，欲與言，傭逃走不知所往。及宏宇去羅店，有問傭：「何以避宏宇，豈宏宇將不利於汝耶？」傭曰：「渠初與我友，余亦重其人，徒以利慾熏心，甘心降滿，今日雖榮，余終薄其爲人。」在金翁家數年，病且死，乃謝翁曰：「承翁厚德，伴食多年，死無以報。然僕尙有囑也，我死幸無以清朝冠冕殮，仍當以故葛衣殮我。」翁從其言，葬之於荻溪之北，題曰「明遺民之墓。」（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浦氏僕

嘉定之屠，浦嶂兄弟實主其事。浦嶂者，籍太倉，世爲仕族。有弟曰嶠，於滿兵南下時，首先上表請降，逼勸士民薙髮。其僕胡福勸止之，不聽。及黃淳耀侯峒曾倡義拒守，浦嶂兄弟率士兵與成棟夾擊嘉定，胡福又泣諫曰：「嘉定太倉，近在比隣，主人雖已降滿，獨無桑梓情乎！且主人祖先亦爲先朝臣子，曾受國恩，今助滿人，同室操戈，縱一時幸取富貴，其如千秋萬世之名何！」浦嶂兄弟叱之曰：「奴何知，曉曉若是！人能識時變，知天

命，可以不失富貴。若黃淳耀侯峒曾，直螳螂耳，焉足以成大事。若不撲滅，必禍太倉。奴何知，曉曉若是。敢再言者，大刑且至。」胡福大哭曰：「吾願受戮，寧忍不言。奴事主人二十餘年，因見主人讀書登第，受恩於明，不可謂不厚。今乃棄順効逆，讀聖賢書者，固如是耶。奴於今日有死而已，請速殺我，請速殺我。」嶧聞福言，猶不忍殺，而嶧則謂不殺胡福，必敗浦氏，遂手刃之，懸其首於軍前，稱之謂叛賊。人過之者，猶見其瞑目直視，怒氣勃勃云。（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賣餅翁

賣餅翁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於崇禎十五年，隻身來居嘉定，年約六十。其人面目清癯，長髯而多智，不類下流人物。來嘉後，以賣餅爲業，人有問其名者，則笑而不答，或則曰：「余年今六十，且作賣餅業，稱我爲賣餅翁可也。」於是賣餅翁之名始傳。黃公淳耀聞而異之，乃遣人招之，翁乃笑曰：「黃公何人，而來招我耶！必欲見我，請其自來。」淳耀益奇之，果造翁之廬而謁焉。至則見翁所居茅廬中，壁懸古劍，案置漢書，知爲非常人。翁乃揖之曰：「余來貴邑，卽聞人嘖嘖稱道公之盛德，本欲走謁，恐致唐突。今公光降寒廬，於以知公之能下人矣。余固畸零人也，吾有二子三孫，並死王事。北方流賊勢猖獗，余乃南來，藉察南中民情。國事若可爲，則余再偷生數年，國事倘不可爲，則拚一死，以報大明。」言畢，歎歎久之。淳耀聞言，頗爲欽敬，亦不暇詢

問其名姓。及黃公起兵拒守，翁以古劍贈之，且曰：「此劍傳自我父，今贈公爲殺賊用。」翁仍賣餅，時至李成棟軍前。兵見其爲賣餅老人也，不以爲意。某日，翁以毒物置軍前井中，兵之飲者，咸毒發而斃，成棟兵不能即日破城，職是故也。後爲成棟覺，欲俟翁再至而捕之，翁乃謂黃公曰：「余今有死所矣。」淳耀問故，翁曰：「前日余以毒物置軍前井中，北兵之飲之者多死亡，今彼恨我甚，公請縛我以獻，佯爲求和之計，則成棟必不戒備，我軍乘勢擊之，彼必敗，如此則我嘉邑無慮矣。」黃公揮淚曰：「我安忍出此。」翁曰：「我爲國而死，分也，何哭爲。他日事不成，公亦當死國。」黃公乃收淚，縛翁以獻。成棟大喜，以爲淳耀果甘心降滿也，不爲之備。既而鄉兵大集，礮矢交下，成棟敗退。嗚呼，如賣餅翁者，其忠義誠超出尋常人萬萬哉。惟不知名姓，殊爲可惜，特錄其事，以彰殊美。（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朱鳳儀

朱鳳儀，字子翔，婁塘人，崇禎八年副貢也。天姿英拔，性頗剛介，從善若流，疾惡如仇，鄉里咸以偉器目之。善詩詞，遊吳越間，一時知名士咸樂與之交。其事親也，能以色養；其教人也，先於立品。崇禎十一年，流賊起，鳳儀乃歎曰：「當此連年饑饉，穀價數倍，不有亂事，猶恐難支，今將若之何。」言畢，泣數行下。其妻陸氏謂之曰：「君何不以此時練膽勇，爲他日報國用，徒悲何益。」鳳儀乃收淚曰：「卿真賢哉！」於是遂請鄉中槍棒師

教授武術，四年後身長貌偉，飲食兼人，舞長刀可四十斤，運轉如飛，人莫敢近。鳳儀乃撫掌曰：「今可以行吾志矣。」於是集鄉中拳勇少年二十餘人，往投史可法。至京口，聞西安已陷，闕卽帝位，又聞武漢已爲張獻忠所破，乃大慟曰：「明祚其不長矣。」時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也。鳳儀既謁督師，一見如故，遂留幕贊畫軍事，既又命出守泗洲。闖賊遣總兵熊汝才圍之，鳳儀憑城固守，而潛師絕其後路，賊大敗。會糧餉乏絕，乃退保盱眙，賊踵至者萬餘人，城中兵卒咸懾服，無鬪志。鳳儀乃泣告曰：「諸兄弟苟不欲戰，則請縛我以獻賊，苟具有愛國心者，則當爲國効力，萬一獲勝，則我一軍皆忠義。」於是衆皆感泣，奮勇爭先，殺賊數千人。崇禎十七年三月，賊破燕京，莊烈殉國。六月，滿人入主，闖賊西走。十月，高傑帥師北征，大敗而歸。十一月，督師命鳳儀守宿遷。兵至鶴鎮，知滿兵已入宿遷，乃退守清河。宏光己酉三月，清河陷，鳳儀督兵巷戰，格殺數百人，突圍以出，仍歸揚州。時滿人已取山東，掠河南諸郡縣，直逼揚州。城外諸將悉降北，城中兵力單薄，不可以戰，督師命鳳儀守東門，而自守西門。城未破時，鳳儀作書寄其妻曰：「我死必以明朝冠冕殮。」越二日，督師殉節，鳳儀爲李棲鳳縛獻豫王軍。命之跪，不跪。豫王見其身長貌偉，目灼灼有光，知爲非常人，命卒解其縛，且謂「明祚已亡，大事已去，汝一匹夫，倔強何益。」鳳儀大聲曰：「吾受國厚恩，甯肯向國仇屈膝耶。」時鳳儀身藏短刀，乃進近豫王，持刀直刺之。豫王環柱走，左右見狀，咸驚救，爲鳳儀擊殺者五六人。然終以衆寡不敵，卒爲豫王侍衛所擒，殺之。死後，家人覓其遺骸，面色如生，聞督師葬梅花嶺，乃亦葬於其旁。鳳儀妻乃率其二子，託其族人棟材

曰，「此子也才，受子之賤，不才惟子是怨，今往待我夫於泉下矣。」遂自剄死。（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顏繼淵

顏繼淵，羅店北鄉人。明崇禎間，以孝廉出宰萊陽，頗有政聲。邑有郝侍郎者，勢傾一邑，邑宰蒞任，必往拜謁，不啻郝氏之家臣。民有忤之者，輒送諸縣，鄉里咸側目之。顏公到任，獨不往謁。郝氏已心惡之，乃集紳士稟白憲，謀調其任。紳士素懼郝威，敢不唯命。時巡撫某公，爲史閣部至友，知顏公爲人清介，不允所請。後郝侍郎子搶刼同邑胡廩生妻，廩生以勢不敵，不敢與較，遂病癡。顏公每於公餘，輒草冠芒屨，往來邑內，考察人情風俗。一日，行至胡廩生所居村，聞人談郝侍郎子搶刼胡妻事。公曰：「有是哉，王法安在！」村人曰：「彼知王法，不作此等事矣。今若此，誰敢與之興訟。」公曰：「聞顏某爲清官，此事何以不究？」村人曰：「顏公爲官果清介，此事恐尙未知。」公卽往胡廩生處，詢悉其狀，因捉筆爲之詞，囑往顏公處呼冤，公必有以處此。胡大喜，翌日，果往呼冤。公令從者召之入，胡仰視堂上，則昨所遇客也。公受其詞而遣之。數日，公又微服出行，途遇郝氏子，前呼後擁，僕從甚衆。公故意衝之，僕從執之送縣，郝氏子亦隨往。蓋公尙未與郝子面晤。郝氏子入署，卽由幕府延入花廳。一面由捕廳聲言，將公押入待質所。實則辦法早已商定。乃引公入內，商對付之法。旣而公命開堂，傳郝氏子至，而數其罪，謂「本縣巡行邑內，知汝父子暴民狀。前任邑宰，肯爲汝家臣，余不再爲汝家臣。」

也。汝爲讀書人，又爲世家子，作此犯法事，苟本縣不之究，則法何以行！吾又何以對我羣黎耶！於是僕人驚駭，以狀告侍郎。侍郎亦大驚，當卽入署見公，請以私誼，稍爲寬假。公曰：「不加等治罪，爲私已厚矣。可將胡生妻卽日送歸，否則余寧可棄官，而法不得擅變！」侍郎大懼，乃卽飭人送胡妻歸。而公仍治以誘佔民婦之罪。由是一邑稱快，咸頌德矣。既而公遷昌平州，將之任，其友馬世奇湯文瓊餞之。是日諸賢畢集，言論丰采，各各自得。酒酣，馬公舉杯大聲而呼曰：「諸友中有能爲張世傑陸秀夫其人者，畢此爵！」馬公蓋自許，衆亦心屬之。斯時，顏公拱揖曰：「弟願爲之。」一飲而盡。到任不及半年，而昌平破，北京陷，闖逆以公爲廉吏，遣人招之。公大罵李逆無道，入學宮撞碑以死。（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金明佐

金明佐，羅店塘灣人，崇禎八年副貢也。家貧，六歲喪父，躄踊如成人。母沈氏，爲同里沈孝廉女，通文墨，性卞急，每有小過，輒杖之。明佐跪而受杖，毫不倔強，以故鄉黨咸稱爲孝子，謂金氏有子矣。七歲入學，讀書甚勤，一目可三行。古人篤籍，似有夙契。日間忘櫛髮盥面，夜間恆於燈下讀。沈氏見其刻苦學問，亦不再加鞭撻。同邑富翁許行儉，見其孝友積學，聘爲師，教其子讀。一日，授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泣不可仰。行儉驚問狀，明佐拭淚答曰：「先人在時，常謂忠孝二字，爲人立身之本，余習聞焉。言猶在耳，而吾父之音容已渺。思及

「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之語，能不淚湧三斗乎！」行儉慰之曰：「尊人雖已棄養，君能顯名科第，不墜家聲，九原有知，當亦含笑。且丁此國家多事之秋，正可努力上進，爲國宣勞。移孝作忠，未爲不是。」明佐乃稽首曰：「敬如長者言。」是時爲崇禎十四年，流賊已起，攻城掠地，時有所聞。自崇禎初以迄今日，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於是遂鋌而走險，作此大逆之事。遂有闖王高迎祥之養子名李自成者出，攻掠山陝，全國震動。是時明佐乃解館歸，泣謂其母曰：「近年以來，饑饉頻仍，民力疲敝。內則流賊猖獗，外則兵威日削，斯真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父在時，常撫我教以忠孝。今父棄養近二十年，兒當繼其未竟之志，以慰泉下之靈。阿母許兒乎？」沈氏曰：「兒欲爲忠臣，吾寧忍阻汝。惟母在，適所以阻吾兒志。」言畢入室，闔門自縊。明佐以母在寢室，久不出，乃推門而入，見母已懸梁自縊，旁有絕命詞數句，略謂：「吾今得侍汝父於泉下矣。汝父已早死，今汝母又死，汝可努力殺賊，勿以父母爲念。他日得能盪平醜類，則爲金氏門楣光，苟不幸而死，尙不失爲明朝之忠臣。金氏之令子，吾兒其善自爲之。」明佐且讀且哭，欲以身殉，繼思吾母之死，冀吾滅賊耳，今吾徒死無益。乃將母遺骸，與父合葬，削其髮投之壙，以代身殉。衣蘇茹素，附舟北上，投周遇吉。遇吉與語，悅之，留營贊畫軍事。十五年，明佐與黃得功破賊李老虎於鳳陽，殲滅幾盡，乃奏授副將銜。十六年，與周遇吉敗李自成於蒲坂。時明佐猶蘇衣草履，人或勸其去，則曰：「吾六歲喪父，不能奉養。吾欲從軍，吾母恐吾掛念，自縊而死。今見蘇衣，如見父母，何去爲？」左右聞言，咸爲淚下，願出死力以殺賊。賊見

明佐，必曰：『蘇衣將軍至，吾輩必無生理！』常逃竄焉。十七年二月，朝命明佐率精兵討張獻忠，行至漢陽，而闖賊犯順，崇禎殉國之耗至。乃縞衣發喪，師次太平者六月。時福王監國南京，授爲副總兵。己酉四月，左良玉稱兵犯闕，助黃得功敗良玉軍於燕子磯。未幾，滿兵圍揚州，明佐率師入援。旣而軍糧不繼，可法命明佐渡江催解。才至南京，聞揚州破，督師殉國，乃大哭曰：『國事不可爲矣。』未幾，南都又破，明佐七日夜奔回羅店。唐景耀等見金明佐之歸也，乃詢以南都現狀。明佐嘆曰：『南都破，福王降。』於是相顧痛哭。旣謂景耀諸人曰：『君等其能死國乎？』皆應曰：『諾。』明佐曰：『旣欲死國，當死守不異其志。』乃自率鄉軍守塘灣，與李成棟兵連戰數次。成棟敗走，語人曰：『蘇衣將軍誠勇哉！』時降民吳宏宇，勸其弟宏宙，僞投明佐軍中自効。明佐不知，誤錄之。一日，明佐與宏宙方巡邏於外，宏宙忽於暗中，按明佐於地而縛之，星夜送成棟軍。大罵不屈，李成棟恨明佐甚，乃縛明佐於樹，命其左右叢射殺之。明日，成棟兵往視之，則張口怒目，猶如生時，見者咸揮淚云。（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陸思明

陸思明，初名啓明，高橋人。於崇禎初，以國子監舉北闈鄉試，後遷居羅店之曹巷。性至孝，處骨肉間，以含忍相化，不言折箸事。有寡姊，歲計其衣食之費，而時輸之，并爲撫育孤子。居鄉有義行，遇事不避嫌怨，凡地方

公益，必悉力經理，以故鄉人甚感其人。崇禎末，感憤時事，將以布衣獻策闕下，復以事未果，乃留心經濟學，凡農政、水利、兵法，有關國體民生者，皆手錄成帙。人或笑之，則曰：「今天下未平，如有用我者，其可無備耶！」又慨民生凋敝，曰：「我縱不能練八千子弟，提偏師，搗賊穴，亦當爲都水庸田使，使鑿藏遼海所在墾荒，用寬東南民力。」於是決獻策闕下。有孫德化者，亦有志之士也，乃於崇禎十三年二月，計偕入都，上書言事。兵部侍郎沈廷揚薦其才，從軍遼左，贊畫洪承疇軍。承疇與語，大悅，於是言聽計從，所向克捷。承疇乃奏授兵部司務，旋陞職方主事。時燕薊東西告警，思明以善用關東將卒，連戰皆捷，以功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松山告急，部檄思明發兵往援。時部下有名朱大团者，力人也，夙有千人敵之稱。思明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計，命大团率精騎五百，乘夜斫入清太宗營，使諸營自相驚擾。太宗率精騎迎擊，大团不敵，力戰而退。然思明猶時與大团率兵攻入太宗營，終以負創退還。後糧餉不繼，援兵又絕，洪承疇生降，思明亦僞降，既而乃詭言，予有妻子在北京，請入關爲內應。太宗大喜，縱之還京。時關外音信不通，遂以洪承疇殉難傳於朝，崇禎帝爲之輟朝賜祭。及思明逃歸，始得生降之確報，崇禎大怒，遂罷祭典，然已無及矣。時思明又上書言事，略謂「用兵之大弊，在以武官用兵，而使文官招練，以武官臨陣，而使文官指揮。經略使既任於邊外，而戰守必問於朝廷，此次之失，坐是弊耳。至於今日，則所謂危急存亡之秋，然總以確守山海關，毋使闖入一步，以徐圖恢復爲上策。」云云。疏上不報，乃頓足曰：「時至今日，而廟堂之謀臣猶如此，中原不可爲矣。」遂南歸，往見史可法，時可法督

兵江上，與語悅之，遂留以贊襄軍事。其年丁母憂歸里，翌年聞闖賊犯順，皇帝殉國，思明乃更爲悲痛，既哭母，又傷先帝。旣又聞滿人南下，督師殉難，揚州福王亦降，愈痛不欲生。妻何氏謂之曰：「夫子痛苦何爲也？哭者婦人女子之事，英雄豈多哭哉？夫子旣忠於明，當爲國而死。揚州雖失，南京雖破，而我嘉定猶未失也。守嘉定一日而死，亦所以忠明朝也。且守城而死，死有遺榮，夫子其好自爲之。」思明乃收淚謝曰：「卿真賢哉，微卿言，吾幾自誤。」於是往晤黃忠節，候嗣會張錫眉輩，商拒守之策，遂即日懸旗拒守。思明則守羅店南三里之塘匯橋，以阻滿兵之來路。當時李成棟鎮守吳淞，不能奪路而往。嘉定者，陸思明之力也。後成棟乃分兵兩路進攻，一自崑山攻婁塘，一自月浦攻塘匯橋。當陸思明初入塘匯橋時，里中父老咸叩軍門，語曰：「天下鼎沸已十年，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國盡力，素所深敬。里中子弟喜公之來，咸願從公効力，以爲昔非公則滿人早入關矣，今非公則嘉定早已失矣。」至是里中子弟，莫不氣壯百倍，咸有滅此朝食之概。故成棟雖屢次來攻，終無功而還。成棟憤甚，乃以鎮守吳淞之兵六千人，悉數圍塘匯橋。思明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晝至夜，兵盡矢窮，猶奮身搏擊，手刃成棟兵二三十人，身中三刃不仆，後騎又羣向射之，胸背負二十四矢以死。自是而成棟兵遂入羅店。其妻何氏聞思明已死，乃率其子明興往哭之。時明興年祇十三，聞母言大哭不已，行至塘匯橋上，不肯前，謂其母曰：「父死母必死，吾父死於忠，吾母死於烈，兒獨不能死於孝乎！」乃投水而死。於是里人遂名塘匯橋爲孝子橋，今橋猶存。何氏見明興已死，乃仰天長嘯曰：「吾今一門忠義矣！」遂死於思明。

之旁。時思明母喪未除，猶麻衣白網巾云。（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張輔明

張輔明，羅店人。少孤，幼時與羣兒戲，傷額，痕久不滅，遂不復與羣兒伍，日夜勤讀。一日，聞塾師講文天祥事，不覺歔歔泣下，以故塾師愛之甚，每爲之講述歷代忠義事，而輔明則惟崇拜岳武穆文天祥二人。塾師大奇之，乃告人曰：「塾中學童二十人，能奮發有爲者，惟張輔明耳。」後輔明登進士，授鄞縣知縣，每與幕僚談論時事，輒泫然流涕，治鄞有政聲。一日見幕僚聚飲齋中，輔明厲聲責之曰：「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今賊勢如此，皇上且宵旰憂勞，而汝儕尙以飲酒爲樂耶！」於是幕僚咸罷飲。崇禎十四年十二月，丁母憂歸里，服闕後聞賊破燕京，皇帝殉國，卽欲投繯，妻何氏勸之曰：「夫子固生平崇拜岳武穆文天祥者，今未立功，卽欲投繯，毋乃與前志刺謬乎？」輔明乃嘆曰：「微卿言，吾幾忘之。」乃偕其友傅凝、施鳳儀，赴南京，晤史閣部。時朝命閣部督師江上，剋日北征，傅凝、施鳳儀佐閣部贊襄軍事，而輔明則留南都佐馬士英。斯時滿人已正位北都，發兵南下，南都大震，人民咸有不可終日之勢。而馬士英猶以賊尙未滅，滿兵豈能投鞭問渡之語對陳洪範也。未幾而揚州告急，士英乃對人曰：「可法此舉，直欲敍河防將士功耳。」漫弗省。不旬日，揚州破，於是南都人民大爲惶急。輔明乃頓足嘆曰：「中原事不可爲矣。」是時士英始檄各鎮勤王，無一至者，大懼，乃以黔兵

自衛，奔廣德，命張輔明率禁衛千餘人守鳳儀門。五月，滿兵渡江破京口，總兵鄭鴻遠先遁，於是滿兵遂直驅南京，戎政趙之龍率衆迎降，福王則隨通政王翼明奔太平，爲降將劉良佐劫獻豫王。時輔明猶守鳳儀門與滿兵死戰，後聞城破，乃整其衣冠，北面再拜稽首，書幅紙云：「雄圖莫展，壯志未伸，不欲覩顏人世，寧從屈大夫遊。」遂投江自盡，後友人撈得其屍，猶作張口怒目狀。何氏在籍聞之，闔門自焚而死。（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跛老人

跛老人楊姓，名克武，劉行鄉東北唐巷之農夫也。精技擊，爲同里拳勇少年某甲所紿，致傷一足，以是右足不良於行。爲人忠實，絕不以武力自豪。身軀短小，而精悍異常。鼻尖銳如鼠，面容殊憔悴。後遷居於羅店西南之辛家巷，授徒爲生。家有一妻一女，女名荷娘，老人愛之甚。老人畜一貓，毛柔而黑，雙睛如黃玉，老人出入必抱於臂上，蓋愛貓猶如子女也。一日，同巷力士張某子蘭蓀，見而喜之，乃謂其徒金會蔭曰：「汝家貓趨付我，我償汝銀半兩，不爾者，吾力足奪汝貓。」會蔭聞言，怒目直視，似深恨蘭蓀之強橫也者。蘭蓀見狀，乃罵曰：「咄，蠢奴，奚爲目灼灼視我！趣將貓來，半兩銀任汝取也，敢不付吾者，儘可請汝師出見我。」會蔭怒不可遏，兩下握拳相向，競鬪移時。老人自外入，問兩人爭鬪之由，知實爲一貓而起，老人嘆息曰：「若兩人者，皆有用之人，爲一貓而致爭鬪，何取焉。且今日國勢岌岌，滿人行將入關，若等爲勇少年，急宜投軍自効，豈私鬪時

耶！於是蘭蓀曾蔭互相謝過，往投祖大壽麾下，時老人年已六十，然精神尚矍鑠，日集巷中子弟，勤加操練，一若大禍之將臨者。人問之，則曰：「汝等今不知也，將來必有用處，凡事須防患未然。」及至滿人入中夏，下薙髮令，羅店唐景曜爲明扼守，招集鄉兵，凡老人所訓練之子弟，皆慷慨登陣，於是人咸服跛老人有先見之明。羅店破後，卽有滿兵一營駐紮辛家巷附近，時常擾及鄉里，借調查叛民爲名，隨意搶劫富戶。一日，滿軍士官乘馬行鄉里間，背負大刀，手執軍棍，蓋用以撻伐平民者，鄉民之無知者，大呼曰：「韃子又來矣！」軍官面立赤紫，咬其齒，咆哮曰：「亡國奴敢爾耶！」於是一躍而下，舉棍力擊其人之頭面，紫痕了了可辨認，甚且有擊破頭面而流血如注者。老人見滿軍虐民狀，深爲不平，夜啓後戶，悄然而出，越小溝入一洞黑之榆樹林中，蛇行而進，入一小屋，屋中已有五人先在，蓋皆恨滿人之虐待，而欲商議報仇之法也。五人者，曰顧望明，朱學軾，劉方壙，陸念明，朱明棟，皆羅店方面之力士，而其父兄咸死於滿人之刀棍下者，故憤而來此小屋，互商奇策，誓報大仇。見跛老人至，拱手爲禮。於是明棟泣告曰：「彼萬惡之滿人，既長日虐我漢人，今一線光明，祇得暗殺彼賊，庶雪我胸中之恨。」衆聞言，爭任其事，明棟曰：「無譁，各盡其能可也。」自是以後，凡滿兵之遊行於榆樹林一帶者，輒遭殺死，軍官不知其故，自往林中探之，亦不免。時滿兵中有宗室阿蘇伯赤者，其人孔武有力，常出奇制勝，聞警知林中有異，卽率衆圍之。既而小屋中之六義士咸被執，阿蘇伯赤恨甚，縛之於鐵棒上，而以軍棍鞭其背，甚至血肉模糊，四肢僵木，而六人者絕不呼號，但痛罵滿奴，滿奴而已。後遂被磔於辛

家橋上，嗚呼，是亦漢族之好男兒也！（明清兩朝統編大綱）

梁成

梁成羅店蔣巷人，幼喪父，家貧，事母鄭氏甚孝。弱冠入郡庠，居鄉多義舉，後以勤儉起家。某年至吳門泊舟山塘間，有老嫗哭甚哀，詢其狀，則曰：「子業米，因虧空米客金，以致涉訟公庭，勒令賣屋以償。余居此久，不忍違舍。且此屋售去，後將無棲身所。」言畢哭不已。梁成曰：「易耳，吾今爲爾等代償之，可免不徙乎？」老嫗拜謝，而以券授梁成。梁成急焚其券，竟代償而歸。以故鄉里以長者稱之。後又學劍，習孫吳兵法。崇禎十六年，以經歷參史可法軍。史公重其爲人。十七年正月，丁母憂，歸里。聞史可法殉難揚州，乃大哭曰：「中原不可爲矣。」時羅店唐景曜、朱霞等起義兵，爲明扼守。梁成亦力贊其成，捐輸米粟數百石，以爲糧食。而鎮中富戶，因是亦輸米粟。於是足食足兵，大有漢室復興之概。後又聞南都已破，宏光被執，蘇浙郡縣，皆望風降。惟閩應元等死守江陰，黃淳耀等死守嘉定。梁成乃與景曜等謀曰：「吾等皆明朝士人，幸無爲順民，以自失其身價。」皆曰諾，咸以死自誓。故羅店破時，唐景曜、唐培以罵賊死，朱霞以溺死，徐佐明、徐忠以戰死，無一降成棟者。此足見羅店人之忠義也。然皆梁成先爲之倡，致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當羅店未破時，梁成已先死。先是，梁成軍於青龍橋，與成棟戰，連戰皆捷，成棟畏之。是時鄉兵大言曰：「他日若捉得北兵一人，當扶其眼，

潰其腹，抽其筋，鑿其骨。」成棟兵聞言，咸大驚懼。成棟乘此時機，卽涕泣語其部下曰：「汝等聞鄉兵之語乎，倘有不利，吾與汝等皆當粉身碎骨，汝等其圖之。」兵聞言，皆踴躍用命，卽夜焚梁成營。時梁成方與景暉等議防守事，不在營中。及歸營，見營房火勢融融，鄉兵已潰散無餘。乃仰天大哭曰：「我父歿於王事，我亦應死王事，惟恨殫心竭思，起此義師，今賊未破滅，而兵已潰，死不瞑目。」遂挾刀劍折入成棟營，擊殺十餘人。終以衆寡不敵，折回，及歸青龍橋，則營房已成灰燼，而兵已潰，不覺觸景傷情，欲自溺以死。土人陸義適在旁，素與梁成相識，僞以好言慰之，陰謀竄取。梁成坦然不疑，與同行，行至河濱，陸義忽擁梁成入水中。梁成牽陸義衣裾，陸義亦入水。梁成乃數之曰：「始我以汝爲人也，今乃知汝爲豺狼。然汝一介小人，亦敢戕害同胞，以邀異族之寵。梁成今日惟有死之一字，汝今日亦當陪我死。」故始終牽陸義衣襟不釋手。陸義此時惶急異常，欲呼救，則黑夜無人，不呼，則必至溺死。乃向梁成哀泣，懇其釋手放歸，梁終不釋。適陸義之子來，欲援手救其父，亦被梁成牽入水中。旣念義雖不良，子終無罪，乃釋之歸，義與成因共溺青龍橋下。翌日，兩屍浮出水面，成猶緊牽義衣不釋云。（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磚上屍迹

蔣大忠，羅店蔣巷人。世業儒，至大忠，獨好馳馬試劍，其父鴻業常斥之曰：「此豈讀書人所事，而汝好之。」

耶！大忠曰：「國治尙文，國亂尙武。岳武穆子忠肅，何如人也。今國家多難，誠得効分寸勞，立功闕外，是寬之願。」鴻業知大忠志不可奪，乃亦聽之。大忠遂得專力於武技。拳師黃似熊愛其勇且壯，以女妻之，女亦負廳技，夫婦甚相得。後滿人人主華夏，下剃髮令，人民憤激異常。大忠乃密告鎮中紳士曰：「今北京雖陷，福王尙正位南都，江左一隅，事猶可爲。吾等爲明朝人，寧可坐視哉！」紳士唐景亮兄弟等深然其言，遂起兵爲明扼守。先則僞爲乞降，以誘滿兵，統帶阿克什信之，引兵入蔣巷。大忠潛師自後擊之，遂斬阿克什。後北兵乃派李成棟率兵以攻羅店，三犯蔣巷，均爲大忠擊敗。旣而連日風雨，鄉兵無鬪志，大忠奮然曰：「烈風霖雨，正天公之所以助我義師，時機不可失也。」遂開柵門以出，鄉兵爭從之，竟獲大勝。旋滿兵又大集，鄉兵退走，大忠乃歸家，婦方乳哺其子，問之曰：「今日之戰勝乎？」大忠連呼敗敗，因告其妻曰：「今日之事，吾固決死，汝且攜子以逃。」其妻不悅曰：「夫子旣死，妾何敢生。」因以子授婢，囑其逃出。大忠夫婦乃更冠服，對縊風清堂。及滿兵入蔣巷，夫婦氣猶未絕。滿兵固深恨大忠者，因拔刀亂斫之，夫婦並仆磚上，遂現屍迹。余幼時嘗聞人言，此堂磚上，有兩屍迹，若隱若現，而於天陰時則尤著。嗚呼，是殆忠魂之不散歟！（明清兩朝輟聞大觀）

諸大可

諸大可，字樸村，居羅店曹巷。崇禎六年，以國子監生舉北闈鄉試。生平有勇力，好技擊，鄉里少年，無有勝

之者。家道殷實，好施與，居鄉平心率物。村人有爭端，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言。崇禎十一年，歲大饑，出粟百餘石，以貸鄉人。十二年，年穀又不登，乃悉燔其券，又購穀種，分遣貧乏。以故鄉人咸以活佛名之。一日，忽來一丐，狀貌奇異，言辭閃爍不定，左手執鐵鞭，右手提破筐，健步如飛，異而尾其後。丐覺回顧曰：「相公何隨丐行耶？」大可曰：「觀君行跡，不類丐者，何以丐？」丐曰：「余固非丐也，特以時世日非，大亂將作，欲隱於丐耳。倘有少年人，欲向余受技者，余固甚願。聞此處有活佛者，爲人慷慨，喜習武，渠苟欲從我遊，吾將盡以技術授之。」大可曰：「所謂活佛者，余卽其人。然曷克當此稱？」丐曰：「然則余技得人而傳矣。」大可於是拜丐爲師，三年盡得所傳，丐遂辭去。宏光乙酉，羅店爲明扼守，大可亦出而任事，勇敢過人，尤富謀略，人咸慕之。時大可獨守羅店西柵外之三官堂橋一帶地，防守甚固，間或一二日，輒匹馬夜入成棟營，蹂躪一次。所向披靡，無敢當其鋒者。一日，自敵營回經鄉村之某橋，橋下水涸，成棟預伏其兵於所經之橋下，欲伺其過，突出斬之。大可若不知也者，策馬而過，及其已覺，則已無及。一日，成棟率精騎六百人，夜攻大可營，大可獨馬提刀，挾矢以戰。時雞鳴月落，星光耿耿，成棟兵見其獨馬馳驅，不難擒捉。旣大可仰天長嘯，聲震林谷，成棟兵咸大驚。大可乃得提刀縱馬，以進兵環圍之，大可從容揮刀，人馬被殺者四十餘人，於是成棟遂引兵去。及馬橋失，塘灣破，塘匯潰，羅店且陷，大可猶獨立支持三官堂橋一帶村落，死守不降。其友李大用者，在成棟軍中，乃往說降，入大可營，欲言而不敢出諸口，蓋素知大可之忠義也。大可見大用至，一若不知其爲降民也者，與之敍闊，絕不

提及兵事。大用不耐，乃曰：「弟此次來欲有所勸。」大可曰：「不知故人所勸云何？」大用一時不敢續言，既而曰：「識時變，知天命者，謂之俊傑，君願爲俊傑乎？」大可曰：「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殺敵，視死如歸。至若二三其德者，實國家之蠹賊也。」文天祥張世傑生爲宋人，沒爲宋鬼，至今稱道不衰。馮道寡廉鮮恥，身事五朝，君引以爲俊傑耶？」大用知不可動，乃渾涕長揖而別。成棟以大可不降，乃日夜圍攻，大可率鄉兵迎戰，不能勝。旣而糧餉告竭，鄉兵無鬪志，徒以受大可恩，尙不願開門降敵也。一日，深夜大雨雹，成棟乘夜攻入，大可猝不意，被縛而去。成棟見而大笑曰：「汝非諸大可乎？亦知有今日耶！余愛汝才，不欲死汝，故使李大用勸汝，汝竟不聽其言，至於今日，悔亦無及。」大可乃唾成棟面曰：「奸賊猶假惺惺作態耶！某爲大明舉人，爲國而死，死有何悔。」旣而大用至，抱大可而哭曰：「不聽故人言，致有今日。」大可罵曰：「子非我友，實一奸民耳。」大用猶不忍釋手，大可斗起一脚，而大用已仆地。成棟命批其頰，大可乃噴血呼曰：「士可殺而不可辱。大可今日有死而已。」成棟乃改容起立曰：「汝不畏死，固忠臣也。」大可惟請速死，不欲求生。成棟左右咸嘆息泣下，遂被磔於三官堂前高阜下。其舊僕曹四聞大可已死，乃曰：「主人已爲國而死，我雖非讀書識字，然忠孝節義，嘗有所聞。今天下旣非明有，我亦當抱生爲明人，沒爲明鬼之二語，豈可覩顏人世，作清朝之順民耶？」乃趨就大可屍而哭之，亦死於其旁。（明清兩朝軼聞大觀）

明道人

康熙初，有一作道人裝者，日攜小篋，徜徉於羅店市上。篋中多貯古文字畫，遇人家粉白牆壁，則必題詩作畫於其上，下署明道人。有唐奚二生見之，知其爲有道者，留之家，飲以酒，道人不言亦不語，惟怒目痛飲耳。醉後必立市前高阜上，手指白蓮，而唱大江東去，或則讀崇禎罪己詔，史可法討賊檄，讀罷，繼以大哭，哭則必呼太祖高皇帝。二生知道人爲明季之畸零人，胸中實有抑鬱不平氣，乃爲此佯狂耳。道人居羅店者數年，婦人孺子，咸識其人。富紳大賈，或請作畫，道人輒以「暗無天日圖」與之。或請書聯，必書「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兩語。（按此兩語，史或謂曾繼所作，或謂呂留良所作，皆非也。）人得其字畫一幀者，珍如拱璧。道人居羅店久，字畫之落於人間者頗不少。後以三藩失敗，道人狂態更甚於前，哭聲更多于前。一日，醉臥酒肆中，呼天號泣，飲者咸罵曰：「汝年近六旬，猶不自知其酒量，而飲得如許醉耶！既醉矣，不抱頭去，反大聲號泣，而來溷吾等耶！」道人乃讓之曰：「汝等皆庸奴耳，安知吾志哉。汝等但知飲酒以自取樂，余則隱於酒者也。今日之號哭，實爲我最後之哭。吾爲明末遺臣，目見滿虜之殄滅吾社稷，殺戮吾人民，不禁心酸淚落。哭也由我，飲也由汝，責我何爲。且滿虜南下時，吾知汝等之祖若父，亦有被難者，汝等忘祖父之大仇，而不知報，反來責我耶！」於是衆皆哭。亡何，道人忽不知何往。（明清兩朝軼聞大觀）